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黃廬隱選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黃廬隱選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出版者：香 港 文 學 研 究 社
香港七姊妹道一九六號十一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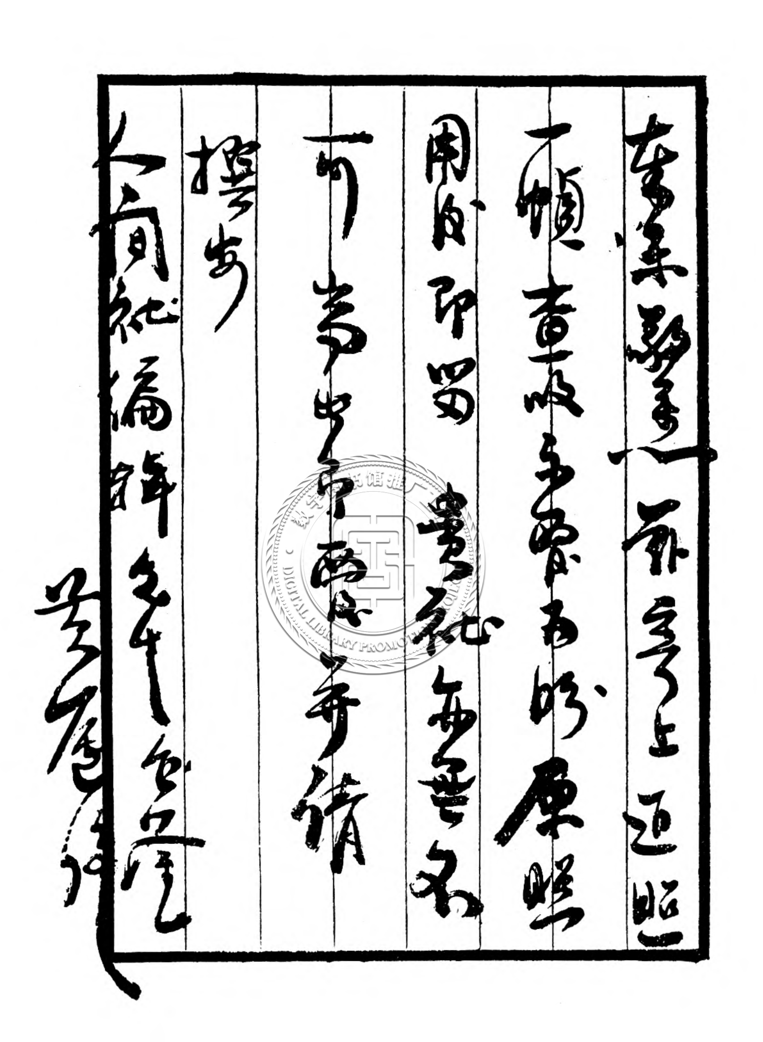
承印者：復興橡皮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七姊妹道二〇〇號十一樓

星、吉、檳世界書局發行

1 5059 801



作者遺照



作者手迹

「黃廬隱選集」前言

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在中國小說界最活躍的女作家，除了冰心之外，要數黃廬隱了（她的小說產量比冰心更多）。因此，茅盾在替「中國新文學大系」編選第三集（小說一集）時，把這二位「資格最老」（劉大杰語）的女小說家並列卷首，不是偶然的。不過，儘管她們二人都是福建人，個性和文風却截然不同。「冰心做人作文，是溫雅細緻，廬隱則是豪爽痛快。冰心的作品裏，是母親，小弟弟，高山大海，是家庭的溫情和大自然的讚歎；廬隱的作品裏，是男學生，女學生，同性愛，多角愛，是愛情的追逐，是悲苦命運的掙扎。冰心在燕京的環境裏，多少是受了些外國文學的影響，廬隱是女高師國文系出身的，她的作品，很濃厚的呈顯着中國舊詩詞舊小說的情調」。這種不同，固然和她們的出身、教育有關，與彼此的遭遇也分不開。冰心的一生際遇，大家已耳熟能詳，不必贅述；那麼，廬隱的呢，且待下文細說。

廬隱，本姓黃名英。福建省閩侯縣人，一八九八年生。「因爲她剛一墜地，她的外祖母便死了，她母親就認她爲不祥的孩子而忌視她；把她寄養在一個奶媽的家裏」（蕪南：「黃廬隱」）。她父親任過縣長，但不富裕。廬隱八歲時，父親死於湖南任上，全家遂遷往北平。由於「脾氣的

古怪，不被家人們了解」（「窗外的春光」）她被送到教會辦的慕貞女子學院讀書。在那裏畢業後，到北平女子師範深造。不久，同學舒畹蓀女士被委爲安慶實驗小學校長，廬隱應邀到該校當體操教員，跟後來的名作家蘇雪林同校共事。一九一九年，與雪林同入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系爲旁聽生（因爲錯過考期），學期考試後，升爲正式生。同學中還有後來成爲學者兼作家的馮沅君（淦女士）等。在這羣女生中，廬隱「是比較的最能接受新的思想的；在別人對於新詩、小說的創作還在遲疑猶豫的時候，她的作品已在報紙上發表了」（淦女士：「憶廬隱」）。廬隱的婚姻一直不順利。她求學時，家裏給物色了一個未婚夫林鴻俊，並栽培他讀完工業大學，但她覺得與他志趣相異，堅決地向她的母親提出非同未婚夫解除婚約不可的嚴重的抗議，就因此喪失了母親的愛，却並不因此而傷感」（劉大杰：「黃廬隱」）。稍後，認識一位比她年紀還大的有婦之夫，北京大學高材生郭夢良（即「海濱故人」中的梓青）；和廬一樣，郭也是當時極出風頭的一個學生，兩人時爲磋商一些學生會的會務而朝夕相見，漸漸由相契而相愛。受「五四」精神洗禮，有「不羈的天馬」之號的廬隱對郭說：「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她不顧家族的斥責、郭家的唾罵和社會輿論的恥笑，毅然和這位同鄉結婚。時爲一九二三年，廬隱剛從女高師畢業，在文壇上已嶄然露出頭角。不幸，郭夢良其時在北京組織「奮鬥社」，出版「奮鬥」刊物，竭力宣傳無政府主義，有政治活動的嫌疑，又加上與廬隱的所謂「不名譽」的結合，爲社會所不容，走投無路，四處飄泊；他本來患有肺病，折騰奔波的結果，病情加劇。最後夫妻倆便攜帶流亡中誕生的才幾個月的女兒回到故鄉。「她熱愛郭，但又不忍使那位鄉下的不識之無的婦

人因她而痛苦終生，對他們這段戀情，後來人有兩種傳說，有謂她爲了愛的召喚，而與郭同返他的故鄉，與那位婦人住在一起；有謂郭爲了廬隱而與大婦離異……。我們由她的作品研判，還是前者較接近事實，因爲廬隱在作品中時而對那位可憐的同性發出同情的嗟嘆：『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時而又對郭給予她自己的不完整的愛，感到悲鬱，傷心。」（張秀亞：「『海濱故人』廬隱」）一九二五年，郭不治逝世，後事料理完畢，她傷心地離開郭家。翌年，任上海大夏大學附屬中學國文教員。二七年重返北平，在女師大附中教書。這期間，編過「華嚴」半月刊。也許受刺激太大的緣故，她精神有點失常，天天喝酒、打麻將，時而哈哈大笑，時而放聲痛哭，時而口吐狂言，朋友們都無計可施。正在此時，像奇蹟似的，一位在清華園攻讀西洋文學的身材傲岸的江西青年詩人李唯建（一九一〇年生，以譯濟慈的「夜鶯歌」知名。）突然闖進她的生活中來，對她苦追不捨，廬隱因爲夢良剛死，且二人年齡懸殊，所以數度婉拒，但終爲李的深情所感。三〇年，兩人締結姻緣，並赴日本渡「蜜月」。在他們的交往期中，兩人魚雁往還，字裏行間，情意綿綿，這一束情書，三一年交神州國光社精印發行，取名「雲鷗情書集」。張秀亞讀過，認爲：「雖比不上英國詩人勃朗寧（Mr and Mrs. Browning）的五百數十封情書的數目之多，但也稱得起是情文並茂的寫情傑作，其熱烈纏綿，直可與雨果（V. Hugo）的情書比美。」說也奇怪，與這位詩人婚後，廬隱精神狀態日漸好轉，她又開始滿面春風。有人當她的面把李喚作她的「小情人」時，「她不但不以爲忤，並且打心眼兒裏洋溢出了通體的舒暢。」（趙聰：「黃廬隱」）此後，她們遷居上海。唯建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廬隱則由劉大杰介紹進上海工部局女子中

學國文部教書。生活過得平靜而美滿。三二年暑假，與她同事共學過的蘇雪林到上海，曾去探望這對夫婦。後來著文寫道：「記得廬隱那一天穿一件淡綠色撒衣花印度綢旗袍，淡黃色高跟皮鞋，臉龐雖比十年前消瘦，還不如我想像中的蒼老，只覺得氣質比從前沈潛了些，談吐也不如從前的爽快罷了。李唯建先生那天也見着了，一個口角常含微笑的忠厚青年，廬隱飽經憂患的寂寞心靈，是應當有這樣一個人給她以溫柔安慰的。……我們談了十年來別後一切；談到現代文壇的種種問題；又談到政治上見解，廬隱對於某種正爲青年所歡迎，認爲中國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張似乎不大贊成。我問她自己有怎樣主張，她却不肯說了。她那時正寫一本淞滬血戰故事，佈滿蠅頭細字的原稿，一張張攤在寫字臺上，爲了匆忙未及細閱。後在武漢大學，遇見她夫兄李唯果先生談到這本書，說擬譯爲英文表揚中華民族光榮，但不知爲什麼緣故，至今尚未見出版。」假如這種生活能夠一直過下去，廬隱在文學上的成就當更可觀。可惜，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十一點廿分，她因產後患病，手術後逝世於上海大華醫院。嚥氣時，她雙臂抱着丈夫的頸子，「一面抽氣，一面說道，『寶寶（名薇萱，與夢艮所生——引者注），你好好跟着李先生——以後不再叫李先生，應當叫爸爸！囡囡（名瀛仙——引者注），你長大好好孝順父親！唯建，我們的緣份完了，你的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帶走？』」（李唯建：「憶廬隱」）廬隱活了三十六歲，留下的作品甚多，大都是小說。計有：短篇集：「海濱故人」、「曼麗」、「靈海潮汐」、「玫瑰的刺」；中篇：「歸雁」（日記體）、「女人的心」；長篇：「象牙戒指」（寫其亡友、女作家石評梅生平的）、「隱娘小傳」（自傳）等。

廬隱，「她是被『五四』的怒潮從封建的氛圍中掀起來的，覺醒了的一個女性；……她是資產階級性的文化運動『五四』的產兒；……我們現在讀廬隱的全部著作，就彷彿再呼吸着『五四』時期的空氣，我們看見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們在書中苦悶地徘徊，我們又看見一些負荷着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們在書中叫着『自我發展』，可是他們的脆弱的心靈却又動輒多所顧忌。」這是未明（即茅盾）三四年在「廬隱論」一文中的評論，今天看來還相當中肯剴切。

廬隱的創作大致可分這樣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約起於一九二一年，止於一九二四年。代表作是她的短篇處女集「海濱故人」（二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內收作品十四篇。最早的一篇叫「一個著作家」，而最著名的則是「海濱故人」）。總的來說，集子的題材範圍很狹窄，寫的或是自身(帶有很明顯的自傳性質)、或是愛人、或是朋友；但也有一半的篇幅是觸及了社會現實、提出了社會問題，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例如：「月下的回憶」雖然只能算是一篇小品，但作者很沉痛地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怎樣用他們的教育來麻醉中國兒童，用嗎啡來毒害中國成人；「海濱故人」、「或人的悲哀」和「徬徨」的主人公們的「現身說法」也表露着「五四」時代覺悟了的「半新半舊的溫柔的閨秀」從狹的籠裏出來後對人生的種種看法。因此，未明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這話不無道理，然而，「注目」是一回事，「反映」又是一回事。廬隱恰恰就是在「反映」這方面「多所顧忌」，在「月下的回憶」中，她注目於那

個有一個瘦長臉的憂國憂民的男子，寫及他慷慨陳詞後「兩個拳頭不住在桌上亂擊，口裏不住的咀咒，眼淚不竭的湧出，一顆赤心幾乎從嘴裏跳了出來！」，可是她只到此為止，當「漱玉的話打斷了我的思路」時，「我不再想什麼了，東張西望，只怕辜負了眼前的美景！」面對「放出寒慄的光芒來」的海水，「我」也只好「寄我的深愁於流水」，「將我的苦悶付淸光」了；在「海濱故人」裏，她「以一枝生動的筆企圖描繪出愛神的側影及背影，並提出了有關愛情的許多問題，且擬窮究愛的底蘊與生的奧秘」，她像英國女作家、「傲慢與偏見」的作者簡·奧斯丁（Jane Austen）一樣，用兩隻不同的眼睛看世界，借充滿熱情的黑眼睛諦視芸芸衆生，生出悲憫之情；借儲滿智慧的白眼睛冷察炎涼世態，揭示人間百象。但始終也未能勘破那一系列難解的謎。「終於以夢樣的筆法開始，以夢樣的筆法結束，只引起了讀者一聲輕喟。」（張秀亞語）當然，如果把這一點放在時代的背景上來考慮，我們似乎也不可能對她要求太高，但是在思想上，這不能不構成一種局限。至於藝術技巧上，廬隱本階段的創作基本上還不夠完善。被稱為「遠比她的任何一篇短章及其他小說為佳」的「海濱故人」尚且結構比較散漫，「人物太多，以致沒有精細的地方；再者技巧太舊，也是使人不滿的。」個性描寫方面也尚待下點工夫，其他幾篇也就不必說了。

第二階段歷時比較短暫，大約自二七年春末起到同年秋初止。從第一階段到這個階段，中間有三年空白，主要原因是郭夢良的死，令她一時「頹唐」。因此，這個階段，正如她自己在本段代表作、短篇集「曼麗」（二七年由北平文化學社出版）的自序中所說的，是「從頹唐中振起」的階段。集中收入的十八篇都「閃爍着劫後的餘燄」。在廬隱全部著作中，本集的重要性，與其說

是表現在它折射了她個人生活的殘光剩景，倒不如說是表現在它透露了她受時代的風雨震盪後，希冀有所變更的消息更來得恰當。這集子有一篇瞿菊農的序，寫道：「這本小說集與『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範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裏據我猜想大部份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裏，雖則大部份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裏，很多熱烈的感情，對於人生的感覺是直接的；在這本集子裏，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裏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裏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存所抑揚，只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有變動，從前是春夏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瞿氏的意見是對的，但他只着眼於這兩本集子裏感情表現方式的差異，而忽視了兩者選材上的不同。「『曼麗』集中除了幾篇小品而外，大多數表示了作者頗想脫落那『成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 sentimantal 的花衫，而企圖從新估定人生的價値。」（未明：「廬隱論」）例如：在「曼麗」中，她給我們看「戀愛失敗後轉入革命的女子」，以及大革命時代一個女子的幻想和失望；在「房東」裏，她對近代的「都市文明」發生懷疑，感染起「懷鄉病」來；在「時代的犧牲者」中，她把婚姻問題和男女問題作爲社會問題提出來。這些，雖還嫌不深刻，意識也不大正確，可是到底多少表示了她的進步。研究她，不能忽略這個「波瀾」，雖然它「微弱到幾乎不惹人注意」。

第三階段包括了三〇年至三四年這五年時間。產量比前二段都多。但內容並沒有再進一步，

而停滯，其實不啻退步，因爲時代在不斷前進。短篇集「靈海潮汐」（三一年由開明書店出版）裏的「父親」還算是「精心結構之作，曾博得無數人的贊譽」（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它寫的是一個腐敗家庭裏兒子和父親的妾戀愛的故事，由兒子的主觀將家庭的黑暗以及父親的醜惡暴露出來，在揭穿中國舊式家庭的腐敗這方面，這一篇有相當價值，但寫戀愛時，更加明顯地爲「精神戀愛」說教了。同一書中的「勝利以後」所描述的，乃是女子出閣後所感到的精神空虛。主角沁芝應該被看作是衰老了的露沙（「海濱故人」）、亞俠（「或人的悲哀」）……她找到了她的前身所找不到的「奧秘」：發見了人生是毫無意義的。她爲此感到悲哀，這悲哀正是她的前身「爆發式的感情」必不可免的結果。這個階段還有一篇「雲蘿姑娘」，據說寫的是她「古井重波」的第二次戀愛——與李唯建訂情的經過。那內容已經完全屬於私生活的範圍了。在生活中喝過不少苦酒的雲蘿姑娘，是個感情脆弱的少婦，她最終向凌俊的委俯，彷彿暗示「虛幻的人間只有愛情才值得追求。難怪有的評論家要說，廬隱這時期的作品「無半點爲婦女前途改造和革新的功效」了（賀玉波：「廬隱女士及其作品」）。若一定要說她此時的小說還有什麼可取之處的話，那麼，應該指出的是：作品的流利自然比前二段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結構上，本期產生的中篇「歸雁」和「女人的心」也嚴謹得多，並且前期著作中那些過多的「藻飾」也沒有了。

在結束這篇前言時，還必須順便提一下廬隱的散文小品。未明在「廬隱論」中說：她「未嘗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來，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峯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眞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

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又天眞又嚴肅的態度在她的小說中也是一貫，這是她叫人敬重的一點。）」傾心於盧隱「那一股縱橫揮斥一往無前的才氣」的蘇雪林也說：「至於她的小品文則頗爲我所愛讀。『地上的樂園』更可算一首哀感頑艷的散文詩，文筆進步之速，很值得教人驚異。我本來愛童話和神話體的小說，這篇文字竟使我接連讀了三遍。」不錯，「很天眞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帶有很强烈的自叙往事的色彩以及文筆的「婉柔纏綿」、詩意盎然正是她的小品散文的特色，我們謹抄錄二段於下，讀者不難從中品味出它濃厚的抒情韻味：

親愛的小鳥兒們，願秋風帶來你們淸醇的歌聲，更盼雁陣從這裏過時，給我留下些你們的消息。

我心弦的繁音，將慢慢的向你們彈；我將告訴你們在這分別的兩年中，我所經歷的一切。我更想把江南溫柔女兒的心音，彈給你們聽。

再談了，我親愛的小鳥兒們！願今夜你們的美羽，飛入我的夢魂！

——給我的小鳥兒們

她沒有哲學家那種富有根據的想像，也沒有科學家那種理智的頭腦，她小小的心，只是被一種天所賦與的熱情緊咬着。她覺得自己所坐着的這個地窖，就是所謂人間吧——一切都是冷硬淡漠，而那窗子外的世界却不一樣了。那裏一切都是美麗的，和諧的，自由的吧！她

欣羡着那外面的神秘的世界，於是那小小的靈魂，每每跟着春風，一同飛翔了。……

——窗外的春光

梅子

七九年秋於香港

目次

海濱故人

一

呵！多美麗的圖畫！斜陽紅得像血般，照在碧綠的海波上，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裏，五個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只要早晨披白綃的安琪兒，在天空微笑時，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她們也必定要到。

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有一個名字叫露沙，她在她們五人裏，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用雲母石作枕頭，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裏念書，現在正是暑假期中，約了她們的好朋友——玲玉，蓮裳，雲青，宗瑩住在海邊避暑，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但卻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桿」，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夥髴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投，總是詼諧的。玲玉是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她認定世界偉大和神秘，只是愛的作用，她喜歡笑，更喜歡哭，她和雲青最要好。雲青是個理智比感情更強的人，有時她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偸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蓮

裳爲人最週到，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她和雲青很好。宗瑩在她們裏頭，是最嬌艷的一個，她極喜歡艷妝，也喜歡向人誇耀她的美和她的學識，她常常說過分的話。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築起高壘來隔絕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她們五個人又來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瑩蹲在她的身旁，蓮裳，玲玉，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看碧波閃映，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玲玉說：「船來了！」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漸漸看見煙筒了，看見船身了，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直到走到極遠才止，她們因又團團坐下，說海上的故事。

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有一天因爲心裏煩悶極了，不住聲的啼哭，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聲，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也是無效。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被她攪得急起來，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聲。

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候的歷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露沙生的那天，我媽媽也在那裏。」玲玉說：「你旣知道，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宗瑩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露沙說：「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你說說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於是宗瑩開始說了：「露沙出世的時候，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因爲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當孕着露沙的時候，只盼望是個女兒。這時露沙正好出世，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十分愛護。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並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爲了露沙的出世，終沒去成，事後每每思量，當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她便想到母親的死，晶瑩的淚往往滴在露沙的頭上。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

還有不幸的，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使露沙沒有乳汁喫，稚嫩的哀哭聲，便從此不斷了。有一天夜裏，露沙哭得最凶，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親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她父親也嘆息道：『這孩子眞討厭！明天僱個奶媽，把她打發遠點，免得你這麼受罪！』她母親點點頭，但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兩道細縫的小眼，上唇撅起來，露着牙齦。露沙初次見她，似乎很驚怕，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後來那奶媽拏了許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強把她哄去。但到了夜裏，她依舊要找娘去，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輕輕拍着，唱催眠歌兒。才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爲小時吃了母親憂抑的乳汁，身體十分孱弱，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時哭了，奶媽竟不理她，這時她的小靈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並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這可憐的小生命，更沒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鳥兒全都輕唱着，花兒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關閉在一間廂房裏。當她病勢沉重的時候，她母親絕望了，又恐怕傳染，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唉！怎變成這樣了！……奶媽！我這裏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裏去治吧！能好再抱回來，不好就算了！』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當時就收拾起來，到第二天早晨，奶媽抱着露沙走了，她母親不免傷心流淚。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並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

奶媽的家，離城有二十里路，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她的房子，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一共四間，房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籬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綠的麥秀。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天天都在田地裏作工，家裏有一個紡車，奶媽的大女兒銀姊，天天用牠紡線，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露沙到了奶媽家裏，病漸漸減輕，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從前那黃瘦的面孔，現在變成紅黑了。

露沙住在奶媽家裏，整整過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爲奶媽便是她的親娘，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姊。朝霞幻成的畫景，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

露沙回家的時候，已經四歲了。到六歲的時候，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以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宗瑩說到這裏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雲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陽

已經到了正午，我們回去吃飯吧！」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

在這一個暑假裏，寂寞的松林，和無言的潮流，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她們對着白浪低吟，對着激潮高歌，對着朝霞微笑，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不久暑假將盡了，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她們黃昏時拏着簫笛等來了。露沙說：「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這海上的風景，只有這一次的享受了。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但和我們也混熟了，從晚點回去也不要緊，今天總要盡興才是。」大家都極同意。

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有時露出兩道紅來，彷彿火神怒睜兩眼，向人間狠視般，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打個轉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

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如柳絲輕舞，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
白雲阻其去路，
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
懼頹巖而躊躇。
傷煙波之蕩蕩兮；
伊人何處？

叩海神久不應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聲，又是一陣簫韻，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最後音響漸杳，歌聲又起道：

「臨碧海對寒素兮，
何煩紆之縈心！
浪滔滔波蕩蕩兮，
傷孤舟之無依！
傷孤舟之無依兮，
愁綿綿而永繫！」

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沈思無言，便是那作歌的宗瑩，也只有微嘆的餘音，還在空中蕩漾罷了。

二

她們搬進學校了。暑假裏浪漫的生活，只能在夢裏夢見，在囘想中想見。這幾天她們都是無

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一張長方桌前坐着，拏着一枝筆，癡癡地出神，看見同學走過來時，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起來，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手裏正拏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層層地分析，過了半點鐘。便抽出筆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寫道：——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荼蘼能比擬她。但是最眞誠和甜美的笑容，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這時不止像含露的荼蘼了，並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艷麗呢！」她寫到這裏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這個同學姓酈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大約將近四十歲了——她拏着一堆書，縐着眉走過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長嘆一聲，又拏起筆來寫道：——「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她的兒已經十歲——當她拏着先生發的講義——一百餘頁的講義，細細的理解時，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子來了。她那時縐緊眉頭，合上兩眼，任那眼淚把講義濕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

先生們常說：「她是可佩服的學生。」我也只得這麼想，不然她那緊縐的眉峯，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麼傻呵！因爲不相干什麼知識——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噹噹一陣吃飯鐘響，她才放下筆，從圖書館出來，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叫「著作家」，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只是微笑：「算了吧！著作家談何容易？」說完這話，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她每天除上課之外，便坐在講堂裏，和同學們說：「人生的樂趣，就是情。」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一個叫做蘭馨，一個叫做孤雲，她們兩人最要好。然而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着手，頭偎着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誰到誰家去，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你看她們多快樂呵！眞是人若沒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潤草木的甘露，要想開美麗的花，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我們級裏誰最有情，誰有眞情，宗瑩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沒情就是露沙了。她永遠不相信人，我們對她說情，她便要笑我們。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眞的嗎？……我不相信露沙無情，你看她多喜歡笑，多喜歡哭呀。沒情的人，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宗瑩聽了這話，沈思一會，又道：「露沙這人眞奇怪呀！……有時候她鬧起來，比誰都活潑，及至靜起來，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

她們一天到晚，只要有閒的時候，便如此的談論，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叫「情迷。」她們也笑納不拒。

雲靑整天理講義，記日記。雲靑的姐妹最多。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雲靑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下課的時候，除理講義，抄筆錄，和記日記外，就是作簡章，和寫信。她性

情極圓和，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肯吃虧，而且是出名的拘謹。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或是愛國運動。她雖熱心幫忙，但叫她出頭露面，她一定不答應。她唯一的推辭只說：「家裏不肯。」同學們能原諒她的，就說她家庭太頑固，她太可憐，不能原諒她，就冷笑着說：「眞正是個薛寶釵。」她有時候聽見這種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裏。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她便悲抑着說：「我只想求人了解眞不容易！」露沙早聽慣她這種語調態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雲青聽了露沙的話，就立刻安適了，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

蓮裳和她們四人不同級，她學的是音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便是操場上唱歌。她無憂無慮，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唳呀！你們眞討厭。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有什麼用處呢？來吧！來吧！操場玩去吧！」她跑到操場裏，跳上秋千架，隨風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她的目的，只是快樂。她最憎厭學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一處，只有假期中，她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

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到了第三個年頭，學校裏因爲愛國運動，常常罷課。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來了，只短一個露沙。雲青玲玉宗瑩都感十分悵惘，雲青更抑抑不能耐，當日就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

「露沙：

賜書及宗瑩書，讀悉一是；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知惜別之不免。悔歡聚之多事矣！悠悠不決之學潮，至茲告一結束，今日已始行補課，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勝爲吾四人憾，況身受者乎？吾不欲聽其問，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會，不難舊雨重逢，再作昔日之遊，話別情，傾積愫，且喜所期不負，則理想中樂趣，正今日離愁別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別，以致永久之樂乎？雲素欲作積極語，以是自慰，亦勉以是爲露沙慰，知露沙離羣之痛，總難契然於心。姑以是作無聊之極想，當耐味之橄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開學式，一種蕭條氣象，令人難受，露沙！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吾終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來信，餘言續詳，順頌康健！

雲青」

雲青寫完信，意緒几自懶散，在這學潮後，雜亂無章的生活裏，只有沈悶煩紆，那守時刻司打鐘的僕人，一天照樣打十二回鐘，但課堂裏零零落落，只有三四個人上堂。教員走上來，四面找人，但窗外一個人影都沒有。院子裏只有垂楊對那孤寂的學生教員，微微點頭。玲玉，宗瑩和雲青三個人，只是在操場裏閒談，這時正是秋涼時候，天空如洗，黃花滿地，西風爽厲。一羣羣雁子都往南飛，更覺生趣索然。她們起初不過談些解決學潮的方法，已覺前途的可怕，後來她們又談到露沙了，玲玉說：「露沙走了，與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沒意思了，現在我們都是作學生的時代，肩上沒有重大的責任，尚且要受種種環境支配，將來投身社會，豈不更成了機械嗎？……」雲青說：「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結束了，看透了倒

不值得愁前慮後呢！」宗瑩這時候正在葡萄架下看纍纍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惱，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雲青說：「也只有作如此想。」她們說着都覺倦了，因一齊回到講堂去。宗瑩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是露沙寄來的，她忙忙撕開念道：——

「人壽究竟有幾何？窮愁潦倒過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決定日內北上，以後的事情還講不到，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宗瑩！雲青！玲玉！從此不必求那永不開口的月姊——傳我們心弦之音了！呵！再見！」

宗瑩喜歡得跳起來。玲玉雲青也盡展愁眉，她們並且忙跑去通知蓮裳，預備歡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們都到火車站接她。把她的東西交給底下人拏回去。她們五個人一齊走到公園裏。在公園裏吃過晚飯，便在社稷壇散步，她們談到暑假分別時曾叮囑到月望時，兩地看月傳心曲，誰想不到三個月，依舊同地賞月了！在這種極樂的環境裏，她們依舊恢復她們天眞活潑的本性了。

她們談到人生聚散的無定，露沙感觸極深，因述說她小時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從九歲開始念書，啓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書房，就在她寢室的套間裏。我的書架是紅漆的，上面只有一個墨盒，一管筆，一本書，桌子面前一張木頭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課書，教完之後，她便把書房的門倒鎖起來，在門後頭放着一把水壺，念渴了就喝白開水，她走了以后，我把我的書打開。忽聽見院子裏妹妹唱歌，哥哥學貓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裏，從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貓，心裏也像幫忙一塊追似的，我這樣站着兩點

鐘也不覺倦，但只聽見姑母的腳步聲，就趕緊爬下來，很規矩的坐在那裏，姑母一進門，正顏厲色的向我道：『過來背書，』我那裏背得出。便認也不曾認得。姑母怒極，喝道：『過來！』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拏着皮鞭抽了幾鞭。然後狠狠的說：『十二點鐘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飯呵！』我這時恨極這本破書了。但爲要吃午飯，也不能不拼命的念，僥倖背出來了，混了一頓午飯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經還不曾念完。姑母恨極了，告訴了母親把我狠狠責罰了一頓，從此不教我念書了。我好像被赦的死囚，高興極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忽聽見母親叫我說：『露沙！你一天在家裏不念書，竟頑皮，把妹妹都引壞了。我現在送你上學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趕出來，我就不要你了。』我聽了這話，又怕又傷心，不禁放聲大哭。後來哥哥把我抱上車。送我到東城一個教會學堂裏，我才邁進校長室，心裏便狂跳起來。在我的小生命裏，是第一次看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況且這校長滿臉威嚴。我哥哥和她說：『這小孩子是我的妹妹，她很頑皮，請你不用客氣的管束她，那是我們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長對我看了半天說：『哦小孩子！你應當聽話，在我的學校裏，要守規矩，不然我這裏有皮鞭，牠能責罰你。』她說着話，把手向牆上一捺，就聽見『瑯瑯！』一陣鈴響，不久就走進一個中國女人來，年紀二十八九，這個人比校長溫和得多，她走進來和校長鞠了個躬，並不說話，只聽見校長叫她道：『魏教習！這個女孩是到這裏讀書的，你把她帶去安置了吧！』那個魏教習就拉着我的手說：『小孩子！跟我來！』我站着不動。兩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說：『你好好在這裏念書，我過幾天來看

你。』我知道無望了，只得勉勉强强跟着魏教習到裏邊去。

這學校的學生，都是些鄉下孩子，她們有的穿着打補釘的藍布褂子，有的頭上扎着紅頭繩，見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裏又徬徨，又悽楚。在這滿眼生疏的新環境裏，覺得好似不繫之舟。前途命運眞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見魏教習領我走到樓下東邊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輕輕敲了幾下門，那門便『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女郎戴着蔚藍眼鏡，兩頰嬌紅，眉長入鬢，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衫，微笑着對魏教習鞠了躬說：『這就是新來的小學生嗎？』魏教習點點頭說：『我把她交給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應。』說完又回頭對我說：『這裏的規矩，小學生初到學校，應受大學生的保護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應當叫她姐姐，好好聽她的話，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請教她。』說完站起身來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說：『你多大了？你姓什麼？叫什麼……這學校的規矩很利害，外國人是不容情的，你應當事事小心』她正說着，已有人將我的鋪蓋和衣物拏進來了。我這時忽覺得詫異，怎麼這屋子裏面沒有牀鋪呵？後來又看她把牆壁上的木門推開了，裏頭放着許多被褥，另外還有一個牆櫥，便是放衣服的地方，她告訴我這屋裏住五個人，都在這木板上睡覺。此外，有一張長方桌子，也是五個人公用的地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簡鄙的生活；彷彿到了一個特別的所在，事事都覺得不慣。並且那些大學生，又都正顏厲色的指揮我打水掃地，我在家從來沒作過，況且年齡又太幼弱，怎麼能作得來，不過又不敢不作，到煩難的時候，只有痛哭，那些同學又都來看我，有的說：『這孩子眞沒出息！』有的說：『管管她就好了。』那些沒有同情的刺心話，眞使我又羞又急，後來還是秦美玉

有些不過意，撫着我的頭說：『好孩子！別想家，跟我玩去。』我擦乾了眼淚，跟她走出來，院子裏有秋千架，有蕩木許多學生在那裏玩耍，其中有一個學生，和我差不多大，穿着藕合色的洋紗長衫，對我含笑的望，我也覺得她和別的同學不同，很和氣可近的，我不知不覺和她熟識了，我就別過秦美玉和她牽着手，走到後院裏，那裏有一棵白楊樹，底下放着一塊擣衣石，我們並肩坐在那裏，這時正是黃昏的時候，柔媚的晚霞，綴成幔天紅罩，金光閃射，正映在我們兩人的頭上，她忽然問我道：『你會唱聖詩嗎？』我搖頭說『不會，』她低頭沈思半晌說：『我會唱好幾首，我教你一首好不好？』我點頭道：『好！』她便輕輕柔柔地唱了一首，歌詞我已記不得了。只是那爽脆的聲韻，恰似嬌鶯低吟，春燕輕歌，到如今還深刻腦海。我們正在玩得有味，忽聽見一陣鈴響，她告訴我吃晚飯了。我們依着次序，走進膳堂，那膳堂在地窖裏，很大的一間房子，兩旁都開着窗戶，從窗戶外望，平地上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豔，迎着殘陽，眞覺爽心動目。屋子中間排着十幾張長方桌，桌的兩旁放着木頭板凳，桌上當中放着一個綠盆，盛着白木頭筷子和黑色粗碗，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煮白水，每兩人共吃一碗，在桌子東頭，放着一菠蘿棒子面的窩窩頭，黃騰騰好似金子的顏色，這又是我從來沒吃過的，秦美玉替我拏了兩塊放在面前。我拏起來咬了一口，有點甜味，但是嚼在嘴裏粗糙非常，至於那碗茄子，更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又澀又苦。想來既沒有油，鹽又放多了，我肚子其實很餓但我拿起筷子勉强吃了兩口，實在嚥不下，心裏一急，那眼淚點點滴滴都灑在窩窩頭上了，那些同學見我這種情形，有的誹笑我，有的談論我，我彷彿聽見她們說：『小姐的派頭倒十足，但爲什麼不吃小廚房的飯呢？』我那時不知

道這學校的飯是分等第的，有錢的吃小廚房飯，沒錢就吃大廚房的飯，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只怔怔地看着飯菜垂淚，直等大家都吃完，才一齊散了出來。我自從這一頓飯後，心裏更覺得難受了。這一夜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看那清碧的月光，從樹杪上移到我屋子的窗櫺上，又移到我的枕上，直至月光充滿了全屋，我還不曾入夢，只聽見四個同學呼聲雷動，更感焦燥，那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了。直到天快亮，我才迷迷忽忽睡了一覺。

第二天的飯菜，依舊是不能下箸。那個小朋友知道這消息，到吃飯的時候，特把她家裏送來的菜，撥了一半給我，我才得吃了一頓飽飯。這種苦楚直挨了兩個星期，才略覺習慣些。我因爲這個小朋友待我極好，因此更覺親熱，直到光復那一年，我家裏搬到天津去，我才離開這學校，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到光復以後我已經十三歲了，我的小朋友十二歲，我們一齊都進公立某小學校，後來她因爲想學醫到別處去，我們五六年不見，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來，我們因又得歡聚，不過現在她又走了——聽說她已和人結婚——很不得志，得了肺病，將來能否再見，就說不定了。」

「你們說人生聚散有一定嗎？」露沙說完，兀自不住聲的嘆息，這時公園遊人已漸漸散盡，大家都有倦意。因趁着光慢慢步出園來，一同僱車回學校去。

露沙自從上海回來後，宗瑩和雲青，玲玉，都覺格外高興，這時候她們下課後，工作的時候很少，總是四個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輕歌快談。說到快意時，便哈天撲地的狂笑，說到淒楚時便長吁短嘆，其實都脫不了孩子氣，什麼是人生！什麼是究竟！不過嘴裏說說，眞的苦趣還一

點沒嘗到呢！

三

光陰快極了，不覺又過了半年，不解事的露沙、玲玉、雲青、宗瑩、蓮裳，不幸接二連三都捲入愁海了。

第一個不幸的便是露沙，當她幼年時飽受冷刻環境的薰染，養成孤僻倔强的脾氣，而她天性又極富於感情，所以她竟是個智情不調和的人。當她認識那青年梓青時，正在學潮激烈的當兒。天上飄着鵝毛片般的白雪，空中風聲凜冽，她奔波道途，一心只顧怎麼開會，怎麼發宣言，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討論這一項，解決那一層，她初不曾預料到這一點的因，而生出絕大的果來。

梓青是個沉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議論最澈底，在會議的席上，他不大喜歡說話，但他的論文極多。露沙最喜歡讀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溝裏，她和他不知不覺已打通了。因此不斷的通信，從泛泛的交誼，變爲同道的深契。這是露沙的生趣勃勃，把從前的冷淡態度，融化許多。她每天除上課外，便是到圖書館看書，看到有心得，她或者作短文，和梓青討論，或者寫信去探梓青的見解。在這個時期裏，她的思想最有進步，並且她又開始研究哲學，把從前懵懵懂懂的態度都改了。

有一天正上哲學課，她拏着一枝鉛筆記先生口述的話，那時先生正講人生觀的問題，中間有

一句說：「人生到底作什麼？」她聽了這話，忽然思潮激湧，停了手裏的筆，更聽不見先生繼續講些什麼？只怔怔的盤算，「人生到底作什麼？……牽來牽去，忽想到戀愛的問題上去，——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麗的顏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別人，芬芳的氣息，足以滿足自己，迷戀別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時間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作什麼？……其實又有什麼可作？戀愛不也是一樣嗎？青年時互相愛戀，愛戀以後怎麼樣？……不是和演劇般，到結局時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呵！並且愛戀的花，常常襯着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淨一輩子呢？……」她越想越玄，後來弄得不得主意，吃飯也不正經吃，有時只端着飯碗拏着筷子出神，睡覺也不正經睡，半夜三更坐了起來發怔，甚至於痛哭了。

這一天下午，露沙又正犯着這哲學病，忽然梓青來了一封信，裏頭有幾句話說：「枯寂的人生眞未免太單調了！……唉！什麼時候才得甘露的滋潤，在我空漠的心田。開朵燦爛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愛神』，求她的憐憫了！」這話和她的思想，正犯了衝突。交戰了一天，仍無結果。到了這一天夜裏，她勉勉強強寫了梓青的回信，那話處處露着徬徨矛盾的痕跡，到第二天早起從新看看，自己覺得不妥，因又撕了，結果只寫幾個字道：「來信收到了，人生不過爾爾，苦也罷，樂也罷，幾十年全都完了，管他呢！且隨遇而安罷！」

活潑潑的露沙，從此憔悴了！消沉了！對於人間時而信，時而疑，神經越加敏銳，閒步到中央公園，看見鴨子在鐵欄裏游泳，她便想到，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一樣的愚鈍，人生到底

作什麼？聽見鸚鵡叫，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刻板的說那幾句話，一樣的不能跳出那籠子的束縛，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死——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悲霧迷漫，無一不足引起她對世界的悲觀，弄得精神衰頹。

露沙的命運是如此。雲青的悲劇同時開演了，雲青向來對於世界是極樂觀的，她目的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她願意到鄉村的地方——綠山碧水——的所在，招集些鄉村的孩子，好好的培植她們，完成甜美的果樹，對於露沙那種自尋苦惱的態度，每每表示反對。

這天下午她們都在學校園葡萄架下閒談，同級張君，拏了一封信來，遞給露沙，她們都圍攏來問「這是誰的信，我們看得嗎？」露沙說：「這是蔚然的信，有什麼看不得的。」她說着因把信撕開，抽出來念道：——

「露沙君：

不見數月了！我近來很忙，沒有寫信給你，抱歉得很！你近狀如何？念書有得嗎？我最近心緒十分惡劣，事事都感到無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覺無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獨駕扁舟，漂泊於四無涯際，深不見底的大海汪洋裏，徬徨到底點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進行，有效否，極盼望早得結果，慰我不定的心。別的再談。

蔚然」

宗瑩說，「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上次在公園遇見的嗎？……他眞有趣，抱着一大綑講義，睡在椅子上看，……他託你什麼事？……露沙」

露沙沈吟不語，宗瑩又追問了一句，露沙說：「不相干的事，我們說我們的吧！時候不早，

我們也得看點書才對。」這時玲玉和雲青正在那裏唧唧噥噥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宗瑩招呼了她們，一齊來到講堂。玲玉到圖書室找書預備作論文，她本要雲青陪她去，被露沙攔住說：「宗瑩也要找書，你們倆何不同去。」玲玉才捨了雲青，和宗瑩去了。

露沙叫雲青道：「你來！我有話和你講」雲青答應着一同出來，她們就在柳蔭下，一張凳子上坐下了。露沙說：「蔚然的信你看了覺得怎樣？」雲青懷疑着道：「什麼怎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露沙說：「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說了想來也不至於惱我吧？」雲青說：「什麼事？你快說就是了。」露沙說：「他信裏說他十分苦悶，你猜爲什麼？……就是精神無處寄託，打算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靈魂的枯寂！他對於你十分信任，從前和我說過好幾次，要我先容，我怕碰釘子，直到如今不曾說過，今天他又來信，苦苦追問，我才說了，我想他的人格，你總信得過，作過朋友，當然不是大問題是不是？」雲青聽了這話，一時沒說什麼，沈思了半天說：「朋友原來不成問題，……但是不知道我父親的意思怎樣？等我回去問問再說吧！」……露沙想了想答道：「也好吧！但希望快點！」她們談到這裏，聽見玲玉在講堂叫她們，便不再往下說，就回到講堂去。

露沙幫着玲玉找出「漢書藝文志」來混了些時，玲玉和宗瑩都伏案作文章，雲青拏着一本唐詩，怔怔凝思，露沙叉着手站在玻璃窗口，聽柳樹上的夏蟬不住聲的嘶叫，心裏只覺悶悶地，無精打彩的坐在書案前，書也懶看，字也懶寫。孤雲從外頭進來，撫着露沙的肩說：「怎麼又犯了毛病啦！眼淚汪汪是什麼意思呵！」露沙滿腔煩悶悲涼，經她一語道破，更禁不住，爽性伏在桌

上嗚咽起來。玲玉、宗瑩和雲青都圍攏來，安慰她，玲玉再三問她爲什麼難受，她只是搖頭，她實在說不出具體的事情來，這一下午她們四個人都沉悶無言，各人嘆息各人的，這種的情形，絕不是頭一次了。

冬天到了，操塲裏和校園中沒有她們四個人的影子了，這時她們的生活只在圖書館或講堂裏，但是圖書館是看書的地方，她們不能談心，講堂人又太多，到不得已時，她們就躲在櫛沐室裏，那裏有頂大的洋爐子，她們圍爐而談，毫無妨礙。

最近兩個星期，露沙對於宗瑩的態度，很覺懷疑。宗瑩向來是笑容滿面，喜歡談說的，現在卻不然了，鎮日坐在講堂，手裏拏着筆在一張破紙上，畫來畫去，有時忽向玲玉說：「作人眞苦呵！」露沙覺得她這種形態，絕對不是無因，這一天的第二課正好教員請假，露沙因約了宗瑩到櫛沐室談心，露沙說：「你有什麼爲難的事嗎？」她沉吟了半天說：「你怎麼知道？」露沙說：「自然知道，……你自己不覺得，其實誠於中形於外，無論誰都瞞不了呢！」宗瑩低頭無言，過了些時，她才對露沙說：「我告訴你，但請你守秘密。」露沙說：「那自然啦，你說吧！」

「我前幾個星期回家，我母親對我說有個青年，要向我求婚，據父親和母親的意思，都很歡喜他，他的相貌很漂亮，學問也很好，但只一件他是個官僚，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和官僚結婚多討厭呵！而且他的交際極廣，難保沒有不規則的行動，所以我始終不能決定，我父親似乎很生氣，他說：『現在的女孩子，眼裏那有父母呵，好吧！我也不能强迫你，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我作父親的有對你留意的責任，你若自己錯過了，那就不能怨人，……據我看那個青年，實

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將來至少也有科長的希望……』我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眞覺難堪，我當時一夜不曾合眼，我心裏只恨爲什麼這麼倒霉？若果始終要爲父親犧牲，我何必念書進學校。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來，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爛調的詩，滿肚皮的佳人才子的思想，三從四德的觀念，那末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沒有什麼苦惱了！現在既然進了學校，有了智識，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威勢下，怎麼辦得到！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其奈良心上過不去，你說難不難？……」宗瑩說到傷心時，淚珠兒便不斷的滴下來，露沙到弄得沒有主意了，只好想法安慰她說：「你不用着急，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她絕不忍十分難爲你……」

宗瑩垂淚說：「爲難的事還多呢！豈止這一件。你知道師旭常常寫信給我嗎？」露沙詫異道：「師旭是不是那個很胖的青年？」宗瑩道：「是的」……「他頭一封信怎麼寫的？」露沙如此的問，宗瑩道：「他提出一個問題和我討論，叫我一定須答覆，而且還寄來一篇論文叫我看完交回，這是使我不能不回信的原因。」露沙聽完，點頭嘆道：「現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討論學問爲名，那招牌實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眞眞和他討論學問時，他便再進一層，和你討論人生問題，從人生問題裏便渲染上許多憤慨悲抑的感情話，打動了你，然後戀愛問題就可以應運而生了。……簡直是作戲，所幸當局的人總是一往情深，不然豈不味同嚼蠟！」宗瑩說：「什麼事不是如此？……作人只得模糊些罷了。」

她們正談着，玲玉來了，她對她們作出嬌癡的樣子來，似笑似惱的說：「啊喲！兩個人像煞

有介事，……也不理人家，」說着歪着頭看她們笑，宗瑩說：「來！來！……我頂愛你！」一壁說，一壁走，過來拉着她的手，她就坐在宗瑩的旁邊，將頭靠在她的胸前說：「你眞愛我嗎？……眞的嗎？」……「怎麽不眞！」宗瑩應着便輕輕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露沙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虛傳，情迷碰到一起就有這麽些做作！」玲玉插嘴道：「咦！世界上你頂沒有愛，一點都不愛人家。」露沙現出很悲涼的形狀道：「自愛還來不及，說得愛人家嗎？」玲玉有些惱了，兩頰緋紅說：「露沙頂忍心，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說着當眞眼圈紅了，露沙說：「得啦！得啦！和你鬧着玩啊！……我縱無情，但對於你總是愛的，好不好？」玲玉雖是哈哈地笑，眼淚卻隨着笑聲滾了下來。正好雲青找到她們處來，玲玉不容她開口，拉着她就走說：「走吧！走吧！露沙一點不愛人家，還是你好，你永永愛我！」雲青只遲疑的說：「走嗎？……眞是的！」又回頭對我們笑道：「這是怎麽回事？……你們不走嗎？……」宗瑩道：「你先走好了，我們等等就來。」

玲玉走後，宗瑩說：「玲玉眞多情，……我那親戚若果能娶她，眞是福氣！」露沙道：「眞的你那親戚現在怎麽樣？你這話已對玲玉說過嗎？」宗瑩說：「我那親戚不久就從美國回來了，玲玉方面我約略說過，大約很有希望吧！」「哦！聽說你那親戚從前曾和另外一個女子訂婚，有這事嗎？」露沙又接着問，宗瑩歎道：「可不是嗎？現在正在離婚，那邊執意不肯，將來麻煩的日子有呢！」露沙說：「這恐怕還不成大問題，……只是玲玉和你的親戚有否發生感情的可能，到是個大問題呢？……聽說現在玲玉家裏正在介紹一個姓胡的，到底也不知什麽結果？」宗瑩道：「慢慢地再說吧！現在已經下堂了，底下一課文學史，我們去聽聽吧！」她們就走向講堂去。

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從前的無憂無愁的環境，一天一天消失。感情的花，已如荼如火的開着，燦爛溫馨的色香，使她們迷戀。使她們嘗到甜蜜的愛的滋味，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惱的意義。

這一年暑假，露沙回到上海去，玲玉回到蘇州去。雲青和宗瑩仍留在北京，她們臨別的末一天晚上，約齊了住在學校裏，把兩張木床合併起來，預備四個人聯床談心，在傍晚的時候，她們在殘陽的餘輝下，唱着離別的歌兒道：

「潭水桃花，故人千里，

離歧默默情深懸，

兩地思量共此心！

何時重與聯襟？

願化春波送君來去，

天涯海角相尋。」

歌調蒼涼，她們的聲音越來越低，直至無聲，露沙嘆道：「十年讀書，得來只是煩惱與悲愁，究竟知識誤我？我誤知識？」雲青道：「眞是無聊！記得我小的時候，看見別人讀書，十分羨慕，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識，不知怎樣的快樂，若果知道越有知識，越與世不相容，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宗瑩說：「誰說不是呢？就拏我個人的生活說吧！我幼年的時候，沒有兄弟姊妹，父母十分溺愛，也不許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學究，教我讀『毛詩』『左傳』，閒時學作幾首

詩。一天也不出門，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於覺得我很可憐，其實我自己到一點不覺得。後來我有一個親戚，時常講些學校的生活，及各種常識給我聽，不知不覺中把我引到煩惱的路上去，從此覺得自己的生活，樣樣不對不舒服，千方百計和父母要求進學校，進了學校，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件發明了。……豈不是知識誤我嗎？」她們三人的談話，使玲玉受了極深的刺激，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一語不發，雲青無意中望見。因撇了露沙宗瑩走過來，拊在她的肩上說：「你怎樣了？……有什麼不舒服嗎？」玲玉仍是默默無言，搖搖頭回過臉去，那眼淚便撲朔朔滾了下來，她們三人打斷了話頭，拉着她到櫛沐室裏，替她拭乾了淚痕，談些詼諧的話，才漸漸恢復了原狀。

到了晚上，她們四人睡在床上，不住的講這樣說那樣，弄到四點多鐘才睡着了。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車離開北京，宗瑩和雲青送到車站，當火車頭轉動時，玲玉已忍不住嗚咽起來，露沙生性古怪，她遇到傷心的時候，總是先笑，笑夠了，事情過了，她又慢慢回想着獨自垂淚，宗瑩雖喜言情，但她卻不好哭，雲青對於什麼事，好像都不足動心的樣子，這時對着漸去漸遠的露沙玲玉，只是怔怔呆望，直到火車出了正陽門，連影子都不見了她才微微嘆着氣回去了。

在這分別的期中，雲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說：

「雲青：

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人類譬如缸裏的小蟲，無論怎樣聰明，也逃不出人間的束縛。回想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海邊修一座精緻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裏，教那天眞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吃飯，談故事，多少快樂——但是我恐怕這話，永久是理想的呵！你知道宗瑩已深陷於愛情的漩渦裏，玲玉也有愛劍卿的趨勢。雖然這都是她們倆的事，至於我們呢？蔚然對於你陷溺極深，我到上海後，見過他幾次，覺得他比從前沉悶多了。每每仰天長嘆，好像有無限隱憂似的。我屢次問他，雖不曾說明什麼，但對於你的渴慕仍不時流露出來。雲靑：你究竟怎麼對付他呢？你向來是理智勝於感情的；其實這也是她們不到的觀察，對於蔚然的誠摯，能始終不爲所動嗎？況且你對於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絕他的，豈另有苦衷嗎？……

按說我的爲人，在學校裏，同學都批評我極冷淡寡情，其實人間的蟲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矯情吧了！不過有的人喜歡用情——即世上所謂的多情——有的不喜歡用情，一旦若是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摯得多呢？我相信你不是無情，只是深情，你說是不是？

你前封信曾問我梓靑的事，在事實上我沒有和他發生愛情的可能。但愛情是沒有條件的，外來的桎梏，正未必能防範得住呢？以後的結果，實不可預料，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罷了。

雲青接到這封信，受了極大的刺激，用了兩天兩夜的思維，仍不能決定，她只得打電話叫宗瑩來商量，宗瑩問她對於蔚然本身有無問題，雲青答道：「我向來沒有和男子們交接，我覺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於蔚然的人格，我始終信仰，不過我向來理智强於感情，這事的結果，若是很順當的，那末到也沒什麼，若果我父母以爲不應當……或者親戚們有閒話，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報答他的情義，叫我勉强屈就是作不到的。」

宗瑩聽完這話，沉想些時說：「我想你本身若是沒有問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叫他託人對你父母提出，豈不妥當嗎？」雲青懶懶道：「大約也只有這麼辦了，……唉！眞無聊……」她們商量妥當，宗瑩也就回去了。

傍晚的時候，蘭馨來找雲青，談話之間，便提到露沙，蘭馨說：「我前幾天聽見人說，露沙和梓青已發生戀愛了，但梓青已經結了婚，這事將來怎麼辦呢？」

雲青怔怔地看着牆上的風景畫出神，歇了半天說：「這或者是人們的謠傳吧！……我看露沙不至於這麼糊塗！」

「咦！你也不要說這話，……固然露沙是極明白，不至於上當，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强迫的，本沒有愛情可言，他縱對於露沙要求情愛，按眞理說並不算大不道：不過社會上一般人，未免要說閒話罷了。……露沙最近有信嗎？」

「有信對於這事，她也曾說過，但她的主張，怕不至於就會隨隨便便和梓青結婚吧？她向來主張精神生活的，就是將來發生結婚的事情，也總得有相當的機會。」

「其實她近年來，在社會上已很有發展的機會，還是不結婚好，不然埋沒了未免可惜……你寫信還是勸她努力吧！」

她們正談着，一陣電話鈴響，原來是孤雲找蘭馨說話。因打斷了她們的話頭，蘭馨接了電話。孤雲要約她公園玩去，她於是辭了雲青到公園去。

雲青等走後，她便獨自坐在廊子底下，默默沈思：「覺得人生眞是有限，像露沙那種看得破的人，也不能自拔，宗瑩更不用說了……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轉因物！」雲青正在遐想的時候，只見聽差走進來說有客來找老爺，雲青因急急迴避了，到屋裏看了幾頁書，倦上來就收拾睡下。

第二天早晨。雲青才起來，她的父親就叫她去說話，她走進父親的書房，只見她父親縐着眉道：「你認得趙蔚然嗎？」雲青聽了這話，頓時心跳血漲，囁嚅半天說：「聽見過這人的名字，」她父親點頭道：「昨天伊秋先生來，還提起他，我覺得這個人太懦弱了，而且相貌也不魁武，」一壁說着，一壁看着雲青，雲青只是低頭無言，後來她父親又道：「我對於你的希望很大，你應當努力預備些英文，將來有機會，到外國走走才是。」說到這裏，才慢慢站起來走了。

雲青怔怔望着窗外柳絲出神，覺有無限悵惘的情緒，縈繞心田因到書案前，用紙染毫寫信給露沙道：

「露沙：

前信甫發，按書一慰，因連日心緒無聊，未能即覆，抱歉之至！來書以處世多磨，苦海無涯爲言，知露沙感喟之深，子固生性豪爽者，讀到『雄心壯志早隨流水去』之句，令人不

忍爲設地深思也。『不享物質之幸福，亦不願受物質之支配。』誠然但求精神之愉快，閉門讀書，固亦雲唯一之希望，然豈易言乎？

宗瑩與師旭定婚有期矣，聞宗瑩因此事，與家庭衝突，曾陪卻不少眼淚。究竟何苦哉！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亦不過霎時之幻影耳，百年容易，眼見白楊蕭蕭，荒塚纍纍，誰能逃此大限？此誠『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瑩結婚佳期聞在中秋，未知確否，果確，則一時之興尚望露沙能北來，共與其盛，未知如願否？

玲玉事仍未能解決，而兩方愛情則與日俱增，可憐！有限之精神，怎經如許消磨，玲玉爲此事殊苦，不知冥冥之運命將何以處之也！嗟！嗟！造化弄人！

最後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即蔚然之事。雲自幼即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縱新文化之狂浪，汨沒吾頂，亦難洗前此之遺毒，況父母對雲又非惡意，雲又安忍與抗乎？乃近聞外來傳言，又多誤會，以爲家庭強制，實則雲之自身願爲家庭犧牲，何能委責家庭，願露沙有以正之！至於蔚然處，亦望露沙隨時開導，雲誠不願陷人滋深，且願始終以友誼相重，其他問題都非所願聞，否則只得從此休矣！

思緒不寧，言失其序，不幸！不幸！不知無常之天道，伊於胡底也，此祝健康！

雲青」

雲青寫完信後，就到姑媽家找表姊妹們談話去了。

四

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後，和玲玉雖隔得不遠，仍是相見苦稀，每天除陪了母親兄嫂姊妹談話，就是獨坐書齋，看書念詩，這一天十時左右，郵差送信來，一共有五六封，有一封是梓青的信，內中道：——

「露沙吾友：

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我到家以來，只覺無聊。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時，我到學校去找你，雖沒有一次不是相對無言，但精神上已覺有無限的安慰，現在幷此而不能，悵惘何極！

上次你的信說，有時想到將來離開了學校生活，而踏進惡濁的社會生活，不禁萬事灰心，我現雖未出校，已無事不灰心了！平時有說有笑，只是把灰心的事擱起，什麼讀書，什麼事業，祇是於無可奈何中聊以自遣，何嘗有眞樂趣！——我心的苦，知者無人——然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免得他們更和我格格不入了。

我於無意中得交着你，又無意於短時間中交情深刻這步田地！這是我最滿意的事，唉！露沙！這的是我們的一線生機！有無上的價值！

說到『人生不幸』，我是以爲然而不敢深思的，我們所想望的生活，幷不是烏托邦，不可能的生活，都是人生應得的生活；若使我們能夠得到應得的生活，雖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聊且滿意，於不幸的人生中，我們也就勉强自足了！露沙！我連這一層都不敢想到，更

何敢提及根本的『人生不幸！』

你近來身體怎樣，務望自重，有工夫多來信吧！此祝

快樂！

梓青書」

露沙接到信後，只感到萬種凄傷，把那信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直到能背誦了，她還是不忍收起——這實在是她的常態，她生平喜思量，每逢接到朋友們的來信，總是這種情形——她悶悶不語，最後竟滴下淚來，本想即刻寫回信，恰巧蔚然來找，露沙才勉强拭乾眼淚，出來相見。

這時已是黃昏了，西方的豔陽餘輝，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過來，正照在蔚然的臉上，微紅而黑的兩頰邊，似有淚痕，露沙很奇異的問道：「現在怎麼樣？」蔚然悽然說：「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心緒惡劣，要想到西湖，或蘇州跑一趟，又苦於走不開，人生眞是乾燥極了！」露沙只嘆了一聲，彼此緘默約有五分鐘，蔚然才問露沙道：「雲青有信嗎？……我寫了三封信去，她都沒有回我，不知道怎樣，你若寫信時，替我問問吧！」露沙說：「雲青前幾天有信來，她曾叫我勸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終久叫你失望……她那個人作事十分愼重，很可佩服，不過太把自己犧牲了！……你對她到底怎樣呢？」蔚然道：「我對於她當然是始終如一，不過這事也幷不是勉强得來的，她若不肯，當然作罷。但請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終保持從前的友誼好了。」露沙說：「是呀！這話我也和她談過，但是她說爲避嫌疑起見，她只得暫時和你疏遠，便是書信也擬暫時隔絕，等到你婚事已定後，再和你繼續前此友誼……我想雲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對於你絕非無情，不過她爲了父母的意見，寧可犧牲她的一生的幸福……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今年春假雲

青、玲玉、宗瑩、蓮裳，我們五個人，在天津住着，有一天夜裏，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廝併，紅浪碧波，掩映鬥媚，那時候我們坐在日本的神壇的草地上，密談衷心，也曾提起這話，雲青曾說對於你無論如何，終覺抱歉，因爲她固執的緣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創痕，……但是她也絕非木石，所以如此的原因，不願受人訾議罷了。後來玲玉就說：這也沒有什麼訾議，現在比不得從前，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麼忌諱呢？雲青當時似乎很受了感動，就道：『好吧！我現在也不多管了。叫他去進行，能成也罷，不成也罷！我只能順事之自然，至於最後的奮鬥，我沒有如此大魄力——而且鬧起來，與家庭及個人都覺得說來不好聽……』當日我們的談話雖僅此而止，但她的態度可算得很明瞭。我想你如果有決心非她不可，你便可稍緩以待時機。」蔚然點頭道：「暫且不提好了。」

蔚然走後，玲玉恰好從蘇州來，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吳淞去接劍卿去，露沙就留她住在家裏，晚飯後閒談些時，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玲玉就從睡中驚醒，悄悄下了床，梳好了頭。這時露沙也起來了，她們都收拾好了，已經到六點半，因乘車到火車站，距開車才有十分鐘，忙忙買了車票，幸喜車上還有坐位，玲玉臉向車窗坐着，早晨豔陽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嬌美無比，襯着她那似笑非笑的雙靨，好像濃綠叢中的紫蘿蘭，露沙對她怔怔望着。好像在那裏猜謎是的。玲玉回頭問道：「你想什麼？你這種神情，襯着一身雪般的羅衣，直像那寶塔上的女石像呢！」露沙笑道：「算了吧！知道你今天興頭十足，何必打趣我呢？」玲玉被露沙說得不好意思了。仍回過頭去，佯爲不理。

半點鐘過去了，火車已停在吳淞車站。她們下了車，到泊船碼頭打聽，那隻美國來的船，還有兩三個鐘頭才進口。她們便在海邊的長堤上坐下，那堤上長滿了碧綠的青草。海濤怒嘯，綠浪澎湃，但四面寂寥。除了草底的鳴蛩，抑抑悲歌外，再沒有其他的音響和怒浪駭濤相應和了。

兩點多鐘以後，她們又回到碼頭上。只見許多接客的人，已擠滿了，再往海面一看，遠遠的一隻海船，開着慢車冉冉而來，玲玉叫道「船到了！船到了！」她們往前擠了半天，才站了一個地位又等半天，那船才攏了岸，鼓掌的歡聲，和呼喚的笑聲，立刻充溢空際。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望來望去終不見劍卿的影子，十分徬徨。只等到許多人都下了船，才見劍卿提着小皮包，急急下船來，玲玉走向前去。輕輕叫道「陳先生！」劍卿忙放下提包，握着玲玉的手道：「哦！玲玉我眞快活極了！你幾時來的？那一位是你的朋友嗎？……」玲玉說：「是的！讓我給你介紹介紹」因回頭對露沙道：「這位是陳劍卿先生。」又向陳先生道：「這位是露沙女士」彼此相見過。便到火車站上等車。玲玉問道：「陳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嗎？」劍卿道：「已都託付一個朋友，我們便可以直到上海暢談竟日呢！」玲玉默默無言，低頭含笑，把一塊絹帕疊來疊去。露沙只聽劍卿縷述歐美的風俗人情。不久到了上海，露沙託故走了，玲玉和劍卿到半淞園去，到了晚上，玲玉仍回到露沙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蘇州。

過了幾天，玲玉寄來一封信，邀露沙北上，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風寒露冷，黃花遍地，她們乘八月初三早車北上。在路上玲玉告訴露沙，這次劍卿向她求婚，已經不能再堅執了。現在已雙方求家庭的通過，露沙因問她劍卿離婚的手續已辦沒有？玲玉說：「據劍卿說，已不成

問題，因爲那個女子已經有信應允他。不過她的家人故意爲難，但婚姻本是兩方同意的結合，豈容第三者出來勉强，並且那個女子已經到英國留學去了。……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那個女子罷了！」露沙沈吟道：「你到沒什麼對不住她。不過劍卿據什麼條件一定要和這女子離婚呢？」玲玉道：「因爲他們定婚的時候，並不是直接的，其間曾經第三者的介紹，而那個介紹人又不忠實，後來被劍卿知道了，當時氣得要死，立刻寫信回家，要求家裏替他離婚，而他的家庭很頑固，去信責備了他一頓，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只有自己出馬，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那個女子，陳說利害。那個女子倒也明白，很爽快就答應了他，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家人，意思是說，婚姻大事，本應由兩個男女，自己作主，父母所不能强逼，現在劍卿旣覺得和她不對，當然由他離異等語，不過她的家人，十分不快，一定不肯把訂婚的憑證退還，所以前次劍卿向我求婚，我都不肯答應。……但是這次他再三的哀求，我眞無法了，只得答應了他。好在我們都有事業的安慰，對於這些事都可隨便。」露沙點頭道：「人世的禍福正不可定，能遊嬉人間也未嘗不是上策呢？」

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後，就在中學裏擔任些鐘點，這時她們已經都畢業了。雲青、宗瑩、露沙、玲玉都在北京，只有蓮裳到天津女學校教書去了。蓮裳在天津認識了一個姓張的青年，不久她們便發生了戀愛，在今年十月十號結婚，她們因約齊一同到天津去參與盛典。

蓮裳隨遇而安的天性，所以無論處什麼環境，她都覺得很快活，結婚這一天，她穿着天邊彩霞織就的裙衫，披着秋天白雲網成的軟綃，手裏捧着滿蓄着愛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禮堂的中間，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有的批評她的衣飾，只有玲玉、宗瑩、雲青、露沙四個人，站

在蓮裳的身傍，默默無言。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裏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海濱的聯袂倩影，現在已少了一個。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她們越思量越傷心，露沙便覺不能支持，不到禮完她便悄悄地走了。回到旅館裏傷感了半天，直至玲玉她們回來了，她兀自淚痕不乾，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

從天津回來以後，露沙的態度，更見消沉了。終日悶悶不語，玲玉和雲青常常勸她到公園散心去，露沙只是搖頭拒絕。人們每提到蓮裳，她便淚盈眼簾，悽楚萬狀！有一天晚上，月色如水，幽景絕勝，雲青打電話邀她家裏談話，她勉強打起精神，坐了車子，不到一刻鐘就到了。這時雲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塊雲母石上坐着，露沙因也上了山，並肩坐在那塊長方石上，雲青說：「今夜月色眞好，本打算約玲玉宗瑩我們四個人，淸談竟夜，可恨劍卿和師旭把她們倆件住了不能來——想想朋友眞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眞是相依爲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我眞是太相信人了！」露沙說：「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固然不免孤另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總而言之，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是早些覺悟，求慰於自己吧！」露沙說完不禁心酸，對月怔望，雲青也覺得十分悽楚，歇了半天，才嘆道：「從前玲玉老對我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曾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露沙說：「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

她們直談到夜深更靜,仍不想睡。後來雲青的母親出去招呼她們去睡，她們才勉強進去睡了。

露沙從失望的經驗裏，得到更孤僻的念頭，便是對於最信仰的梓青，也覺淡漠多了。這一天正是星期六，七點多鐘的時候，梓青打電話來邀她看電影，她竟拒絕不去，梓青覺得她的態度變得很奇怪。當時沒說什麼，第二天來了一封信道：

「露沙！

我在世界上永遠是孤零的呵！人類眞正太慘刻了！任我流涸了淚泉；任我粉碎了心肝，也沒有一個人肯爲我叫一聲可憐！更沒有人爲我灑一點半滴的同情之淚！便是我向日視爲一線的光明。眼見得也是暗淡無光了！咳！露沙！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訴我說：『前頭沒有路了！』那末我決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任這一錢不值的軀殼，隨萬丈飛瀑而去也好；併頹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好；到那時我一切顧不得了。就是殘苟的人類，打着得勝鼓宣佈凱旋，我也只得任他了……咳！心亂不能更續，順祝

康健！

梓青」

露沙看完這封信，心裏就像萬弩齊發，痛不可忍，伏在枕上嗚咽悲哭，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人世的謎始終打不破，一面又覺得對不住梓青，使他傷感到這步田地，知情交戰，苦苦不休，但她天性本富於感情，至於平日故爲曠達的主張，只不過一種無可如何的呻吟。到了這種關頭，自然仍要爲情所勝了，況她生平主張精神的生活，她有一次給蓮裳一封信。裏頭有一段說：

「許多聰明人，都勸我說：『以你的地位和能力在社會上很有發展的機會，爲什麼作繭自束

呢？』這話出於好意者的口裏，我當然是感激他，但是一方我卻不能不怪他，太不諒人了！……若果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吃飯穿衣服兩件事，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濤裏了，豈有今日？……我覺得宛轉因物，爲世所稱，倒不如行我所適，永垂罵名呢？乾枯的世界，除了精神上，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還有別的可滋生趣嗎？……」

露沙的志趣，既然是如此，那末對於梓青十二分懇摯的態度，能不動心嗎？當時拭乾了淚痕，忙寫了一封信，安慰梓青道：

「梓青：

你的信來，使我不忍卒讀！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渦所以我幾次三番，想使你覺悟，捨了這九死一生的前途，另找生路；誰知你竟誤會我的意思，說出那些痛心話來！唉！我眞無以對你阿！

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寶貴，就是能彼此諒解的知己，我在世上混了二十餘年，不遇見你，固然是遺憾千古，既遇見你，也未嘗不是夙孽呢？……其實我生平不是講精神生活的，形跡的關係有無，都不成問題，不過世人太苛毒了！對於我們這種的行徑，排斥不遺餘力，以爲這便是大逆不道，含沙射影，使人難堪，而我們又都是好強的人，誰能忍此？因而我的態度常常若離若即，並非對你信不過，誰知竟使你增無限苦楚。唉！我除向你誠懇的求恕外，還有什麼話可說！願你自己保重吧！何苦自戕過甚呢？祝你

精神愉快！

露沙」

梓青接到信後，又到學校去會露沙，見面時，露沙忽觸起前情，不禁心酸，淚水幾滴了下來，但怕梓青看見，故意轉過臉去，忍了半天，才慢慢抬起頭來，梓青見了這種神情，也覺十分悽楚，因此相對默默，一刻鐘裏一句話也沒有。後來還是露沙問道：「你才從家裏來嗎？這幾天蔚然有信沒有？」梓青答道：「我今天一早就出門找人去了，此刻從于農那裏來，蔚然有信給于農，我這裏有兩三個禮拜沒接到他的信了。」露沙又問道：「蔚然的信說些什麼？」梓青道：「聽于農說，蔚然前兩個星期，接到雲青的信，拒絕他的要求後，苦悶到極點了，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醉後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裏，因爲只有他一個獨子，很希望早些結婚，因催促他向他方面進行，究竟怎麼樣還說不定呢，不過他精神的創傷也就夠了。……雲青那方面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嗎？」

「這事眞有些難辦，雲青又何嘗不苦痛？但她寧願眼淚向裏流，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至於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以爲她旣不提起，自然並不是非蔚然不嫁。那末拏一般的眼光，來衡量蔚然這種沒有權衡的人，自難入他們的眼，又怎麼知道雲青對他的人格十分信仰呢？我見這事，蔚然能放下，仍是放下吧！人壽幾何？容得多少磨折？」

梓青聽見露沙的一席話，點頭道：「其實雲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奮鬬一點，這事自可成功……若果她是堅持不肯，我想還是勸蔚然另外想法子吧！不然怎麼了呢？」說到這裏，便停頓住了，後來梓青又向露沙說：「……你的信我還沒覆你，……都是我對不住你，請你不要再想吧！」說到這裏眼圈又紅了。露沙說：「不必再提了，總之不是寃家不對頭！……你明天若有工

夫，打電話給我，我們或者出去玩，免得悶着難受。」梓青道：「好！我明天打電話給你，現在不早了，我就走吧，」說着站起來了。露沙送他到門口，又回學校看書去了。

　宗瑩本來打算在中秋節結婚，因爲預備來不及，現在改在年底了。而師旭彷彿是急不可待，每日下午都在宗瑩家裏直談到晚上十點，才肯回去，有時和宗瑩攜手於公園的蒼松蔭下，有時聯舞於北京飯店跳舞場裏，早把露沙和雲青諸人丟在腦後了。有時遇到，宗瑩必縷縷述說某某夫人請宴會，某某先生請看電影，簡直忙極了，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露沙見了她這種情形，更覺格格不入，有時覺得實在忍不住了。因苦笑對宗瑩說：「我希望你在快樂的時候，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宗瑩聽了這話，似乎很能感動她。但她確不肯認她自己的行動是改了前態，她必定說：「我每天下午還要念兩點鐘英文呢？」露沙不願多說，不過對於宗瑩的情感，一天淡似一天，從前一刻不離的態度，現在竟弄到兩三個星期不見面，縱見了面也是相對默默，甚至於更引起露沙的傷感。

　宗瑩結婚的上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裏住下，宗瑩自己繡了一對枕頭，還差一點不曾完工，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並因爲宗瑩的原故，努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這一夜她們家裏的人忙極了，並且還來了許多親戚，來看她試妝的。露沙嫌煩，一個人坐在她父親的書房，替她作枕頭。後來她父親走了進來，和她談話之間，曾嘆道：「宗瑩眞沒福氣呵！我替她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她不要，唉！若果你們學校的人，有和那個姓祝的結婚，眞是幸福！不但學問好，而且手腕極靈敏，將來一定可以大闊的。……他待宗瑩也不算薄了，誰知宗瑩竟看不上他！」露沙不

好回答什麼，只是含笑唯諾而已。等了些時她父親出去了，宗瑩打發老媽子來請露沙吃飯，露沙放下針線，隨老媽子到了堂屋，許多豔裝麗服的女客，早都坐在那裏，露沙對大家微微點頭招呼了，便和宗瑩坐在一處。這時宗瑩收拾得額覆捲髮，凸凹如水上波紋，耳垂明瑺，燦爛與燈光爭耀，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緞袍，手上戴着訂婚的鑽石戒指，銳光四射，露沙對她不住的端相，覺得宗瑩變了一個人。從前在學校時，彷彿是水上沙鷗，活潑清爽。今天卻像籠裏鸚鵡，毫無生氣。她板板地坐在那裏，任人凝視，任人取笑，她只低眉默默，陪着那些釵光鬢影的女客們吃完飯。叫人母親來替她把結婚時要穿的禮服，一齊換上。祖宗神位前面點起香燭，鋪上一塊大紅氈子。叫人扶着宗瑩向上叩了三個頭。後來她的姑母們，又把她父母請出來，宗瑩也照樣叩了三個頭。其餘別的親戚們也都依次拜過。又把她扶到屋裏坐着。露沙看了這種情形，好像宗瑩明天就是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宗瑩已經告一結束，又見她的父母都悽悽悲傷。更禁不住心酸，但人前不好落淚，仍舊獨自跑到書房去，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淚，後來客人都散了，宗瑩來找她去睡覺。她走進屋子，一言不發，忙忙脫了外頭衣服，上牀臉向裏睡下。宗瑩此時也覺得有些悽惶，也是一言不發的睡下，其實各有各的心事，這一夜何曾睡得着。第二天天才朦朧露沙回過臉來，看見宗瑩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瑩！從此大事定了！」說着涕淚交流，宗瑩也覺得從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話，十分傷心，不免伏枕嗚咽。後來還是露沙怕宗瑩的母親忌諱，忙忙勸住宗瑩。到七點鐘大家全都起來了，忙忙地收拾這個，尋找那個，亂個不休，到十二點鐘，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那種悲壯的聲調，更攪得人肝腸裂碎，露沙等宗瑩都裝飾好了。握着她的手說：

「宗瑩！願你前途如意！我現在回去了，禮堂上沒什麼意思，我打算不去，等過兩天我再來看你吧！」宗瑩只低低應了一聲，眼圈已經紅潤了，露沙不敢回頭，一直走了。

露沙回到家裏，懨懨似病，飲食不進，悶悶睡了兩天，有一天早起家裏忽來一紙電報，說她母親病重，叫她即刻回去。露沙拏着電報，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脈，差不多都凝住了，只覺寒戰難禁。打算立刻就走，但火車已開過了，只得等第二天的早車，但這一下半天的光陰，眞比一年還難挨。盼來盼去，太陽總不離樹梢頭，再一想這兩天一夜的旅程，不獨悽寂難當，更怕趕不上與慈母一面，疑怕到這裏，心頭陣陣酸楚，早知如此，今年就不當北來！

好容易到了黃昏。宗瑩和雲青都聞信來安慰她，不過人到眞正憂傷的時候，安慰決不生效果，並且相形之下，更觸起自己的傷心來。

夜深了，她們都回去，露沙獨自睡在床上，思前想後，記得她這次離家時，母親十分不願意，臨走的那天早起，還親自替她收拾東西，叮囑她早些回來，——如果有意外之變，將怎樣？她越思量越悽楚！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恩恩上了火車，蓮裳這時也在北京，她到車站送她，蓮裳悟然的神情，使露沙陡懷起，距此兩年前，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時候，她到蓮裳家裏，問候她母親的病，誰知那時她母親正斷了氣，蓮裳投在她懷裏，哀哀地哭道：「我從今以後沒有母親了！」一呵！那時的悽苦，已足使她淚落聲咽。今若不幸，也遭此境遇，將怎麼辦？覺得自己的身世眞是可憐，七歲時死了父親，全靠阿母保育教養。有缺憾的生命樹，才能長成到如今，現在不幸的消息，又臨到頭上。……若果再沒有母親，伶仃的身世，還有什麼勇氣和生命的阻礙爭

鬭呢?她越想越可怕,禁不住握着蓮裳的手,嗚咽痛哭。蓮裳見景傷情,也不免懷母陪淚,但她還極誠摯的安慰她說:「你不要傷心,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經好了,也說不定——並且這一路上,你獨自一個,更須自己保重,倘若急出病來,豈不更使伯母懸心嗎?」露沙這時卻不過蓮裳的情,遂極力忍住悲聲。

後來雲青和永誠表妹都來了。露沙見了她們,更由不得傷心,想每回南旋的時候,雖說和她們總不免有惜別的意思,但因抱着極大的希望——依依於阿母肘下,同兄嫂妹妹等圍繞於阿母膝前如何的快活,自然便把離愁淡忘了,旅程也不覺悽苦了。但這一次回去,她總覺得前途極可怕,恨不得立時飛到阿母面前。而那可恨的火車,偏偏遲遲不開,等了好久,才聽鈴響,送客的人紛紛下車,宗瑩蓮裳她們也都和她握手言別,她更覺自己伶仃得可憐,不免又流下淚來。

在車上只是昏昏懨懨,好容易盼到天黑,又盼天亮,念到阿母病重,就如墮身深淵,渾身起慄,淚落不止。

不久車子到了江邊,她獨自下了車,只覺渾身疲軟,飄飄忽忽上了渡船,在江裏時,江風尖利,她的神智略覺清爽,但望着那奔騰的江浪,只覺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驚怕,唉!上帝!若果這時明白指示她母親已經不在人間了,她一定要藉着這海浪綴成的天梯,去尋她母親去……

過了江上了,滬寧車,再有六七個鐘頭到家了,心裏似乎有些希望,但是驚懼的程度,更加甚了,她想她到家時,或者阿母已經不能說話了,她心裏要怎樣的難受?——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絕人——病是很平常的事,何至於一病不起呢?

那天的車偏偏又誤點了，到上海已經十二點半鐘，她急急坐上車奔回家去，離家門不遠了，而急迫和憂疑的程度，逐層加增，只有極力噓氣，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車子將轉彎了，家門可以遙遙望見，母親所住的屋子，樓窗緊閉，燈火全熄，再一看那兩扇黑門上，糊着白雪的喪紙，她這時一驚，只見眼前一黑，便昏暈在車上了，過了五分鐘才清醒過來，等不得開門，她已失聲痛哭了，等到哥哥出來開門時，蔴衣如雪，涕淚交下，她無力的撲在靈前，哀哀喚母，但是桐棺三寸，已隔人天，露沙在靈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更不支，竟寒熱交作臥病一星期，才漸漸好了。

露沙在母親的靈前守了一個月，每天對着阿母的遺照痛哭，朋友們來函勸慰，更提起她的傷心。她想她自己現在更沒牽掛了，把從前朋友們寫的信，都從書箱裏拏出來，一封封看過，然後點起一把火燒了。覺得眼前空明，心底乾淨。並且決心任造物的播弄，對於身體毫不保重，生死的關頭，已經打破。有一天夜裏她夢見她的母親來了，彷彿記起她母親已死，痛哭起來，自己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看，星月依稀，四境悽寂，悄悄下了床，把電燈燃着，對着母親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場。然後含淚寫了一封信給梓青道：——

「梓青：

可憐無父之兒復抱喪母之恨，蒼天何極，絕人至此——清夜挑燈，血淚沾襟矣！

人生朝露，而憂患偏多，自念身世，愴懷無限！阿母死後，益少生趣。沙非敢與造物者抗，特雨後梨花，不禁摧殘，後此作何結局，殊不可知耳！

目下喪事已楚，友輩頻速北上，沙亦不願久居此地，蓋觸景傷情，悲愁益不勝也！梓青

來函，責以大義，高誼可感。唯沙經此折磨，灰冷之心，有無復燃之望，實敢不必。此後惟飄泊天涯，消沉以終身，誰復有心與利祿徵逐，隨世俗浮沈哉，望梓青勿復念我。好自努力可也。

沙已決明旦行矣。申江雲樹，不堪回首，嗟乎！冥冥天道，安可論哉？……露沙」

露沙寫完信後，天已發亮。因把行李略略檢楚，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車站送她。臨行淒凉，較昔更甚，大家灑淚而別。露沙到京時，雲青曾到車站接她，並且告訴她，宗瑩結婚後不到一個月，便患重病，現在住在醫院裏，露沙覺得人生眞太無聊了！黃金時代已過，現在好像秋後草木，只有飄零罷了！

玲玉這時在上海，來信說半年以內就要結婚，露沙接信後，不像前次對於宗瑩蓮裳那種動心了，只是淡淡寫了一封賀她成功的信。這時露沙昔日的朋友，一個個都星散了。北京只賸了一個雲青和久病的宗瑩，至於孤雲和蘭馨，雖也在北京，但露沙輕易不和她見面，所以她最近的生活，除了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外，回來只有昏睡。她這時住在舅舅家裏，表妹們看見她這樣，都覺得很可憂的。想盡種種方法，來安慰她，不但不能止她的愁，而且每一提起，她更要痛哭。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極好，恐怕能安慰她的只是他了，因給梓青寫了一封信道：

「梓青先生：

我很冒昧給你寫信，你一定很奇怪吧？你知道我表姊近來的狀況怎樣嗎？她自從我姑母死後，更比從前沈默了！每天的枕頭上的淚痕，總是不乾的，我們再三的勸慰，終無益於

事，而她的身體本來不好，那經得起此種的隱憂呢！你是她很好的朋友，能不能想個法子安慰她？我盼望你早些北來，或者可稍殺她的悲懷！

我們一家人，都爲她擔憂，因爲她向來對於人世，多抱悲觀，今更經此大故，難保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要說起她，也實在可憐，她！自幼所遇見的事，已經很使她感覺世界的冷苛，現在母親又棄她而去，一個人四海飄泊，再有勇氣的人，也不禁要志餒心灰呵！你有方法轉移她的人生觀嗎？盼望得很，再談吧！此祝

康樂！

露沙的表妹上」

露沙這一天早起，覺得頭腦十分沈悶，因走到院子裏站了半晌，才要到屋裏去梳頭，聽差的忽進來告訴她說，有一個姓朱的來訪，她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誰，走到客廳，看見一個女子，面上微麻，但神情眼熟得很，好像見過似的，凝視了半天，才駭然問道：「你是心悟嗎？我們三年多不見了！……你從那裏來？前些日子竹孫有信來，說你去年出天花，很危險，現在都康全了？」心悟愔然道：「人事眞不可料，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幾歲，還免不了出這場天災，我早想寫信給你，但我自病後心情灰冷，每逢提筆寫信，就要觸動我的傷感。人們都以我病好了，來稱賀我！其實能在那時死了，比這樣活着强得多呢？」露沙說：「災病是人生難免的，好了自然值得稱賀，你爲什麼說出這種短氣的話來？」心悟被露沙這麼一問，彷彿受了極大的刺激般，低頭哽咽，歇了半天，她才說：「我這病已經斷送了我夢想的前途，還有什麼生趣？」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只爲不過她一時的感觸，不願多說，因用別的話叉開，談了些江浙的風俗，心悟也就走了。

過了幾天，蘭馨來談，忽問露沙說：「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經解除婚約了嗎？」露沙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怪道那天她那樣情形呢？」蘭馨因問什麼情形，露沙把當日的談話告訴她。蘭馨嘆道：「作人眞是苦多樂少，像心悟那樣好的人，竟落到這步田地？眞算可憐！心悟前年和一個青年叫王文義的訂婚，兩個人感情極好，已經結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來，病勢十分沉重，直病了四個多月才好，好了之後，臉上便落了許多痳點，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偏偏心悟古怪心腸，她說：「男子娶妻，沒有一個不講究容貌的，王文義當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過因愛她的貌，現在貌旣殘缺，還有什麼可說，王文義縱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話，而他的家人已經有閒話了。與其結婚後使王文義不滿意，到的如先自己退婚呢！」心悟這種的主張發表後，她的哥哥曾勸止她，無奈她執意不肯，無法只得照她的話辦了。王文義起初也不肯答應，後來經不起家人的勸告，也就答應了。離婚之後心悟雖然達到目的，但從此她便存心逃世，現在她哥哥姊妹們都極力勸她。將來怎麼樣，還說不定呢？」蘭馨說完了，露沙道：「怎麼年來竟是這些使人傷心的消息呵！心悟從前和我在中學同校時，是個極活潑勇進的人，現在只落得這種結果，唉！前途茫茫，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不久蘭馨走了。露沙正要去看心悟，郵差忽送來一封信，是梓青寄的。她拆開看道：

「露沙！露沙！

你眞忍決心自戕嗎？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殘忍的，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不止你一個人呵！你縱不愛惜自己，也當爲那同病的人，稍留餘地！你若決絕而去，那同病者豈

不更感孤零嗎？

露沙！我唯有自恨自傷，沒有能力使你減少悲懷，但是你曾應許我作你唯一的知己，那末你到極悲痛的時候，也當爲我設想，若果你竟自絕其生路，我的良心當受何種酷責？唉！露沙！在形式上，我固沒有資格來把你孤寂的生活，變熱鬧了。而在精神上，我極誠懇的求你容納我，把我火熱的心魂，伴着你蕭條空漠的心田，使她開出燦爛生趣的花，我縱因此而受任何苦楚，都不覺悔的，露沙！你應允我吧！

我到京已兩日，但事忙不能立時來會你，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裏來，請你不要出去。別的面談，祝你快活！

梓青」

露沙看過信後，不免又傷感了一番，但覺得梓青待她十分誠懇，心裏安慰許多，第二天梓青來看她，又勸她好些話，幷拉她到公園散步，露沙十分感激他，因對梓青道：「我此後的歲月，只是爲你而生！」梓青極受感動，一方面覺得露沙引自己爲知己，是極榮幸的，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又萬感叢集，明知若無這層阻礙，向露沙求婚，一定可操左劵，現在竟不能。有一次他曾向露沙微露要和她妻子離婚的意思，露沙悽然勸道：「身爲女子，已經不幸！若再被人離棄，還有生路嗎？況且因爲我的緣故，我更何心？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無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過不去，……不過我們相知相諒，到這步田地；申言絕交，自然是矯情。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而兩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況且我是劫後餘灰，絕無心情，因結婚而委身他人，若果天不絕我們，我們能因相愛之故，

在人類海裏，翻起一堆巨浪，也就足以自豪了！」梓青聽了這話，雖極相信露沙是出於眞誠，但總覺得美中不足，仍不免時時悵惘。

過了幾個月，蔚然從上海寄來一張紅帖，說他已與某女士訂婚了，這帖子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請她轉寄給雲青的，雲青接到帖子以後，曾作了一首詩賀蔚然道：——

「燕語鶯歌，

不是讚美春光嬌好，

是賀你們好事成功了！

祝你們前途如花之燦爛！

謝你們釋了我的重擔！」

雲青自得到蔚然訂婚消息後，轉比從前覺得安適了，每天努力讀書，閒的時候，就陪着母親談話，或教弟妹認字，一切的交遊都謝絕了，便是露沙也不常見，有時到醫院看看宗瑩的病，宗瑩病後，不但身體孱弱，精神更加萎靡，她曾對露沙說：「我若病好了，一定極力行樂，人壽幾何？並且像我這場大病，不死也是僥倖，還有什麼心和世奮鬥呢！」露沙見她這種消沉，只是悽楚，也沒什麼話可說。

過了半年宗瑩病雖好了，但已生了一個小孩子，更不能出去服務了。這時雲青全家要回南，雲青在北京教書，本可不回去，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國求學，母親在家無人侍奉，所以她決計回去。當臨走的前一天，露沙約她在公園話別，她們到公園時才七點鐘，露沙揀了海棠蔭下的一個

茶座，邀雲青坐下。這時園裏遊人稀少，晨氣清新，一個小女娃，披着滿肩柔髮，穿着一件洋式水紅色的衣服，露出兩個雪白的膝蓋，沿着荷池，跑來跑去，後來蹲在草地上，採了一大堆狗尾巴草，隨身坐在碧綠的草上，低頭凝神編玩意，露沙對着她怔怔出神，雲青也仰頭向天上之行雲望着，如此靜默了好久，雲青才說：「今天蘭馨原也說來的，怎麼還不見到？」露沙說：「時候還早，再等些時大概就來了。……我們先談我們的吧！」雲青道：「我這次回去以後，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露沙說：「我總希望你暑假後再來！不然你一個人回到孤僻的家鄉，固然可以遠世慮，但生氣未免太消沉了！」雲青悽然道：「反正作人是消磨歲月，北京的政局如此，學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而且世途多難，我們又不慣與人徵逐，到不如回到鄉下，還可以享一點清閑之福。閉門讀書是未嘗不是人生樂事！」她說到這裏，忽然頓住，想了一想又問露沙道：「你此後的計劃怎樣？」露沙道：「我想這一年以內，大約還是不離北京，一方面仍理我教員的生涯，一方面還想念點書，一年以後若有機會，打算到瑞士走走；總而言之，我現在是赤條條無牽掛了。作得好呢，無妨繼續下去，不好呢，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碧玉宮中，就是我的歸局了。」雲青聽了這話，露出很悲涼的神氣嘆道：「眞想不到人事變幻到如此地步，兩年前我們都是活潑極的小孩子，現在嫁的嫁，走的走，再想一同在海邊上遊樂，眞是作夢，現在蓮裳、玲玉、宗瑩都已有結果，我們前途茫茫，還不知如何呢？……我大約總是爲家庭犧牲了。」露沙插言道：「還不至如是吧！你縱有這心，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雲青道：「那倒不成問題，只要我不點頭，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露沙道：「人生行樂罷了，也何必過於自苦！」雲青道：「我並不是自

苦……不過我既已經過一番磨折，對於愛情的路途，已覺可怕，還有什麼興趣再另外作起？……昨天我到叔叔家裏，他曾勸我研究佛經，我覺得很好，將來回家鄉後，一切交遊都把她謝絕，只一心一意讀書自娛，至於外面的事，一概不願聞問。若果你們到南方的時候，有興來找我，我們便可在堤邊垂釣，月下吹簫，享受淸雅的樂趣，若有興致，作些詩歌，不求人知，只圖自娛。至於對社會的貢獻，也只看機會許我否，一時尙且不能決定。」

她們正談到這裏，蘭馨來了，大家又重新入座，蘭馨說：「我今天早起有些頭昏，所以來遲！你們談些什麼？」雲青說道：「反正不過說些牢騷悲抑的話。」蘭馨道：「本來世界上就沒有不牢騷的人，何怪人們愛說牢騷話！……但是我比你們更牢騷呢！你知道嗎？我昨天又和孤雲生了一大場氣。孤雲的脾氣眞可算古怪透了。幸虧是我的性子，能處處俯就她，才能維持這三年半的交誼，若是遇見露沙，恐怕早就和她絕交了！」雲青道：「你們昨天到底爲什麼事生氣呢？」蘭馨嘆道：「提起來又可笑又可氣，昨天我有一個親戚，從南邊來，我請他到館子喫飯，我就打電話邀孤雲來，因爲我這親戚，和孤雲家裏也有來往，並且孤雲上次回南時也曾會過他，所以我就邀她來，誰知她在電話裏冷冷地道：『我一個人不高興跑那麼遠去。』其實她家住在東城，到西城來也並不遠，不過半點鐘就到了！——我就說：『那末我來找你一同去吧！』她也就答應了，我後來巴巴從西城跑到東城，陪她一齊來，我待她也就沒什麼對不住她了。誰知我到了她家，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說：『這怪熱的天我眞懶出去。』我說：『今天還不大熱，好在路並不十分遠，一刻就到了。』她聽了這話才和我一同走了。到了飯館，她只低頭看她的小

說；問她吃什麼菜？她縐着眉頭道：『隨便你們挑吧。』那末我就挑了，吃完飯後，我們約好一齊到公園去。到了公園我們正在談笑，她忽然板起臉來說：『我不耐煩在這裏老坐着，我要回去，你們在這裏暢談吧！』說完就立刻嚷着『洋車！洋車！』我那親戚看見她這副神氣，很不好過，就說：『時候也不早了，我們一齊回去吧。』孤雲說：『不必！你們談得這麼高興，何必也回去呢？』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覺得很對不住那親戚，使人家如此的難堪！……一面又覺得我眞不值！我自和她交往以來，不知陪卻多少小心！在我不過覺得朋友要好，就當全始全終……並且我的脾氣，和人好了，就不願和人壞，她一點不肯原諒我，我想想眞是痛心！當時我不好發作，只得忍氣吞聲，把她招呼上車，別了我那親戚，回學校去，這一夜簡直不曾睡覺，想起來就覺傷心，」她說到這裏，又對露沙說：「我眞信你說的話，求人諒解是不容易的事！我爲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

雲青道：「想不到孤雲竟怪僻到這步田地？」露沙道：「其實這種朋友絕交了也罷！……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强不合而爲合，你們這種的勉强維持，兩方都感苦痛，究竟何苦來？」

蘭馨沉思半天道：「我從此也要學露沙了！——不管人們怎麼樣，我只求我心之所適，再不輕易交朋友了。雲青走後可談的人，除了你（向露沙說）也沒有別人，我倒要關起門，求求慰安於文字中。與人們交接，眞是苦多樂少呢？」雲青說：「世事本來是如此，無論什麼事，想到究竟都是沒意思的。」

她們說到這裏，看看時候已不早，因一齊到來今雨軒吃飯，飯後青雲回家，收拾行裝，露

沙、蘭馨和她約好了，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車站見面，也就回去了。

雲青走後，露沙更覺得無聊，幸喜這時梓青尙在北京。到苦悶時，或者打電話約他來談，或者一同出去看電影。這時學校已放了暑假，露沙更閒了，和梓青見面的機會很多，外面好造謠言的人就說她和梓青不久要結婚，並且說露沙的前途很危險，這話傳到露沙耳裏，十分不快，因寫一封信給梓青說：——

「梓青！

吾輩夙以坦白自勉，結果竟爲人所疑，黑白倒置，能無悵悵！其實此未始非我輩自苦，何必過尊重不負責任之人言，使彼喜含毒噴人者，得逞其技倆，弄其狡獪哉？

沙履世未久，而懷懼已深！覺人心險惡，甚於蛇蝎！地球雖大，竟無我輩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濁世，同歸於極樂世界耳！唉！傷哉！

沙連日心緒惡劣，蓋人言嘖嘖；受之難堪！不知梓青亦有所聞否？世途多艱，吾輩將奈何？沙怯懦勝人，何況刺激頻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驚震之憂矣！梓青其何以慰我？

臨楮悽惶，不盡欲言，順祝

康健！

露沙上」

梓青接到信後，除了極力安慰露沙外，亦無法制止人言，過了幾個月，梓青因友人之約，將要離開北京，但是他不願抛下露沙一個人，所以當未曾應招之前，和露沙商量了好幾次，露沙最初聽見他要走，不免覺得悵悵，當時和梓青默對至半點鐘之久，也不曾說出一句話來。後來回到

家裏，獨自沉沉想了一夜，覺得若不叫梓青去，於他將來發展的機會，未免有礙，而且也對不起社會，想到這裏，一種激壯之情潮湧於心，第二天梓青來，露沙對他說：「你到南邊去的事情，你就決定了吧！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負，——至於我們暫時的分別，很算不了什麼？况我們的愛情也當有所寄託，若徒然相守，不但日久生厭，而且也不是我們的夙心。」梓青聽了這話，仍是猶疑不決道：「再說吧！能不去我還是不去。」露沙道：「你若不去，你就未免太不諒解我了！」說着悽然欲泣，梓青這才說：「我去就是了！你不要難受吧！」露沙這才轉悲爲喜，和他談些別後怎樣消遣，並約年假時梓青到北京來。他們直談到日暮才別。

雲青回家以後曾來信告訴露沙，他近來生活十分清靜，並且已開始研究佛經了，出世之想較前更甚，將來當買田造廬於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導弟妹十分快樂。露沙聽見這個消息，也很覺得喜慰，不過想到雲青所以能達到這種的目的，因爲他有母親，得把全副的心情，都寄託在母親的愛裏，若果也像自己這樣漂零的身世，——便怎麼樣？她想到這裏不禁又傷感起來。

有一天露沙正在書房，看「茶花女遺事」，忽接到雲青的來信裏頭附着一篇小說。露沙打開一看，見題目是「消沉的夜」，其內容是：——

「只見慘綠色的光華，充滿着寂寞的小園，西北角的榕樹上，宿着啼血的杜鵑，悽悽哀鳴，樹蔭下坐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女郎，凝神仰首。那時正是暮春時節，落花亂瓣，在清光下飛舞，微風吹縐了一池的碧水；那女郎沈默了半晌，忽輕輕嘆了一口氣，把身上的花瓣輕輕拂拭了，走

到池旁，照見自己瘦削的容顏，不覺吃了一驚，暗暗嘆道：『原來已憔悴到這步田地！』她如悲如怨，倚着池傍的樹幹出神，迷忽間，彷彿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青年，對她苦笑，似乎說：『我赤裸裸的心已經被你拏去了，現在你竟弄了我！唉！』那女郎這時心裏一痛，睜眼一看，原來不是什麼青年，只是那兩竿翠竹臨風搖搖罷了。

這時月色已到中天，春寒兀自威凌逼人，她便慢慢踱進屋裏去了，屋裏的月光，一樣的清如水，她便擁衾睡下，朦朧之間，只見一個女子，身披白絹，含笑對她招手，她便跟了去，走到一所樓房前，樓下屋窗內，燈光亮極，她細看屋裏，有一個青年的女子，背燈而坐，手裏正拏着一本書，側首凝神，好像聽她旁邊坐着的男子講什麼似的，她看那男子的面容極熟，就是那個瘦削身材的青年，她不免將耳頭靠在窗上細聽，只聽那男子說：『……我早應當告訴你，我和那個女子交情的始末，她行止很端莊，性情很溫和，若果不是因爲她家庭的固執，我們一定可以結婚了。——不過現在已是過去的事，我述說愛她的事實，你當不至怒我吧！』那青年說到這裏，回頭望着那女子，只見那女子含笑無言——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說：『我到不怒你向我述說愛她的事實，我只怒你爲什麼不始終愛她呢？』那青年似露着悲涼的神情說：『事實上我固然不能永遠愛她，但在我的心象裏卻始終沒有忘了她呢？——』她聽到這裏，忽然想起那人，便是從前向她求婚的人，他所說女子，就是自己，不覺想起往事，心裏不免悽楚。因掩面悲泣，忽見剛才引她來的白衣女郎，又來叫她道：『已往的事，悲傷無益，但你要知道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這戴紫金冠的魔鬼剝奪了！你看那不是他又來了！』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果見有一

個青面獠牙的惡鬼，戴着金碧輝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個大字是『禮教勝利』。她看到這裏，心裏一驚就醒了，原來是個夢，而自己正睡在床上，那消沉的夜已經將要完結了，東方已經發出淸白色了。」

露沙看完雲青這篇小說，知道她對蔚然仍未能忘情，不禁爲她傷感，悶悶枯坐無心讀書，後來蘭馨來了，才把這事忘懷，蘭馨告訴她年假要回南，問露沙去不去，露沙本和梓青約好，叫梓青年假北來，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說他事情太忙，一時放不下，希望露沙南來，因此露沙就答應蘭馨，和她一同南去。

到南方後，露沙回家，到父母的墳上祭掃一番，和兄妹盤桓幾天，就到蘇州看玲玉，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露沙在她家裏住了一星期。後來梓青來找她，因又回到上海。

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靜安寺路一帶散步，梓青對露沙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不知肯答應我不？」露沙說：「你先說來再商量好了。」梓青說：「我們的事業，正在發軔之始，必要每個同志集全力去作，才有成功的希望，而我這半年試驗的結果，覺得能實心蹋地作事的時候很少，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懸懷於你……所以我想，我們總得想一個解決我們根本問題的方法，然後才能談到前途的事業。」露沙聽了這話，呻吟無言，——最後只說了一句：「我們從長計議罷！」梓青也不往下說去，不久他們回去了。

過了幾個月，雲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

「雲青！

別後音書苦稀，只緣心緒無聊，握管益增悵惘耳！前接來函，藉悉雲青鄉居清適，欣慰無狀！沙客臘南旋，依舊愁怨日多，歡樂時少，蓋飄萍無根，正未知來日作何結局也！時晤梓青，亦鬱悒不勝，唯沙生性爽宕，終知世路險峻，前途多難，而不甘躑躅歧路，抑鬱瘦死。前與梓青計劃竟日，幸已得解決之策，今爲雲青陳之。

曩在京華沙不曾與雲青言乎？梓青與沙之情愛，成熟已久，若環境順適，早賦于飛矣，乃終因世俗之梗，夙願莫遂！沙與梓青非不能剷除禮教之束縛，樹神聖情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苛已極，其毒燄足逼人至死！是可懼耳！

日前曾與梓青，同至吾輩昔遊之地，碧浪滔滔，風響悽悽，景色猶是，而人事已非，悵望舊遊，都作雨後梨花之飄零，不禁酸淚沾襟矣！

吾輩於海濱徘徊竟日，終想得一佳地，左繞白玉之洞，右臨清溪之流，中構小屋數間，足爲吾輩退休之所，目下已備價購妥，只待鳩工造廬，建成之日，即吾輩努力事業之始。以年來國事蜩螗，固爲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輩則志不在斯，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以慰此乾枯之人生，如果克成，當携手言旋，同逍遙於海濱精廬，如終失敗，則於月光臨照之夜，同赴碧流，隨三閭大夫遊耳。今行有期矣，悠悠之命運，誠難預期，設吾輩卒不歸，則當留以廬以饗故人中之失意者。

宗瑩、玲玉、蓮裳諸友，不另作書，幸雲青爲我達之。此牘或即沙之絕筆，蓋事若不成，沙亦無心更勞楮墨以傷子之心也！臨書悽楚，不知所云，諸維珍重不宣！

雲青接到信後，不知是悲是愁，但覺世界上事情的結局，都極慘淡，那眼淚便不禁奪眶而出。當時就把露沙的信抄了三份，寄給玲玉、宗瑩、蓮裳。過了一年，玲玉邀雲青到西湖避暑。秋天的時候，她們便繞道，到從前舊遊的海濱，果然看見有一所很精緻的房子，門額上寫着「海濱故人」四個字，不禁觸景傷情，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敗，屋邇人遠，徒深馳想，若果竟不歸來，留下這所房子，任人憑弔，也就太覺多事了！

她們在屋前屋後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雲霧罩滿，天空星光閃爍，才灑淚而歸，臨去的一霎，雲青兀自嘆道：「海濱故人！也不知何時才賦歸來呵！」

或人的悲哀

親愛的朋友KY：

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那時太陽才下山，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我的心臟的跳躍很利害，我不敢多想什麼，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嬌豔的色彩，和清潤的香氣，這時風漸大了，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

我到屋裏，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張張在我心幕上跳躍着，過去的一件一件事情，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唉！KY，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中，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

第一次，使我懺悔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紫藤花架下，那幾張石頭椅子上坐着，你和心印談人生研究的問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人生那裏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着紛墨；戴着假面具上塲呢？……」後來你又說：「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塲定婚，又一塲離婚的事情，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人事的作戲，就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愛

戀的定婚，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心印聽了你的話，她便決絕的說：「我們遊戲人間吧！」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和心印一樣，要從此遊戲人間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都收起來，只一味的放蕩着，——好像沒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飄泊，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我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喜怒笑罵都無忌憚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是叔和來的。他說：他現在很悶，要到我這裏談談，問我有工夫沒有？我那時毫不用考慮，就同了他一封信：「我正冷清得苦；你來很好！」不久叔和眞來了，我們隨意的談話，竟銷磨了四點多鐘的光陰；後來他走了，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但是已經過去了！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我轉念到這裏，也就安貼了。

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我也不以爲奇，有來必同，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二分的愛慕；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已經取消了，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別人不知道我的爲人，你總該知道的！我平生最恨見異思遷的人，況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總算是朋友，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痛痛地拒絕他了。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使我脆弱的心靈，受了非常的打擊！每天裏，寸腸

九迴，旣恨人生多罪惡！又悔自家太孟浪！唉！ＫＹ，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了！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他說很要小心，節慮少思，或者可以望好，唉！ＫＹ，這種種色色的事情，怎能使我不思呢？

明天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以後來信，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寫得乏了！再談吧！

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

親愛的ＫＹ：

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臟病，已漸漸好了！失眠也比從前減輕，從前每一天夜裏，至多祇睡到三四個鐘頭，就不能再睡了。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頭，我自己眞覺得歡喜，想你一定要爲我額手稱賀！是不是？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劉女士，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便來看護我，她爲人十分和靄，她常常勸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爲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眞理的發現，不過現在我卻有些相信了！因爲我似乎知道眞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歲月裏，不至於過分的苦痛！

昨天夜裏，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看那皎潔的月光，慢慢透進我的屋裏來；劉女士穿的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一種懇切的聲音，直透過我的耳膜，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秘的色采來，罩住了世界

上的一切，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然而我卻相信，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

我這一夜，幾乎沒閉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宿，下午睡了一覺，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沒有變動；再過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她近來顏色很不好！不知道有什麼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今天還很有生氣，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更顯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再談，祝你健康！

亞俠七月六日

KY吾友：

我現在眞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爲我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聽說蓬萊的風景佳絕，我去散散心，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來，因爲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丸東渡，在這裏的朋友，除了你，和心印以外，還有文生，明天我們四個人，在我家裏暢叙一下罷！我這一走，大約總要半年才能回來呢！

你明天來的時候，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她那邊有一個問

題，——「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當時心裏很煩，沒有詳細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見面時，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不過這個問題，又是和「人生究竟的問題」差不多，恐怕結果，又是悲的多，樂的少，唉！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

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實在心煩，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給你們寫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見，心就不煩了！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件事了。KY！你記得前些日子，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他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人們，但是夜，卻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白晝指示給人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黑暗的汚穢。夜卻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那裏有美麗的女神，唱着甜美的歌，溫美的雲，織成潔白的地氈，星兒和月兒，圍隨着低低地唱，輕輕地舞。」這些美麗的東西，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KY我寧願作一個瞎子呢！倘若我眞是個瞎子，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但是不幸！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

任筆寫來，不知說些什麼，好了！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

亞俠九月二日

KY呵！

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唉！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

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早去早回呵。」KY，這話眞使我感動，我禁不住哭了！

你們送我上船，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你們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淚，急急轉過頭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對你們望：你們以爲我看不見你們了，用手帕拭淚，偷眼往我這邊看咳！KY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勞碌。」你卻說：「是人生生命的波動；若果沒有這個波動，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你們的話在我心裏；起伏不定的浪頭，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價，只是愁苦勞碌。唉！KY！我心徬徨得很呵！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

今天沒有什麼風浪，船很平穩，下午雨漸漸住了，露出流丹設的采霞，罩着炊烟般的濃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裏。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湧起，好像田田荷叢中窺人的睡

蓮。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眞象，大約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戶；一星期後可到東京，到東京住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定，不過你們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裏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臟病，昨日夜裏又有些發作，大約是因爲勞碌太過的緣故，今夜風平浪靜，當得一好睡！

現在已經黃昏了。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光華燦爛，你若是到了這裏，大約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晚飯的鈴響了，我喫飯去。再談！

亞俠九月五日

KY吾友：——

我到東京，不覺已經五天了。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他們的飲食，多喜生冷；他們起居，都在席子上，和我們祖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這是進化呢？還是退化？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脫了鞋子走路，這樣赤足的生活，眞是不慣！滿街都是吱吱咖咖木屐的聲音，震得我頭痛，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攘攘，和北京一樣！浮光底下，所蓋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樣！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眞是煩煞人！

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正是她們開常會的時候，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得與

此會；我未到會以前，我理想中的會員們，精神的結晶，是純潔的。及至到會以後，所看見婦女，是滿面脂粉氣，貴族式的夫人小姐。她們所說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只許我共他人之產，不許人共我的產一樣。KY，這大約是：人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

昨天回來以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夜裏不得睡，失眠的病又引起了！今天心臟，覺得又在急促的跳，不過我所帶來的藥，還有許多，吃了一些，或者不至於再患。

今午吃完飯後，我跟着我哥哥，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住的地方，離東京很遠，要走一點半鐘。我們一點鐘，從東京出發，兩點半到那裏；那地方很幽靜，四圍種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從他房子對面，那個小小草棚底下，走出兩個警察來，盤問我們住址、籍貫、姓名，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我想這些，鞏固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不知他們造了多少罪孽呢？KY呵！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若果有手搶在手，我一定要把幾個借强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打穿了呢！

廝煩了半天，我們才得進去，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他的面貌很和善，但是眼神卻十分沈着我見了他，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從前對於世界所抱的悲觀，而釀成的消極，不覺得變了！這時的亞俠，只想用彈藥炸那些妨礙人們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礙物，KY，這種的狂熱，回來後想想，不覺失笑！

今天我們談的話很多，不過卻不能算是暢快；因爲我們坐的那間屋子的窗下，有兩個警察在

那裏監察着；直到我們要走的時候，那位社會主義者才說了一句比較暢快的話，他說：「爲主義犧牲生命，是最樂的事，與其被人的索子纏死，不如用自己的槍，對準喉嚨打死！」KY，這話的味道，何其雋永呵！

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孫成來談，這個人很有趣，客中得有幾個解悶的，很不錯！

寫得不少了，再說罷！

亞俠九月二十日

KY呵！

我現在不幸又病了！仍舊失眠，心臟跳動，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前三天搬進松井醫院，作客的人病了，除了哥哥的慰問外，還有誰來看視呢！況且我的病又是失眠，夜裏睡不着，兩隻眼看見的，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藥末的紙包，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燈上罩着深綠的罩子，——醫生恐光線太强，於病體不適的緣故。——四圍的空氣，十分消沉，暗淡。耳朵所聽見的，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悽切的呼喚，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

KY，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她說：「生的時候，作了好事，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裏是永久的樂園，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KY，我幷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所以我健全的時候，我只在人間尋道路，我病痛的時候，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尋新境界了。

這幾天，我一閉眼，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意象所造成的花園，立在我面前，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我現在只求死，好像死比生要樂得多呢！

人間實在是虛僞得可怕！孫成和繼梓——也是在東京認識的，我哥哥的同學；他們兩個爲了我這個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互相傾軋，有一次，恰巧他們兩人，不約而同的都到醫院來看我，兩個人見面之後，那種嫉妒仇視的樣子，竟使我失驚！KY！我這時才恍然明白了！人類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幷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便要據那件東西爲己有！

唉！我和他們兩個，只是淺薄的友誼，那裏想到他們的貪心，如此利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KY，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我對於我的生，是非常厭惡的！我對於世界，也是非常輕視的，不過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設法不虛此生！我對於人類，抽象的觀念，是覺得可愛的，但對於每一個人，我終覺得是可厭的！他們天天送鮮花來，送糖果來，我因爲人與人必有交際，對於他們的友誼，我不能不感謝他們！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對於我，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呵！

KY，你記得，前年夏天，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買了一塊肉，那時你曾對我說：「亞俠！作人也和作魚一樣，人對付人，也和對付魚一樣！我們要釣魚，拿他甘心，我們不能不先用肉，去引誘他，他要想吃肉，就不免要爲我們所甘心了！」這話我現在想起來，實在佩服你的見識，我現在是被鈎的魚，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漁夫，KY，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

心印昨天有信來，說她現在十分苦悶，智與情常常去劇烈的戰爭！智戰勝了，便要沈於不得

究竟的苦海，永劫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沈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她現在大有自殺的傾向，她這封信，使我感觸很深！ＫＹ，我們四個人，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鬥外，心印你我三個人，困頓得眞苦呵！

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我想了便要想出來給你看，好像二十年來，茹苦含辛的生活，都可以在我給你的信裏尋出來。

ＫＹ，奇怪得很！我自從六月間病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說，希望你，把我從病時，給你的信，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但是死不死，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隨意說說，你不要因此悲傷吧！有工夫多來信，再談。祝你快樂！

亞俠十一月三日

ＫＹ：

讀你昨天的來信，實在叫我不忍！你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竟悲傷了幾天！ＫＹ，我實在感激你！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不只我要回去，便是你，心印，文生，——無論誰？遲早都是要回去的呵！我現在若果死了，不過太早一點。所以你對於我的話，十分痛心！那你何妨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我便是死了，也是不可逃數的，那也就沒什麼可傷心了！

這地方，實在不能久住了！這裏的人，和我的隔膜更深，他們站在橋那邊，我站在橋這邊；要想握手是很難的，我現在決定回國了！

昨天醫生來說：我的病很危險！若果不能摒除思慮，恐怕沒有好的希望！我自己也是這樣想，所以我不能不即作歸計了！我的姑媽，在杭州住，我打算到她家去，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治療我的沉疴，我們見面，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

昨夜我因不能睡，醫生不許我看書，我更加思前想後的睡不着，後來我把我的日記本，拿來偷讀，當時我的感觸，和回憶的熱度，都非常利害，我顧不得我的病了！我起來把筆作書，但是寫來寫去，都寫不上三四個字，便寫不下去了，因又放下筆，把日記本打開細讀，讀到三月十日，我給心印的信上面，有幾首詩說：——

「我在世界上，
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
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
還用得着思想前後嗎？」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的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的心裏流出來呵！」

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我一方說不想什麼，一方卻不能不想什麼，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最近更利害，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病得利害的時候，我又懼怕死神，果真來臨！ＫＹ呵！死活的謎，我始終

猜不透，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

我的行期，大約是三天以內，我在路上，或者還有信給你。現在天氣漸漸冷了。長途跋涉，誠知不宜，我哥哥也曾阻止我，留我到了春天再走，但是ＫＹ！我心裏的秘密，誰能知道呢？我當初到日本去，是要想尋光明的花園。結果看了些人類偏狹心理的怪現狀！他們每逢談到東亞和平的話，他們便要眉飛色舞的說：這是他們唯一的責任，也是他們唯一的權利！歐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他們不用鏡子，照他們魑魅的怪狀，但我不幸都看在眼裏，印在心頭，我怎能不思慮？我的病如何不添重？我不立刻走，怎麼過呢？

況且我的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毫無把握！我固然是厭惡人間，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我究竟是個人，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我還有母親，我還有兄嫂，他們和我相處很久；我要走了，也因該和他們辭別，我所以等不到春天，就要趕回來！

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就到上海去，若果那時病好了，當到北京和你們一會。

我從五點鐘，給你寫信，現在天已大亮了！醫生要來，我怕他責備我，就此擱筆吧！

亞俠十二月五日

親愛的ＫＹ：

我離東京的時候，接到你的一封信，當時忙於整理行裝，沒有覆你，現在我到杭州了。我姑媽的屋子，正在湖邊，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推開樓窗，全湖的景色，都收入腦海，我病疲之身，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覺得振刷不少！

湖上天氣的變幻，非常奇異，我昨天到這裏，安頓好行李，我便在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我看見湖上的霧，很快——大約五分鐘的工夫，便密密冪起，四圍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淅淅瀝瀝的雨點往上灑，游湖的小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但是不到半點鐘，雨住雲散，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山澗裏的白雲，隨風婀娜，眞是和畫境般的湖山，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

我姑媽家裏的表兄，名叫劍楚的，我們本來是幼年的伴侶，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見，大家都覺得生疏了！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神氣，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不過我苦悶的時候，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十二月二十日寫到此）

KY！我寫這封信的一半，我的病又變了！所以直遲了五天，才能繼續着寫下去，唉！KY！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

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我才寫上了半段，劍楚來找我，他說：「唯逸已於昨晚死了！」唉！KY！這是什麼消息？你回想一年前，我和你說唯逸的事情，你能不黯然嗎？唯逸他是極有志氣的青年，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也曾決心要爲主義犧牲，但是他因爲失了感情的慰藉，他竟抑抑病了，昨晚竟至於死了。

他有一封信給我，寫得十分淒楚，頭裏有一段說：「亞俠！自從前年夏天起，我便種了病的因，只因爲認識了你！……但是我的環境，是不容我起奢望的，這是知識告訴我，不可自困！然而我的精神從此失了根據。我覺得人生眞太乾枯！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我何必去助增別人的生

活趣味？爲主義犧牲的心，抵不過我厭生的心，……但是我也不願意作非常的事，爲了感情，犧牲我前途的一切！且知你素來潔身自好，我也決不忍因愛你故，而害你，但是我終放不下你！亞俠！現在病已深入了！我深藏心頭的秘密，才敢貢獻你的面前！你若能爲你忠心的僕人，叫一聲可憐！我在九泉之靈也就榮幸不少了！……」唉！KY！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此呵！

我失眠了兩天，昨天還吐了幾口血，現在疲乏得很！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呵！

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

KY親愛的朋友：

在這一個星期裏，我接到你兩封信，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但是我病了，不能回你們！唉！KY！我想不到，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也不能到北京了！昨天我姑媽打電報給我的家裏，今天我母親嫂嫂已經來了！她們見了我，只是掉眼淚，我的心也未嘗不酸！但是奇怪得很！我的淚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

自從上禮拜起，我就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我便把我一身的事情，從頭回想一遍，拉雜寫了下來！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頭腦作痛，眼光四散，我不能寫了！唉！

……………………

「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沒什麼可記，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卻十分劇烈；我幼年的時候，天眞爛漫，不知痛苦。到十六歲以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我中學卒業以後，我要到西洋去留學，因爲種種的關係，作不到，我要投身作革命黨，也被家庭阻止，這時我深嚐苦痛

的滋味！

但是這些磨折，尙不足以苦我！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使我欲拔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識苦纏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徬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人間又有什麼眞的價値呢？努力奮鬥，又有什麼結果呢？並且人生除了死，沒有比較更大的事情，我既不怕死，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唉！這時的我，幾乎深陷墮落之海了！……幸一方面好强的心，很占勢力，當我要想放縱性慾的時候；他在我頭上，打了一棒，我不覺又驚醒了！不敢往這裏走，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我每天夜裏，睡在床上，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然而沒有結果！

我在極苦痛的時候，我便想自殺，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我否認世界的一切，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第一次就失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了五六次！唯逸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嘗遊戲人間？只被人間遊戲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悽之感！

唉！天乎！不可治的失眠病，從此發生！心臟病，從此種根！顚頓了將及一年，現在將要收束了！

今夜他們都睡了。更深人靜，萬感叢集！——雖沒死的勇氣，然而心頭如火煎逼！頭腦如刀劈，劍裂！我縱不欲死，病魔亦將纏我至於死呵！死神還不降臨我；實在等不得了！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抖戰的兩腿，使我自己驚異！這時窗子外面，射進一縷寒光來，湖面上銀花閃爍，我

曉得我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已爲我預備好了！雲母石的枕頭；碧綠青苔呢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我回去吧！唉！親愛的母親！嫂嫂！KY……再見吧！

……………………

我表姊，昨夜不知什麼時候，跳在湖心死了？她所寫的信，和她自己的最後的一頁日記，都放在枕邊。唉！湖水森寒，從此人天路隔！KY，姊呵！我表姊臨命的時候，瘦弱可憐的影子，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今天晚上，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但見雪白的被單上，濺着幾滴鮮紅的血跡，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張椅子上，痛哭了！

她的尸首，始終沒有撈到，大約是沉在湖底，或者已隨流水到海裏去了。

她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交給我舅母帶回去，有一本小書，——「生之謎」，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的，我現在由郵寄給你，望你好好保存了罷！

亞俠的表妹附書一月九日

徬徨

「我記得我曾乘着一葉的孤舟，蕩漾在無邊的大海裏，
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進。
我記得我曾在充滿春夜明月的花園裏，
嗅過蘭芷的幽香；
突過輕柔的柳絲，
走遍這座花園，
尋找那管花園的主人。
我記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早晨，
聽芭蕉和梧桐喳喳喊喊地私語，
看見楓葉紅得朝霞似的；
這時我曾懇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來的女神。
我記得我曾在沒有人跡的窮崖絕谷裏，

聽石隙中細流潺潺地低唱着；
山頂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長嘯着；
我這時曾極力尋找散佈自然種子的神秘使者。
但那裏有彼岸？
那裏有花園的主人？
那裏有秋天的女神？
那裏有自然的使者？
徬徨！失望！
無論在甚麼地方，我祇是徬徨着呵！」
「無論誰總嘗過徬徨和失望的悲哀了！」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其實是信念常常橫亘在無數的人類心裏。

秋心他天生好深思——在他額顏上微微有兩三道細嫩的縐褶，便可以知道了。他這時已經完了刻板的教師工作，安享那星期六下午半天閒暇的清福。學生們都回去了，同事們都忙着個人的事情，也有出去拜會朋友的，靜悄悄地學校裏，只賸了他一個人，他忙着收拾書籍洗澡，不覺得已到五點多鐘了。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疊四五封朋友的來信，打算一封封回覆。他提着飽吸墨水的筆，展開雪白樣的信箋，在上面如飛般寫了幾行。忽又停住，放下筆，把那張信箋細細輕輕地念道：——

「友周！——

你的信收到了。教育對於人類究竟有甚麼效力？我始終不敢回答你……不過你所說的青年的悲哀，我實在有同感！現在我們的同伴，十個有九個快沉淪在悲哀的海裏——尤其是沉淪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裏，在他們脆弱稚嫩的心裏，橫放着兩件不相融恰的戰器，——情與智——終日不住的戰爭……」

他看到這裏，不覺嘆了一口氣，又把友周的來信讀了幾行，接着往下寫道：——

「不錯！悲哀的確是人生不能躲避的，尤其是我們青年人，我們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壓迫……我們充滿着希望，完美的前途的熱情，我們懇切的盼望我們能被每一個人慈祥而含重視的日光照臨，當我們偶然聽見我們的朋友微笑着，讚揚我們的時候，絢爛的光明的前途，彷彿就要尋到了。我們柔弱的心芽，活潑潑地跳躍起來了。但是當我們初次遇到人們無意的嘲笑，我們的心便受了冷森森錐子的傷痕，對於人間戰兢了！甚至於痛哭絕望，否認我們的前途，我們這時沒有希望了，絢爛的光明的前途，都成了深夜的夢，這時我們便鎮靜着憤怒和悲抑的情緒，更深一層問甚麼是人生的究竟？唉！聰明人縱犧牲一生的精神，躲在神秘的研究室裏，誰又曾找到人生的究竟？呵！明知沒有究竟，偏要追求究竟，他們怎能不發狂呢？怎能不求脫棄軀殼；而使我們的靈魂徜徉於我們的故鄉——白雪深處呢！……」

他寫到這裏不能往下再寫了，沙沙地一陣秋聲，嗚咽着，從一半萎黃的芭蕉樹裏，輕輕地透

出來，他的心好像受了電流的激蕩，迷離着，懶散着，睡在一張躺椅上了。他回憶——兒時的年華：

在一顆白楊樹下，那時正是黃昏之後，淡薄的青光，映着白楊樹搖擺着，震盪着，他第一次離開母親的保護，兒時第一次的徬徨，深沈的悲哀浸透他嫩弱的心了。但他還希望着，母親的愛，絢爛的光明的前途。

他第一次進學校的時候，只十歲，他離開他親愛的母親，他的心酸痛，但是他忍着淚，和他的小朋友說：「我母親告訴我，讀了書，便可以作先生，便可以獨立。」他的小朋友微笑說：「我爹爹也是這樣說的。」他們倆手牽着手，在白楊樹下互相安慰着，這不過是十二三年前的事。

光陰一年年的飛跑過去，他也一年年大了。小學畢業了，又考進中學，在中學四年，也是不負責任的過去了。到他進了高等師範，他希望作先生的心十分熱烈了，很順當的過了三年。……

當他快畢業的那一年夏天，一個月夜的晚上，清光映進他的自修室裏，他悽苦着，坐在案旁的椅上，他盤算着：「再有兩個月，就和這三年半朝夕親近的自修室告別了！茫茫的世界，生疏的面孔的人們，叫他到甚麼地方去呢？喫飯的問題不能不解決了！上午他回到家裏去，母親曾對他說：『好了！好容易盼望着你卒業了！家裏以後也多一個幫手了！你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嗎？』他想到這裏只覺着無限心酸，今天聽了校長和主任先生的報告，現在知識階級的生活，差不多要破產了，一般有志的青年，個人都是被壓服於生計問題之下，使他們不能再有思想一切的餘裕，所以我們這次卒業的三十幾個人很不容易安置呢？」……若不得安置，怎麼對母親，怎麼對親友

……咳！更怎麼對自己！肚子餓便要喫飯呵！前途！唉可怕！

昨日聽得一個親戚說，「他這次試教的成績很好，或者有希望留堂吧……但是靠不住，比自己好的還有……況且那幾個同學同校長主任都特別的聯絡，幷且又是同鄉，輪得到自己嗎？……不留堂，怎麼樣？什麼地方可以插足呢？若果終久失望，怎麼對得住母親，……什麼意思再倚賴人家吃一口閒飯？」他想到絕路來了不禁對着暗淡的月光滴下淚來……。

多大的一個傷痕呵！當他聽見他的同學和他說：「主任先生始終沒有提起安置他的問題，留堂的事情恐怕也是失望了！」他想自己的學問或者不如人，平常又不大喜歡聯絡先生，現在誰又知道自己的抱負？豈不埋沒了前途？——那裏還有前途？只是絕望和悲哀，他那時正和幾個朋友，站在公園裏的山石旁，來往的遊人，絡繹不絕，從他身後走過，他禁不住嗚咽哭了！他的朋友十二分溫存勸慰着他，把他送回家，這件事情就算告了一個段落。然而深刻的傷痕，不時還要復現。

他想到這裏，忽然自己站了起來，把他的住室，上下左右看了半天，又走到窗戶面前，對着對面的課堂，望了望，不覺嘆了一聲道：「這不是學堂嗎？我不是已經作了先生嗎？生活獨立了，眞的！這一切眞眞實實絕不是夢了。呵！母親！對得住她了。……」

這是他似乎很驕傲的，露着自喜的神氣，光明絢爛的前途，……成功！呵！成功嗎？他忽然又懷疑起來了，他回想他初到這學校的時候，秋雨正淅淅瀝瀝地下着，秋風正嗚嗚咽咽的吹着，他獨自坐在冷清清地屋子裏，留戀着家人，思念着朋友，要想寫封長篇的信，痛痛快快發舒發

舒，但是他才提起筆來，他的心又跳了，明天第一點鐘就要上課，我第一句對他們怎麼說，我的功課預備了，恐怕又因爲矜持；臨時或者要遺忘，再看一遍吧！他趕緊放下筆，從書堆裏抽出一本地理來，看了兩行，彷彿熟了，心又他馳，——母親含笑的坐在軟鋼絲的床上，她呢？眼圈微紅的。輕輕地說道：「年假早點回來！」……「咳！看書吧！明天四十多個人怎麼對付呢？」他自言自語的，勉力的打斷了思路，極力低下頭看書，……明天呵！要上戰場了嗎？……不是！不過是給四十多個學生講學呵！我知道甚麼？——歷史、地理大約都還記得，但是「周朝封建制度的流弊如何？」似乎想不起來了！急忙走到書架上，把通鑑拿下來，翻了半天，又把歷史教科書打開看看，彷彿知道了！緊張的心弦，微微平定了，寫信吧！匆匆忙忙把歷史，通鑑依舊放在書架上，放下心寫信，寫了半天，「作人苦！——人生沒意思」唉！寫不下去，熄了燈，蒙起頭努力的睡覺吧！

第二天，天色才朦朧，他便心慌得睡不着了，無精打采的，下了床，披上衣服，坐在案旁，又把講義拿出來看了一遍，似乎有了把握，洗臉吧！推開窗戶，望着講堂的門，不覺又心跳起來。

時間又像快得很，眼看就要走進那個門，登在那座講台上去，……不！這時間實在太不好過，快些上了堂吧！命運——沒決定的命運；懸着，不如已受裁判！心裏像吊桶般，七上八下的跳動着！

「鐺鐺鐺」一陣響，彷彿一陣槍聲，心跳了！不覺默默的沈思：「我作學生的時候，鐘聲怎

麼那麼溫和？這裏的鐘聲怎麼特別慘厲呢？」……「走吧！上堂了！」他聽見一個同事對他這麼講，他跟着他們一齊走了，進了講堂，四十多雙眼睛，逼視的寒光，和電般激得他戰慄了！只覺頭昏，眼花，心頭撲撲地亂跳，學生站起來了，他的右腳邁上了講堂，兩腿不覺也抖起來了，勉强鎮靜了，鞠了一個躬，學生們都坐下了。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他彷彿只聽見心房跳動，撲撲地響聲，無論怎麼樣，實在得開口了，他用力的說「諸君！……」氣又急促起來了！歇了半天，才有接着說……「鄙人很感愉快得有這個好機會……和諸君一堂研究！……」他說着話，看見有兩個學生，微微地笑了，他不知不覺的臉紅了，心裏更覺慌忙，眼前黑漆漆地；一秒鐘裏，他的確失了感覺，他想他自己站在四十幾個冷冰冰地面孔的學生面前，好像孤身到了北冰洋，四面寒氣緊逼着他，全身的血脈都凝固了！他的心冰冷了！但是還用力高聲講，繼續着不竭聲的講，……看看錶，下課還差二十分呢！講！講！努力的講！聲音抖戰着；心弦緊張着，但是不能不作他應作的事：「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問了一聲，沒有人答應，再問一聲，有兩三個人，微微點點頭，他不由得，又焦灼，又心傷，他極力忍着淚說：「你們對於教授上，有什麼意見嗎？有，請你們說……我一定願意採納諸君的意見。」……他誠懇的問。學生們只是微笑着，對面相望着，這沒有人肯發言，他更心慌了！他想：莫非他們是取消極的抵抗嗎？……要想把他們的心，掀起來看看，但是不能，要想問他們：「你們不滿意我教嗎？」咳！沒有勇氣，若果他們果眞答應「是！」怎麼處呢？等了半天，有一個學生說話了。他說：「我們應當怎麼去讀書？」好大問題，我不能不對付他們，一件一件告訴他們，說了許多話，還不聽見打下堂鈴，咳！這一點鐘怎

麼好像快到一年了！……挨了又挨，遲了又遲，赦罪的鈴才響了，拍拍身上的白粉灰，慌慌張張走下講堂，無精打采回到屋子裏，放下書，莫明其妙的辛酸味道躥上心頭，咳！人生什麼意思？耐不住流淚了！

放下窗簾，斜倚在臥椅上，猜想這一點鐘學生們的心理，好意嗎？不敢自信，他們笑什麼？……咳！若果不滿意，或者不至於這麼平安吧！……依舊不能自信，到外面打探打探同事們的口氣，……一點的希望……眞不敢再想了！掩上門出來，到了同事面前，看看他們的臉色，……要問：然而不敢開口，怯弱羞澀，——囁囁了半晌，祇得自言自語的說：「今天敎得眞是不好！」……果然這話有效力，同事們都笑道：「你還有不好的嗎？實在好得很！」這話彷彿可以安慰徬徨的心，然而不敢深信，深深回想，適才講堂上的情形，回想自己說的話，一遍兩遍好像沒有什麼大缺漏，成績大約不至於十分的壞吧！心弦漸漸弛緩了，緊縐的眉峯漸漸舒展了！漸漸地有說有笑，——奇怪這時間眞作怪，快樂的時候，一點鐘好像一分鐘便過去，他覺得還沒說上幾句話，已經去了兩點多鐘。天又要黑，明天又得上課，心弦又緊張了！撇了一切，又躲到書堆裏去看書，一頁，二頁，三頁，眼皮蓋下來了，伏在書案，要睡，但是那裏睡得着，——看看鐘已經十二點夜深了，唉！坐在軟鋼絲床的母親，她和藹的微笑着的相片，又一張張擺在面前了！回想登船的那天晚上，辛酸失望，他伏在枕上哭了！迷迷昏昏，不知怎麼便過了一夜……

一天一天和度年般的挨過去了。他不覺已經上了一星期的課，命運似乎有些把握了。不幸有一天他看見許多學生，圍在一起，切切私語着，好像商議什麼事，他脆弱的心，久經波折的心，

禁不住又狂跳起來，這個私語莫非有關係自己吧？若果失望了，朋友們的冷眼，家人們的埋怨，自己的羞慚，唉！千萬把利刀，刺透了他的心！……

「希望作一個良好的教師，更不容易，現在德謨克拉西的聲浪，非常激烈，教授時不取這種精神，總是不高明。」他自己殫精竭慮，想了一夜，到第二天，他上課了，走進講堂，把氣特別抑住，聲音特別沉着說：「教育的目的，是闡發個人的個性，所謂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所以我對於諸君的意見，是異常尊重，諸君有什麼意見嗎？——對於這一本教科書，覺得深還是淺呢？」他的問題發過了，台下的學生，切切的商議着，糟糟雜雜地談論着，約摸亂了三分鐘，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先生！我們覺得這本書生字太多了！換一本淺一點的罷！」他點點頭答道：「這本書的生字，確實不少，你們大家都感困難嗎？」台下一部分學生，小聲答道：「是！困難得很！」他才要說換書的話。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們覺得，這本書於我們很適宜，並且已經學了好幾頁，再換書，不是很討厭嗎？」這個學生的話說完了，就聽見台底下亂烘烘一陣響聲，一部分人，彷彿抱憤不平的樣子，跟着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凡事應由淺而深，學英文更是不能好高騖遠的，這本書我們覺得實在讀不來，勉强下去，有什麼益處呢？」他這時竟沒有方法了！心想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這個樣子呵！咳！台底下的秩序簡直大亂了！有個學生，私自爭執起來，他直覺左右爲難，怔怔站在台上，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實在爭執得不像樣了，他蓄着滿腔的悶氣，囁囁着道：「你們……你們先不要亂，慢慢想法子，……才要使你們兩方面都不大吃虧！」學生們聽了這話，稍微平靜了，然而還有幾個很露着不滿意的神氣，自言自語的，不知是

抱怨，反對自己意見的同學，還是覺得先生不能想個週全的辦法，他這時只覺心頭悶鬱，兩頰發熱，幸而這時下堂鈴響了，這個德謨克拉西的教授法的敗將，才得逃脫重圍！

咳！教授了一個多月的書，沒有一天不是在荆天棘地裏恐慌着，戰兢着辦事呢？也一樣的困難，——昨天爲着學生們更換住室，自己事前大大地費了一番的盤算，——管理上便利，學生們的方便，他把這所有的住所，按着秩序畫了一張很整齊的圖，作一張很有條理的啓事，已經弄到夜深更靜了，但是總算作成了一件事，心理略覺舒展，睡在床上，很快便入夢了。到了第二天早起，興興頭頭把這張圖和啓事都掛出來了，一方面，又去監督着學生搬移，——平常有秩序的生活，立刻呈着紊亂的現象，滿院子都是學生們喧嘩的聲音，滿地都是碎紙破書，隨着秋風落葉一齊亂飛亂舞，他站在走廊上，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方感得肩着很重的責任，似乎很可以驕傲，一方又很感得煩燥，究竟作人是沒有多大意義嗎？他想到這裏，十分心煩，又覺得兩腿站得很疲倦，因吩咐了學生們幾句話，他便回到教員辦事處，坐在椅上，正端着一杯茶，喝了兩口，祇見兩個學生走進來說：「先生，我們本來幾個好好住在一間屋子裏，彼此都很相好，現在把我們分了兩三個地方，很覺得不方便，並且那間屋子，又不是我們同年級的人住的，溫習起功課來，種種不方便，請先生替我們掉換掉換吧！」他聽完沈吟了半響說：「這裏實在有許多困難，你們顧了你們的小團體，管理上便大費麻煩！並且排的時候，四方八面都費了一次盤算，若你們一動，便要全局都牽動了！你們還是將就點吧！」那幾個學生，又申說了半天，他也照樣解釋了半天，那幾個學生無奈何的走了，他想或者他們還是可以搬吧？同事們大家也都這樣想着，所以都輕輕

把這問題放下了。但是沒到半點鐘又來了三四個學生說：「先生，你不是派我們三個住第五間房子嗎？但是他們那幾個人，不肯搬，說他們住得好好地，爲什麼又要叫他們分開？先生：我們到底住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站了起來說：「他們不肯搬，等我和他們說去。」他和學生們一齊走了，到了那裏，只是那幾個學生，板着面孔，很不高興的，站在廊廡上，他忍着氣，和他們再三的解釋，費了兩點鐘的光陰，纔算把他們勉勉强强的說動了，答應搬。他的心略覺安慰，仍回到教務處坐下，不知不覺又把適才的事情，想了一遍，覺得自己爲什麼要這樣低心下氣呢？……咳！作人只爲了吃飯嗎？精神上的苦痛，始終得不到代價，平心靜氣的，替他們佈置了，而永遠不能得到他們的諒解，以爲先生總是他們的敵人，……咳！這碗飯眞不容易吃！——我爲吃飯，……他想到這裏不覺臉紅了，心酸了，眼淚滴下來了！這時又有幾個學生，進來說：「先生我丢了東西。」他又只得跟着他們過住室這邊來檢查了半天，那裏有踪跡，——自己不免覺着責任的壓迫，和失物學生的懊喪，定須想個追求的辦法，一面又想到教育的效果在那裏？教育的事業有甚麼趣味？但是到那裏去呢？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後面是蕩蕩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沒有一支渡船，「咳呀！作人原來只是吃飯——吃飯——值得這麼勞碌的活着嗎？悲哀呀！無論在甚麼地方我只遇見他呵！」

秋心坐在躺椅上，想起往事，竟想出了神，他不覺得這是已往的舊痕，他不覺得這時正安坐着享星期六安閑的淸福，他只覺得心頭是苦的，喉頭是哽着，鼻子是辣着，淚水是澎漲着，他不止住嗚咽的哭，淚水濕了襟袖，靈魂的傷痕大大地爆裂了，靜悄悄地黃昏裏一切都模糊了。唯有

桌上放着的洋燈，吐着慘綠的光燄，從窗隙進來的冷風，吹得燈光搖蕩不定。「咳！不可捉摸的命運，只有悲哀是永久繫住了！……」

隱匿聽到雜亂的脚步聲，和談話聲，知道同事們已經回來了，看看手上的錶，已經七點了，外面吃飯的鈴響了！又惹起他的悲哀來，——不免要咒詛吃飯的事，因吹息了燈，關上房門立誓不吃今晚上的飯。……

曼麗

晚飯以後，我整理了案上的書籍，身體覺得有些疲倦，壁上的時計，已經指在十點了，我想今夜早些休息了吧！窗外秋風乍起，吹得階前堆滿落葉，冷颼颼的寒氣，陡感得羅衣單薄；更加着風聲蕭瑟，不耐久聽，正想息燈尋夢；看門的老聶進來報說「有客！」我急忙披上袷衣，迎到院子裏，隱約燈光之下只見久別的彤芬手提着皮篋進來了。

這正是出人意料的聚會，使我忘了一日的勞倦，我們坐在籐椅上，談到別後的相憶，及最近的生活狀況：又談到許多朋友，最後我們談到曼麗。

曼麗是一個天眞而富於情感的少女，她妙曼的兩瞳，時時射出純潔的神光，她最崇拜愛國捨身的英雄。今年的夏末，我們從黃浦灘分手以後，一直沒有得到她的消息；只是我們臨別時一幅印影，時時蕩漾於我的腦海中。

那時正是黃昏，黃浦灘上有許多青年男女挽手並肩的在那裏徘徊，在那裏密談，天空閃爍着如醉的赤雲，海波激射出萬點銀浪，蜿蜒的電車，從大馬路開到黃浦灘旁停住了，紛紛下來許多人，我和曼麗也從人叢中擠下電車，馬路上車來人往，簡直一刻也難駐足，我們也就走到黃浦灘

的綠草地上，慢慢的徘徊着，後來我們走到一株馬櫻樹旁。曼麗斜倚着樹身，我站在她的對面。

曼麗看着滾滾的江流說道：「沙姊！我預備一兩天以內就動身，姊姊！你對我此行有什麼意見？」

我知道曼麗決定要走，由不得感到離別的悵惘；但我又不願使她知道我的怯弱，只得噙住眼淚振作精神說道：

「曼麗！你這次走，早在我意料中，不過這是你一生事業的成敗關頭！希望你不但有勇氣，還要再三愼重！……」

曼麗當時對於我的話似乎很受感動，她緊握着我的手說道：

「姊姊！望你相信我，我是愛我們的國家，我最終的目的是爲國家的正義而犧牲一切。」

當時我們彼此珍重而別，現在已經數月了。不知道曼麗的成功或失敗，我因向彤芬打聽曼麗的近況，只見彤芬縐緊眉頭，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曼麗只因錯走了一步，終至全盤失敗，她現今住在醫院裏，生活十分悒淡，我離滬的時候曾去看她，唉！憔悴得可憐……」

我聽了這驚人的消息，不禁怔住了，彤芬又接着說道：「曼麗有一封長信，叫我轉給你，你看了自然都能明白。」說着她就開了那小皮篋，果然拿出一封很厚的信遞給我，我這時禁不住心跳，不知道裏頭是載着什麼消息，忙忙拆開看道：

沙姊：

我一直緘默着，我不願向人間流我悲憤的眼淚，但是姊姊在你面前，我無論如何不應當

掩飾，姊姊你記得吧！我們從黃浦灘頭別後，第二天，我就乘長江船南行。

江上的煙波最易使人起幻想的，我憑着船欄，看碧綠的江水奔馳，我心裏充滿了希望。姊姊！這時我十分的興奮，同時十分的驕傲，我想在這沉寂荒涼的沙漠似的中國裏，到底叫我找到了肥美的草地水源，時代無論怎樣的悲慘，我就努力的開墾，使這綠草蔓延全沙漠，使這水源潤澤全沙漠，最後是全中國都成綠野芊綿的肥壤，這是多麼光明的前途，又是多麼偉大的工作……

姊姊！我永遠是這樣幻想，不問沙鷗幾番振翼，我都不曾爲牠的驚擾打斷我的思路，姊姊自然相信我一直是抱着這種癡望的。

然而誰知道幻想永遠是在流動的，江水上立基礎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姊姊！我眞悲憤，我眞慚愧！我現在是睡在醫院的病房裏，我十分的萎靡，並不是我的身體支不起，實是我的精神受了慘酷的荼毒，再沒方法振作呵！

姊姊！我慚恨不曾聽你的忠告，——我不曾再三的愼重——我只抱着幼稚的狂熱的愛國心，盲目的向前衝，結果我像是失了羅盤針的海船，在驚濤駭浪茫茫無際的大海裏飄蕩，最後最後我觸在礁石上了！姊姊！現在我是沉溺在失望的海底，不但找不到肥美的草地和水源，並且連希望去發現光明的勇氣都沒有了。姊姊！我實在不耐細說。

我本拚着將我的羞憤緘默的帶到九泉，何必向悲慘人間曉舌；但是姊姊最終我懷疑了，我的失敗誰知不是我自己的欠高明，那麼我又怪誰？在我死的以前，我怎可不向人間懺悔，

最少也當向我親愛的姊姊面前懺悔。

姊姊！請你看我這幾頁日記吧！那裏是我徬徨歧路的殘痕：同時也是一般沒有主見的青年人，徬徨歧路的殘痕；這是我坦白的口供，這是我藉以懺悔的唯一經籤……

曼麗這封信，雖然只如幻雲似的不可捉摸；但她涵蓋着人間最深切的哀婉之情，使我的心靈爲之震驚；但我要繼續看她的日記，我不得不極力靜鎮……

八月四日　半個月以來，課後我總是在閱報室看報，覺得國事一天糟似一天，國際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低下。內政呢？就更不堪說了，連年征戰，到處慘象環生；眼看着樑傾巢覆，什麼地方足以安身？況且故鄉庭園又早被兵匪摧殘得只賸些敗瓦頹垣，唉！……我只恨力薄才淺，救國有志，也不過僅僅有志而已！何時能成事實！

昨天杏農曾勸我加入某黨，我是毫無主見，曾去問品綺他也很贊成。

今午杏農又來了，他很誠摯的對我說：「曼麗！你不要徬徨了。現在的中國，除了推翻舊勢力，培植新勢力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希望國家興盛呢？……並且時候到了。你看世界已經不像從前那種死寂，黨軍北伐，勢如破竹，我們豈可不利用機會謀酬我們的夙願呢？」我聽了杏農的話，十分興奮，恨不得立刻加入某黨，與他們努力合作，後來杏農走了，我就寫一封信給婉若，告訴他我現在已決定加入某黨，就請他替我介紹，寫完信後，我悄悄的想着中國勢局的危急，除非許多志士出來肩負這困難，國家的前途，實在不堪設想呢。這一天，我生命全都浸在熱血裏了。

八月七日　我今天正式加入某黨了。當塡寫志願書的時候，我眞覺得驕傲，我不過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現在肩上居然担負起這萬鈞重的革命事業！我私心的欣慰，眞沒法了形容呢！我好像有所發見，我覺得國事無論糟到什麼地步，只要是眞心愛國的志士，肯爲國家犧牲一切，那末因此國家永不至淪亡，而且還可產生出蓬勃的新生命！我想到這裏我眞高興極了，從此後我要將全副的精神爲革命奔走呢！

下午我寫信告訴沙姊，希望她能同我合作。

八月十五日　今天彤芬有信來，關於我加入某黨，她似乎不大贊成，她的信說：「曼麗！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已加入某黨，我自然相信你是因愛國而加入的，和現在一般投機分子不同，不過曼麗你眞了解某黨的內容嗎？你眞是對於他們的主義毫無懷疑的信仰嗎？你要革命眞有你認爲必革的目標嗎？曼麗我覺得信仰主義和信仰宗教是一樣的精神。耶穌吩咐他的門徒說：你們應當立刻跳下河裏去，拯救那個被溺的婦女，和嬰孩。那時節你能決不躊躇，決不懷疑的勇往直前嗎？曼麗我相信你的心是純潔的；可是你的熱情往往支配了你的理智，其實你既已加入了，我本不該對你發出這許多疑問，不過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既想到這裏，我就不能緘默，曼麗請你原諒我吧！」

彤芬這封信使我很受感動，我不禁回想我入黨的倉卒，對於她所說的問題我實在未能詳細的思量。我只憑着一腔的熱血無目的的向人間噴射……唉！我今天心緒十分惡劣，我有點後悔了！

八月二十二日　現在我已正式加入黨部工作了，一切的事務都呈露紊亂的樣子，一切都似乎找不到系統——這也許是因我初加入合作，有許多事情是我們不知道其系統之所在，並不是牠本身沒有系統吧！可是也就夠我徬徨了。

他們派我充婦女部的幹事。每天我總照法定時間到辦公室，我們婦女部的部長，眞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她身體很魁偉，常穿一套棕色的軍服，將頭髮剪得和男人一樣，走起路來，腰幹也能筆直。神態也不錯；只可惜一雙受過摧殘，被解放的脚，是支不起上體的魁偉；雖是皮鞋作得很寬大，很充得過去，不過走路的時候，還免不了婀娜的神態，這一來可就成了三不像了。更足使人注意的。是她那如宏鐘的喉音，她眞喜歡演說，我們在辦公處最重要的公事，大概就是聽她的演說了……眞的她的口才不算壞，尤其使人動聽的是那一句：「我們的同志們」眞叫得親熱！但我有時聽了有些不自在這……許是我的偏見，我不慣作革命黨，沒有受過好訓練——我缺乏她那種自滿的英雄氣概，——我總覺得我所想望的革命不是這麼回事！

現在中國的情形，是十三分的複雜，比亂麻還難清理，我們現在是要作剔清整理的革命工作，每一個革命分子，以我的理想至少要鎭天的工作——但是這裏的情形，絕不是如此。部長專喜歡高談闊論，其他的幹事員寫情書的依然寫情書，講戀愛的照樣講戀愛，大家都彷彿天下指日可定，自己將來都是革命元勳，作官發財，高車駟馬，都是意中事，意態驕逸，簡直不可一世——這難道說也是全民所希冀的革命嗎？唉！我眞徬徨！

九月三日　我近來精神眞萎靡，我簡直提不起興味來，這裏一切的事情都叫我失望！

昨天杏農來說是芸泉就要到美國去，這眞使我驚異，她的家境很窮困，怎麼半年間忽然又有錢到美國了！後來問杏農才知道她作了半年婦女部的秘書，就發了六七千元的財呵！這話眞使我驚倒了，一個小小的秘書，半年間就發了六七千元的財，那若果要是作省黨部的秘書長，豈不可以發個幾十萬嗎？這手腕眞比從前的官僚還要厲害——可是他們都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他們莫非自己開採得無底的金礦嗎？……呵！眞令人不可思議呢！

沙姊有信來問我入黨後的新生命，眞慚愧，這裏原來沒有光大的新生命，軍閥要錢，這裏的人們也要錢，軍閥吃鴉片，這裏也時時有噴雲吐霧的盛事。呵！腐朽！一切都是腐朽的……

九月十日　眞是不可思議，在一個黨部裏竟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派別！昨天一天，我遇見三方面的人，對我疏通選舉委員長的事。他們都稱我作同志，可是三方面各有他們的意見，而且又是絕對不同的三種意見，這眞叫我爲難了，我到底是誰的同志呢？老實說吧，他們都是想澎漲自己的勢力，那一個是爲公忘私呢？並且又是一般只有盲目的熱情的青年在那裏把持一切；事前沒有受過訓練，唉！我不忍說——眞有些倒行逆施，不顧民意的事情呢！

小珠今早很早跑來，告訴我前次派到C縣作縣知事的宏卿，在那邊勒索民財，妄作威福，鬧了許多笑話，眞叫人聽着難受，本來這些人，一點學識沒有，他們的進黨目的，只在發財昇官，一旦手握權柄，又怎免濫用？杏農的話眞不錯；他說：「我想革命應有一定的步

驟，第一步是要充分的預備，無論破壞方面，建設方面，都要有充足的人材準備，第二步才能去作破壞的工作，破壞以後立刻要有建設的人材收拾殘局……」而現在的事情；可完全不對，破壞沒人才，建設更沒人才！所有的分子多半是爲自己的衣飯而投機的，所以打下一個地盤以後，沒有人去作新的建設！這是多麼慘淡的前途呢，土牆固然不好，可是把土牆打破了，不去修磚牆，那還不如留着土牆，還成一個片斷。唉！我們今天越說越悲觀，難道中國只有這黯淡的命運嗎？

九月十五日　今天這裏起了一個大風潮……這才叫作丟人呢！

維春槍決了！因爲他私吞了二萬元的公款，被醒胡告發，但是醒胡同時却發了五十萬大財，據說維春在委員會裏很有點勢力！他是偏於右方的，當時惹起反對黨的忌恨，要想法破壞他，後來知道醒胡和他極要好，因約醒胡探聽他的私事，如果能夠致維春的死命，就給他五十萬元，後來醒胡果然探到維春私吞公款的事情，到總部告發了，就把維春槍決了。

這眞像一段小說呢！革命黨中的青年竟照樣施行了。自從我得到這消息以後，一直懊惱，我眞想離開這裏呢！

下午到杏農那裏。談到這件事，他也很灰心。唉！這到處腐朽的國事，我眞不知應當怎麼辦呢！

九月十七日　這幾天黨裏的一切事情更覺紊亂，昨夜我已經睡了，忽接到杏農的信，他說：「這幾天情勢很壞，軍長兵事失利，內部又起了極大的內閧——最大的原因是因爲某軍長部

下所用一般人，都是些沒有實力的輕浮少年，可是割據和把持的本領均很強，使得一部分軍官不滿意他們，要想反戈，某軍長知道實在不可爲了，他已決心不幹，所以我們不能不準備走路⋯⋯請你留意吧！

唉！走路！我早就想走路，這地方越作越失望，再住下去我簡直要因刺激而發狂了！

九月二十二日　支黨部幾個重要的角色都跑盡了，我們無名小角也沒什麼人注意，還照舊在這裏鬼混，但也就夠狠狽了！有能力的都發了財，而我們却有斷炊的恐慌。昨晚檢點篋只賸兩塊錢。

早晨杏農來了，我們照舊吃了五毛錢一桌的飯，吃完飯，大家坐在屋裏，皺着眉頭相對。小珠忽然跑來，她依然興高彩烈，她一進門就嘻嘻哈哈的又說又笑，我們對她訴說窘狀，她說：「愁什麼！我這裏先給你們二十塊錢，用完了再計較。」杏農才把心放下，于是我們暫且不愁吃飯，大家坐着談些閒話，小珠對着我們笑道：「我告訴你們一件有趣的新聞；你們知道蘭芬嗎？他眞算可以，她居然探聽到敵黨的一切秘密；自然蘭芬那臉子長得漂亮，敵黨的張某竟迷上她了！只願討蘭芬的歡喜，早把別的事忘了：他們的經過眞有趣，昨天聽蘭芬告訴我們眞要把我笑死！前天不是星期嗎？一早晨，張某就到蘭芬那裏，請蘭芬去吃午飯，蘭芬就答應了他，張某叫了一輛汽車，同蘭芬到德昌飯店去，到了那裏，時候還早，他們就揀了一間屋子坐下，張某就對蘭芬表示好意，訴說他對蘭芬的愛慕。蘭芬笑道：「我很希望我們作一個朋友，不過事實恐怕不能！你不能以坦白的心胸對我⋯⋯」張某聽了

蘭芬的話，又看了那漂亮的面孔，眞的，他恨不得把心挖出來給她，就說道：「蘭芬，只要你眞愛我，我什麼都能爲你犧牲，如果我死了，於你是有益的，我也可以照辦。」蘭芬就握住他的手說道：「我眞感激你待我的誠意，不過我這個人有些怪僻，除非你告訴我一點別人所聽不到事情，那我就信了。」張某道：「我什麼事都可以告訴你，現在背我的生平給你聽，蘭芬！那你相信我了吧？」蘭芬說：「你能將你們團體的秘密全對我說嗎？……我本不當有這種要求。不過要求彼此了解起見，什麼事不應當有掩飾呢！」張某簡直迷昏了，他絕不想到蘭芬的另有用意，他便把他的團體議決對付敵人種種方法告訴蘭芬，以表示愛意……這眞滑稽得可笑！」

小珠說得眞高興，可是我聽了，心裏很受感動，天下多少機密事是誤在情感上呢！

十月一日　在那紊亂的N城，廝守不出所以然來。今天我又回到了上海，早車到了這裏。稍吃了些點心，我就去看朋友，走到黃浦灘，由不得想到前幾個月和沙姊話別的情形，那時節是多麼興奮！多麼自負！……唉！誰想到結果是這麼狼狽。現在覺悟了，事業不但不是容易成功，便連從事事業的途徑也是不易選擇的呢！

回到上海了！可是我的希望完全埋葬在N城的深土中，什麼時候才能發芽蓬勃滋長，誰能知道？誰能預料呵？

十月五日　我忽然患神經衰弱病，心悸胸悶，鎮天生氣，今天搬到醫院裏來，這醫院是在城外。空氣很好，而且四周圍也很寂靜，我睡在軟鐵絲的床上，身體很舒適了。可是我的病是

在精神方面，身體越舒服暇預，我的心思越複雜。我細想兩三個月的經歷，好像毒蛇在我的心上盤咬！處處都是傷痕。唉！我不曾加入革命工作的時候，我的心田裏，萬叢荊棘的當中，還開着一朵鮮艷的紫羅蘭花，予我以前途燦爛的希望。現在呢！紫羅蘭萎謝了，只剩下刺人的荊棘，我竟沒法子邁步呢！

十月七日　兩夜來，我只爲已往的傷痕懊惱。我恨人類世界。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讓牠全個湮滅！……但是我有時並不這樣想，上帝絕不這樣安排的，世上有大路，有小路，有走得通的路，有走不通的路，我並不曾都走遍。我怎麼就絕望呢！我想我自己本沒有下過探路的工夫，只閉着眼跟人家走，失敗了！還不是自作自受嗎？……

奇怪我自己轉了我憤恨的念頭。變更追悔時，我心頭已萎的紫羅蘭，似乎又在萌芽了，但是我從此不敢再隨意的摧殘了，……我病好以後，我要努力找那走得通的路，去尋求光明。以前的閉眼所撞的傷痕，永遠保持着吧！……

曼麗的日記完了，我緊張的心弦也慢慢恢復了原狀，那時夜漏已深，秋風搖撼窗前枯藤，聲更憭慄！彤芬也很覺得疲倦，我們暫且無言的各自睡了。我癡望今夜夢中能見到曼麗，細認他心的創傷呢！

房東

當我們坐在山兜，從陡險的山徑，來到這比較平坦的路上時，兜夫「唹約」的舒了一口氣，意思是說「這可到了！」我們坐山兜的人呢，也照樣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氣，也是說：「這可到了！」因爲長久的顚簸和憂懼，實在覺得力疲神倦呢！這時我們的山兜停在一座山坡上，那裏有一所兩樓兩底的中國化的洋房。若從房子側面看過去，誰也想不到那是一座洋房，因爲牠實在只有我們平常比較高大的平房高，不過正面的樓上，却也有二尺多闊的迴廊。使我們住房子的人覺得滿意。並且在我們這所房子的對面，是峙立着無數的山巒。當晨曦窺雲的時候，我們睡在牀上，可以看見萬道霞光，從山背後冉冉而升，跟着霧散雲開，露出艷麗的陽光，再加着晨氣清涼，稍帶冷意的微風，吹着我們不會掠梳的散髮。眞有些感覺得環境的鬆軟，雖然比不上列子禦風那麼飄逸。至於月夜，那就更說不上來的好了。月光本來是淡青色，再映上碧綠的山景，另是一種翠潤的色彩，使人目眹神飛。我們爲了牠們的倩麗往往更深不眠。

這種幽麗的地方，我們城市裏薰慣了煤煙氣的人住着，眞是有些自慚形穢，雖然我們的外面是强似他們鄉下人。凡從城裏來到這裏的人，一個個都彷彿自己很明白什麼似的，但是他們鄉下

人，至少要比我們離大自然近得多，他們的心要比我們乾淨得多。就是我們房東，她的樣子雖特別的樸質，然而她都比我們好像知道什麼似的人，更知道些。也比我們天天講自然趣味的人，實際上更自然些。

可是她的樣子，實在不見得美，她不但有鄉下人特別紅褐色的皮膚，並且她左邊的脖項上長着一個蓋碗大的肉瘤。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對于她那個肉瘤很覺厭惡，然而她那很知足而快樂的老面皮上，却給我很好的印象。倘若她只以右邊沒長瘤的脖項對着我，那到是很不討厭呢！她已經五十八歲了，她的老伴比她小一歲，可是她倆所作的工作，眞不像年紀這麼大的人。她倆只有一個兒子，倒有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兒。她們的兒媳婦是個瘦精精的婦人，她那兩隻脚和腿上的筋肉，一股一股的隆起，又結實又有精神。她一天到晚不在家，早上五點鐘就到田地裏去作工，到黃昏的時候。她有時肩上挑着幾十斤重的柴來家了。那柴上斜掛着一頂草笠，她來到她家的院子裏時，把柴担從這一邊掮上換到那一邊肩上時，必微笑着同我們招呼道：「吃晚飯了嗎？」當這時候，我必想着這個小婦人眞自在，她在田裏種着麥子，有時插着白薯秧，輕快的風吹乾她勞痒的汗液；清幽的草香，陣陣襲入她的鼻觀。有時可愛的百靈鳥，飛在山嶺上的小松柯裏唱着極好聽的曲子，她心裏是怎樣的快活！當她向那小鳥兒瞬了一眼，手下的秧子不知不覺已插了很多了。在她們的家裏，從不預備什麼鐘，她們每一個人的手上也永沒有帶什麼手錶，然而她們看見日頭正照在頭頂上便知道午時到了，除非是陰雨的天氣，她們有時見了我們，或者要問一聲：「師姑，現在十二點鐘了罷！」

據她們的習慣，對於作工時間的長短也總有個準兒。

住在城市裏的人每天都能在五點鐘左右起來，恐怕是絕無僅有，然而在這嶺裏的人，確沒有一個人能睡到八點鐘起來。說也奇怪，我在城裏頭住的時候，八點鐘起來，那是極普通的事情，而現在住在這裏也能夠不到六點鐘便起來，並且頂喜歡早起，因爲朝旭未出將出的天容，和陽光未普照的山景，實在別饒一種清趣。更奇異的是山間變幻的雲霧，有時霧擁雲迷，便對面不見人。舉目唯見一片白茫茫，眞有人在雲深處的意味。然而霎那間風動霧開，青山初隱隱如籠輕綃。有時兩峯間忽突起朶雲，亭亭如蓋，葉蔽天空，陽光黯淡，細雨霏霏，斜風瀟瀟，一陣陣涼入骨髓，誰能想到這時是三伏裏的天氣。我曾記得古人詞有「採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何時就？」這是我從前一讀一悵然，想望而不得的逸興幽趣，今天居然身受，這是何等快樂！更有我們可愛的房東。每當夕陽下山後，我們坐在岩上談說時，她又告訴我們許多有趣的故事，使我們想像到農家的樂趣實在不下於神仙呢。

女房東的丈夫，是個極勤懇而可愛的人，他也是天天出去作工，然而他可不是去種田，他是替他們村裏的人，收拾屋漏。有時沒有人來約他去收拾時，他便戴着一頂沒有頂的草笠，把他家的老母牛和老公牛，都牽到有水的草地上拴在老松柯上，他坐在草地上含笑看他的小孫子在水涯旁邊捉蛤蟆。

不久炊煙從樹林裏冒出到，西方一片紅潤，他兩個大的孫子從家塾裏一跳一蹦的回來了。我們那女房東就站在斜坡上叫道：「難民仔的公公，因來吃飯。」那老頭答應了一聲「來了。」於

是慢慢從草地上站起來，解下那一對老牛。慢慢踱了回來。那女房東在堂屋中間排下一張圓桌，一碗熱騰騰的老矮瓜，一碗煮糟大頭菜一碟子海蜇，還有一碟鹹魚，有時也有一碗煮魚燉肉。這時他的兒媳婦抱着那個七八個月大的小女兒，喂着奶，一手撫着她第三個兒子的頭。吃罷晚飯她給孩子們洗了脚，於是大家同坐在院子裏講家常，我們從樓上的欄杆望下去，老女房東便笑嘻嘻的說：「師姑！晚上如果怕熱，就把門開着睡。」我說：「那怪怕的，倘若來個賊呢？………這院子週圍只是一片石頭叠就的矮牆，又沒有個門！」呵喲師姑！眞眞的不礙事，我們這裏從來沒有過賊，我們往常洗了衣服，晒在院子裏，有時被風吹了掉在院子外頭，也從沒有人給拾走。到是那兩隻狗，說不定跑上去。只要把迴廊兩頭的門關上，便都不礙了！」

我聽了那女房東的話，由不得稱讚道：「到底是你們村莊裏的人樸厚，要是在城裏頭，這麼空落落的院子，誰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東很高興的道：「我們鄉戶人家，別的能力沒有，只講究個天良，並且我們一村都是一家人，誰提起誰來都是知道的，要是作了賊，這個地方還住得下去嗎？」我不覺嘆了一聲，只恨我不作鄉下人，聽了這返樸實眞的話，由不得不心驚，不用說市上不曾受教育的人，沒有天良；便是在我們的學校裏還常常不見了東西呢！怎怪得我們天天如履薄冰般的，捏着一把汗，時時竭智慮去對付人，那復有一毫的人生樂趣？

我們的女房東，天天閒了就和我們說閒話兒，她彷彿很羨慕我們能讀書識字的人，她往往稱讚我們爲聰明的人。她提起她的兩個孫子也天天去上學，臉上很有傲然的顏色。其實她未曾明白現在認識字的人，實在不見得比他們莊農人家有出息。我們的房東，他們身上穿着深藍老布的衣

裳。用着極樸質的傢具，喫的是青菜蘿蔔白薯攙米的飯，和我們這些穿綢緞，住高樓大厦，吃魚肉美味的城裏人比，自然差得太遠了。然而試量量身分看，我們的家本在身，吃了今日要打算明日的，過了今年要打算明年的，滿臉上露着深慮所積的微微縐痕，不到老已經是髮蒼蒼而顏枯槁了。她們家裏有上百畝的田，據說好年成可收七八十石的米，除自己喫外，尙可剩下三四十石，一石値十二三塊錢，一年儘糧食就有幾百塊錢的裕餘。以外還有一塊大菜園，裏面蘿蔔白菜，茄子蠶豆，樣樣俱全。

還有白薯地五六畝，猪牛羊鷄和鴨子！又是一樣不缺。並且那一所房子除了自己住，夏天租給來這裏避暑的人，也可租上一百餘元，老母鷄一天一個蛋，老母牛一天四五瓶牛奶，到是純粹的好汁子，一點不攙水的，我們天天向他買一瓶要一角二分大洋，他們吃用全都是自己家裏的出產品，每年只有進款加進款，却不曾消耗一文半個，他們舒舒齊齊的作着工，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他們可說是「外乾中强」，我們却是「外强中乾」。只要學校裏兩月不發薪水，簡直就要上當舖，外面再掩飾得好些，也遮不着隱憂重重呢！

我們的老房東眞是一個福氣人，她快六十歲的人了，却像四十幾歲的人。天色朦朧她便起來，作飯給一家的人吃。吃完早飯，兒子到村集裏去作買賣，媳婦和丈夫，也都各自去作工，她於是把她那最小的孫女用極闊的帶把她駝在背上，先打發她兩個大孫子去上學，回來收拾院子，餵母豬，她一天到晚忙着，可也一天到晚的微笑着。逢着她第三個孫子和她撒嬌時，她便把地裏掘出來的白薯，遞一片給他，那孩子笑嘻嘻的蹲在擣衣石上吃着。她閒時，便把背上的孫女兒放

下來抱着坐在院子裏，撫弄着玩。

有一天夜裏月色佈滿了整個的山，青葱的樹和山，更襯上這淡淡銀光。使我恍疑置身碧玉世界，我們的房東約我們到房後的山坡上去玩，她告訴我們從那裏可以看見福州。我們越過了許多壁立的巉岩，忽見一片細草平舖的草地，有兩所很精雅的洋房，悄悄的站在那裏。一帶的松樹被風吹得松濤澎湃，東望星火點點，水光瀉玉，那便是福州了。那福州的城子，非常狹小，民室壘集，烟霧迷漫，與我們所處的海中的山巔，眞有些炎涼異趣。我們看了一會福州，又從這壘岩向北沿山徑而前，見遠遠月光之下竪立着一座高塔，我們的房東指着對我們說：「師姑！你們看見這裏一座塔嗎？提到這個塔，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們的房東講到這裏不知想起什麼，因問我道：「那些信教的人，不信有鬼神，……師姑！你們讀書的人自然知道有沒有鬼神了。」

這可問着我了，我沈吟半晌答道：「也許是有，可是我可沒看見過，不過我總相信在我們現實世界以外，總另有一個世界，那世界你們說他是鬼神的世界也可以，而我們却認那世界爲精神的世界……」

「哦！到是你們讀書的人明白！……可是什麼叫作精神的世界呵！是不是和鬼神一樣？」

我被那老頭兒這麼一問，不覺嗤的笑了，笑我自己有點糊塗，把這麼抽象的名辭和他們天眞的農人說。現在我可怎樣回答呢，想來想去，要免解釋的麻煩，因囁嚅着道：「正是也和鬼神差不多！」

好了！我不願更談這玄之又玄的問題，不但我不願給她勉强的解釋，其實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因指着她那大孫子道：「孩子倒好福相，他幾歲了？」我們的房東，聽我問她的孫子，十分高興的答道：「他今年九歲了，已定下親事，他的老婆今年十歲了，」後又指着她第二個孫子道：「他今年六歲也定下親，他的老婆也比他大一歲，今年七歲……我們家裏的風水，都是女人比丈夫大一歲，我比他公公大一歲，他娘比他爺大一歲……我們鄉下娶媳婦，多半都比兒子要大許多，因爲大些會作事，我們家嫌大的太多不大好，只大着一歲，要算很特別的了。」

「嚇！阿姆你好福氣，孫子媳婦都定下了，足見得家裏有，要不然怎麼作得起。」我們用的老林很羨慕似的，對我們的房東說。我不覺得有些好奇，因對那兩個小孩子望着，只見他們一雙圓而黑的眼珠對他們的祖母望着，……我不免想這麼兩個無知無識的孩子，倒都有了老婆，這眞是有點不可思議的事實。自然，在我們受過洗禮的腦筋裏，不免爲那兩對未來的夫婦擔憂，不知他們到底能否共同生活，將來有沒有不幸的命運臨到他和她。可是我們的那老房東確覺得十分的爽意，彷彿又替下輩的人作成了一件功績。

一羣小雞忽然啾啾的嘈了起來。那老房東說：「又是田鼠作怪！」因忙忙的趕去看。我們怔怔坐了些時就也回來了。走到院子裏，正遇見那房東迎了出來，指着那山縫的流水道：「師姑！你看這水映着月光多麼有趣……你們如果能等過了中秋節下去，看我們山上過節，那才眞有趣，家家都放花，滿天光彩，站在這高坡上一看眞要比城裏的中秋節還要有趣。」我聽了這話，忽然想到我來到這地方，不知不覺已經二十天了，再有三十天，我就得離開這個富於自然——山高氣

清的所在，又要到那充滿塵氣的福州城市去，不用說街道是只容得一輪汽車走過的那樣狹，屋子是一堵連一堵排比着，天空且好比一塊四方的豆腐般呆板而沉悶。至於那些人呢，更是俗垢徧身不敢逼視。

日子飛快的悄悄的跑了，眼看着就要離開這地方了。那一天早起，老房東用大碗滿滿盛了一碗糟菜，送到我的房間，笑容可掬的說：「師姑！你也嘗嘗我們鄉下的東西，這是我自己親手作的，這幾天才全晒乾了，師姑你帶到城裏去定比市上賣的味道要好，隨便炒吃燉肉吃，都極下飯的。」我接着說道：「怎好生受，又讓你花錢。」那老房東忙笑道：「師姑！眞不要這麼說，我們鄉下人有的是這種菜根子，那像你們城市的人樣樣都須花錢去買呢！」我不覺嘆道：「這正是你們鄉下人叫人羨慕而又佩服的地方，你們明明滿地的糧食，滿院的雞鴨和滿圈子的牛羊猪，是要什麼有什麼，可是你們樣樣都誠誠樸樸的，並沒有一些自傲的神氣，和奢侈的受用，……這怎不叫人佩服！再說你們一年到頭，各人作各人愛作的事，舒舒齊齊的過着日子，地方的風景又好，空氣又清，爲什麼叫人不羨慕！那老房東聽了這話，一手摸着那項上的血瘤，一面點頭笑道：「可是的呢！我們在鄉下寬敞清靜慣了倒不覺得什麼……去年福州來了一班耍馬戲的，我兒子叫我去見識見識，我一清早起帶着我大孫子下了嶺，八點鐘就到福州，我兒子說離馬戲開演的時間還早咧，我們就先到城裏各大街去逛，那人眞多，房子也密密層層，弄得我手忙脚亂，實覺不如我們嶺裏的地方走着舒心……師姑！你就多住些日子下去吧！……」

我笑道：「我自然是願意多住幾天，祇是我們學校快開學了，我爲了職務的關係，不能不早

下去……這個就是城市裏的人大不如你們鄉下人自在啊！」

我們的房東聽了這話，祇點了一點頭道：「那麼師姑明年放暑假早些來，再住在我們這裏。大家認得怪熟的，熱刺刺的說走，眞有點怪捨不得的呢？」

可是過了兩天，我依然祇得熱刺刺的走了，不過一個誠懇而溫顏的老女房東的印象却深刻在我的心幕上——雖是她長着一個特別的血瘤，使人更不容易忘懷；然而她的家庭，她的小雞和才生下來的小豬兒……種種都充滿了活潑潑的生機使我不能忘懷——祇要我獨坐默想時，我就要為我可愛而可羨的房東祝福！並希望我明年暑假還能和她見面！

時代的犧牲者

悲哀似乎指示我一切了。對於牠高深的意義，使我認識茫茫人世的歸程，人生若不了解悲哀，至少是在醉夢的變態中，不然盛血般玫瑰汁的翡翠杯底，總藏着憂鬱。鮮紅的花朵是怎樣使人可愛。但是牠的脈絡裏，滲着一些杜鵑的赤血呢！世上的快樂事容或有詐僞藏在背面，只有眞的悲哀，骨子裏還是悲哀，所以一顆因悲哀而落的眼淚，是包含人生最高的情緒。

我一生最愛看罩着憂鬱的叢林，雖然妙麗的春花，也曾引誘我向她凝眸，向她含笑，不過那種感受未免太粗糙了，彷彿頭頂上掠過的行雲，立即淡滅，只有悲哀牠是永駐於我靈宮的驕子，牠往往在靜夜裏使我全部神經顫動，彷彿柔媚的歌聲的音波，和緩而深長，雖也帶着些壓迫的痛苦，可是不因此而後悔，或逃避。

這幾天凝滯的彩雲，罩閉着麗日；蕭瑟的悲風，鼓動着白楊——境地格外凄清，悲哀彷如潮水：……………

正如春雨淅瀝的一個下午吧，美德很優雅的裝束——爲了下雨穿着一身銀灰色的雨衣格外的

好看了，她邁着輕盈的步伐，正從我辦公室的窗下走過，仰頭微笑。她說：

「今天的會開得成嗎？」

「看看再說吧——到這時候只來了你我兩個人！」

「不吧！我適才彷彿聽見秀貞姊的聲音呢，……秀貞你會過嗎？」

「那一個叫秀貞？……是不是那一位體質很瘦弱差不多近四十歲的手工教員嗎？」

「正是那一個，你覺得怎樣？」

「不大清楚，好像是很忠厚的樣子。」

「她有一段悲哀的歷史——到是一篇天成的小說呢！」

「本來人生就是一部小說，不過有的是平凡的，有的是奇峯突出的。」

「我想秀貞的悲哀史總可算得奇峯突出了，你想寫嗎？」

「看吧！如果我覺得靈機應許我，也許要寫——」

「喂！那個就是秀貞，我來替你介紹吧？」

我和美德都到迴廊外面，和秀貞彼此點了點頭，大家又同到辦公室裏來等開會，但是雨一陣緊一層，打落了許多殘瓣賸蕊，不過花香仍舊噴着濃烈的芬芳。

「這神氣今天這會又是開不成呢……五點半了，我們不要儍等……」

美德不久就走了，秀貞殷勤的留我吃晚飯，我們隨便的談着，但是我總不敢問她的悲哀史。

秀貞待人十分誠摯；同事們雖多，可是我總喜歡到她房裏去閒話，她常常是很細心的招呼

我，於是我們漸漸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我絕早到了學校，本預備作一篇講演稿，偏巧一隻孤雁不住在那棵荔枝樹上悲鳴着，我多感的靈海，立刻淒浪酸風，掀騰不止。要想勉强寫一行都似乎不可能，沒有法子，放下筆無聊賴的在迴廊上來回的踱着，忽想到秀貞，不知不覺邁進那小小的月洞門，遠遠看見她的房門還掩着，姑且走近窗下聽聽動靜——或者早已起來了。迴廊上許多學生走過，她們彷彿很疑訝我來得特別早，有的含笑對我說：「先生眞早呵！」我由不得再看手錶，只不過七點半，比較是早些。「秀貞大約不曾起來吧！」我獨自猜想着。已來到她的窗戶根下。我輕輕敲了一下說：「秀貞姊，起來了嗎？」却不見回答。我打算仍舊回到辦公室去，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呀」的一聲房門開了一線，又聽見哽咽似的聲音說：「請進來，我以爲是誰呢，想不到是你。」我推門進去，立刻感覺四境的異樣，煤油燈的罩子，半截燻得漆黑，旁邊一根點殘的洋蠟燭，四圍堆着臘淚，蚊帳半垂着，疊着的棉被，只打開一半……「大約昨夜不曾好好的睡下罷？」秀貞聽見我這樣問她，臉上立刻變了顏色，手足抖顫着，嘴唇緊咬着，我趕緊握住她冰冷的兩手說：「什麼事使你這樣震驚？我想你還是鎮靜些吧。世界上的事值不得過於認眞。」她兩眼含着酸楚的淚水，向書桌上凝注着，一聲也不響，我不由自主的往書桌上一望，只見一封信——上面滿了斑斑點點的淚痕，不用說定是秀貞的眼淚流濕的。我將信拿在手裏說：「讓我看看好嗎？」她點了點頭，那眼淚便隨勢落了下來。

——母親呵！親愛的母親，這夜是如此寂靜，沒有一隻夜鶯低唱。也沒有一個夜遊的神經

嗽，有的只是孩兒的心浪澎湃，同學門早已到了睡鄉，雨後昏昏慘慘的月兒半窗，伴着孤寂的孩兒，但願母親不要對月思量，不然怕要看見你兒瑩瑩的眼淚。母親！你已是鱗傷樣的心，又怎樣擔當！

是的，母親！「茂兒是青年，是未曾開放的瓊葩仙蕊，是包含着無限的生機，不應當常常說悲觀話，不應當過於孤僻。」母親，感謝你每封信都是如此的勉勵我——並且孩兒也知道這時候母親的心是怎樣的淒酸！但是，母親！孩兒在你的懷抱裏時，已爲母親那一雙含愁蓄淚的眼，種下了多悲善感的根苗。母親呵！爲了無義的父親，糟踐了你可貴的青春，失了你的健康——成了失眠的病根——有時一夜不睡，第二天你還是要照樣去上課，要照樣的招呼你的孩兒，這種的强支持怎麼能長久。孩兒只要想到，便由不得心驚！母親，爲了你的不幸，孩兒感覺到世界的殘苛，感覺到人類的褊私。母親呵！你不要含淚强笑吧！不要顧慮孩兒，把頭藏在被底偷哭吧。更不要對孩兒勉强說樂觀的話吧！要知道母親的心浪是和孩兒息息相通的啊！——你的茂兒手稟。

這一封書信寫得十分懇切，由不得我爲這不幸的母子垂淚，尤其是那青年的茂兒在孩兒的童心中，已深印上憂鬱的心影。然而秀貞不幸的遭遇的事實我並不曾明白，我因對秀貞說：「你把世事看平淡些，並且希望你當牠是一篇絕高的文藝看吧！無論如何悲哀的遭遇，對你總不是無益的，至少你可以認識人類的背面，如果你肯告訴我，因此得到同情的共鳴，多少可減却拘滯的意味，而使牠形成更大的悲哀，——最高的情緒。」

秀貞似乎很爲我的話感動，她眼中放出慨激的奇光，決然道：「隱姊！我值得向你敍說。我

相信你能溶解不幸者的悲哀，但是不免加增我的傷感，並且不知從那裏說起，有幾頁關於這事實的記錄請你看看吧。」

「這也許比述說更能使你明白些。」於是秀貞從一個小箱子裏，拿出一個小小的本子來，並且掀開遞給我道：「以前的不必看吧，那是沒什麼關係的。你就從這一頁看起好了！」我果然依她所指的地方看去：——

九月六日。　昨天無意中得到道懷從上海打來的電報，知道他就要到家了，我們已經分別九年，不知道他近來身體怎樣？……茂兒已經十三歲了，今年高小已經畢業。他聽見這個消息，再看見這個聰明活潑的孩子，不知道怎樣喜歡呢。感謝上帝！居然也有這一天，使我的道懷學成歸來，九年來所受的孤淒和勞瘁的苦痛都有了代價。記得這九年中每逢風雨淅瀝之夜，讀古人詞：「……而今寂寞人何處，脈脈淚沾衣，空房獨守，風穿簾子，雨隔窗兒——」總好像是故意形容我，奚落我，常常不能終篇，便柔腸若絞淚濕枕菡。

唉！到現在還有餘哀呢！

九月八日。　下午忙跑到招商碼頭，只見許多伕子三五成羣的聚在躉船上，也有幾個上等的男女人，從他們凝望着飄渺海天的神情，知道他們也是來迎候遠來的親友的。但是這船還不曾攏岸，雖然隱約可以看見裊裊的白煙，和海雲徵逐，而船身仍看不到，約半個鐘頭以後，才看見那龐大的船身，蠕蠕然向河岸移動。船身靠岸還差一丈多遠，而伕子們都爭先恐後的向前擁進，不顧性命的往船上奔竄，這不過是爲了生計問題喲！

乘客紛紛的下來了。道懷手裏提着一個小小的皮包，從人羣裏向四處瞻望，我忙忙迎了上去。哦！彼此都有些異樣子，記得他去國的時候，是個不曾留髭鬚的武式青年，現在雖然還是不曾留髭鬚，然而額上和眼角的皺紋增加許多。唉！歲月催人。我自然也不似初嫁時了！我們一同回到家中我彷彿有許多話，要向他說，但是他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見了茂兒，只問了兩句話，便怔怔的默坐着。「這大約是路上過於辛苦了，」我心裏是這樣的想着，於是我也不敢和他多說。第二天早上他匆匆出門去找朋友，午飯的時候他從外頭回來，坐在靠窗的沙發上凄然長嘆着，我不由得心驚，正想問他有什麼事情煩惱？忽聽他哽咽的說道：「秀貞！你相信我對你的心嗎？……我們雖然是由父母作主定的婚姻然而我們的愛情是不在那自由戀愛的以下。不過因爲了前途的希望和你竟一別九年，這九年中間，無時無刻不想念你。後來不幸因此而病，並且病得很重。那時候精神是變態的，意外的遇合就發生了。但是，秀貞，你要相信我，我不曾忘記你！」

唉！這到底是什麼結局。我的心不免顫跳了。原來世界上，只有女子是儍子！我爲了他犧牲了寶貴的青春，並且爲了他失了身體的康健，以爲總是值得的。我實在不願意問他：「還有什麼下文」，因爲我彷彿看見幕後的慘劇了。但是殘刻的人類——道懷何能例外！我們沈默了五分鐘光景，道懷忽然流起淚來，他顫聲說：「秀貞！我知道是對不起你！不過你當原諒我一時的錯誤！……我雖然和那個外國看護婦結了婚，但是並不是出於我的意志作用，不過是一時誘惑。但是現在她知道我已經是娶過妻子的人，她要向我提起訴訟，並且要我賠償

損失。秀貞你是知道的，我那裏有錢？……並且重婚在外國有重大的罪名呢！我想來想去，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能救我的命，……秀貞。我們的孩子，都已經這麼大了，你忍心叫我進外國牢獄嗎？……」唉！天呵！我原是怯弱的女子，我經不起人們的哀求，我的心完全亂了，我眞不知道應當怎樣辦？但是與其使我爲他憔悴而死，還是犧牲了我以成全他吧！我因問他道：「你要想叫我怎樣辦？」他彷彿已經窺見我懸虛無主的心了，他囁嚅着道：「秀貞你如答應我，那眞是我救命的恩人，我終身不敢忘記。現在我想求你寫一張離婚書給我，可是秀貞你不要驚訝，我和你絕對不會分離，這不過拿來抵禦那外國女人的。我可以說：「我雖有妻早已離婚了。」她看了離婚書，我所有的罪名便完全洗清了，然後我再和她斷絕關係，這張離婚書便可付之一炬，我們仍然是恩愛夫妻。」我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只得照他的話作了，但是我還希望這只是一張對付外國人的假離婚書。他見我已經答應了，十分高興的握着我的手說：「你眞是一個偉大的女性！」後來他告訴我兩三天以後就要到上海去辦這個交涉。他臨去的時候，要求對於這事守秘密，我想這事也是不能輕易說出來的，因爲是欺騙加欺騙的罪名，於道懷大不利，所以我決定不和一個人說。

九月二十五日。道懷走後，祇來了一封信，說他在上海了清外國女人的糾葛，還要到南京去，一時不得回來。但是我靈魂上，總彷彿罩着一個可怕的陰影。道懷這件事總不能使我不懷疑！……在這新時代離婚和戀愛，都是很時髦的，着了魔的狂熱的青年男女，一時戀愛了，一時又離婚了，算不得什麼，富於固執感情的女子，本來祇好作新時代的犧牲品，縱有

不幸，諒不止一個秀貞吧！況且我又是個不出衆的女人，不能替丈夫在台面上佔光。也許是我多疑，不然道懷直截了當的提出離婚有什麼不可？——我娘家也沒什麼台面上重要人，我想到這裏心倒安了，每日依然過我的教員生涯，幸喜茂兒聰明勤讀，使我安慰了！

十月十一日。今天天氣十分和暖，沒有冷肅的北風，彷彿初春的氣候。想起秀玉有一個多月不見，飯後恰巧沒有功課，我便決意去找她談談。她住的地方是在鄉村附近，樹木非常繁茂。雖是初冬，但因南方氣候和暖，還不見凋零氣象。她門前兩棵荔枝樹，這時正照着微微西斜的太陽，閃閃的放光呢。我從她那滿植紅梅的院子走過時，彷彿已有暗香浮動，其實還不曾生蕊呢。她的屋子，陳設得十分古雅，這時她正坐在一張柔軟的沙發上看書，見我進來，彷彿驚異似的站起來說：「想不到你此刻來，我正想去找你呢！你爲什麼和道懷離婚？」「咦！奇怪，誰告訴你的？」我驚疑着向她追求這事情的眞像。秀玉躊躇了些時說：「我給你一件東西看吧，不過你不要傷心，……這雖是你的不幸，然而正足使我們四千餘年來屈伏男性中心下的女子，受些打擊，……並且使現在痴心崇拜自由戀愛的女子，飲一些醒酒湯，你的犧牲是有價值的呵。」說着她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來，那字跡非常眼熟，彷彿是道懷的手筆，我心下便有些顫跳了。急忙看道：——

幼泉吾兄：

前所云林雅瑜女士事，不知已有眉目否？弟歸國後，亦籌思再三，在今日中國社會，欲思出人頭地，金錢勢力最不可少，而弟之家世吾兄所深悉，正所謂「門衰祚薄」。至于拙荊

外家情況亦極蕭條，卒使鵬飛有志，進身無術，而林女士家旣富有，貌亦驚人，於弟前途，實有極大關係，且吾輩留學生，原應有一漂亮善於交際之內助，始可實現理想之新家庭。方稱得起新人物。若弟昔日之黃臉婆，則偶實不類，弟一歸國即與離異，今使君已無婦，苟蒙吾兄高義玉成，他日得志，不敢忘漂母千金之報。如何？希即惠我好音，臨穎無任神馳。

弟道懷頓首

唉！我這才明白了，道懷原來是一個欺詐小人，我怯弱不能强制的熱淚滴下來了。秀玉握住我的手道：「秀貞！你爲什麼想不開，你旣已和他離婚，足見你是個有覺悟的女人，你現在爲了他要和別人結婚，你又傷什麼心呵！」我知道秀玉她還蒙在鼓裏，以爲我們的離婚是彼此情願的呢。我便把他欺騙的行爲一一告訴了她。秀玉這才驚呼道：「唭呀！好險詐的人心呵！我又長了一番見識。秀貞，你大概不明白他的用意吧？這種奸狠的男人，他一面想娶個有錢的女人，一面又怕離婚受金錢上的損失。他要正式提出和你離婚，他至少要拿幾千塊錢來吧！……現在倒眞便宜，一個錢不用花，但是世界上應該還有比錢要緊的東西吧？可嘆那正是一個學貫中西的留學生，比殺人放火的强盗恐怕更不容易蒙天理的赦免吧！可惜林雅瑜是一個醉心自由戀愛的人……我想，秀貞！我們先要忘却個人的痛苦，爲悲憫沉淪的婦女……快點想法救出林雅瑜呢！……我想你今天神經上受了大打擊，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我哥哥和林雅瑜的哥哥是朋友，我和林雅瑜也有一面之緣，等我去阻止他們。」

我從秀玉那裏回來後，不免把這事的經過，想了一想，覺得中國今日的社會實在太黑暗

了！無知識的人們，不過是肉體的墮落，——他們是昏昏沉沉的受環境的支配，……這是壞環境害他們。自以爲先覺的有知識的人，他們是靈魂的墮落，他們努力把中國社會弄成黑暗悲慘。……唉！我想到這裏放聲痛哭，我爲不幸的中國哭了！

唉！連日總覺得大地的空氣悲慘，氣壓十分緊迫，我彷彿被扼着咽喉，我竟沒有方法出氣，……前頭的荒徑，是滿了荊棘，不能下脚；但是後面又是水火齊攻。天呵！現在除非將赤血來開闢道路了。荊棘使全體傷損，赤血滿染着大地，使後來的人可以辨認這血跡，尋找他們應走的前途。……但是我是怯弱的，有多少血，能終不被黃土模糊了嗎？

十一月五日。今天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史上，要算是最光榮的一頁了，午後我正在寫信給茂兒，忽見兩個人來找我——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身段很高，面容很清秀，態度非常溫和——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妙麗女郎，……面龐身段，都很像中年婦人，大約是母女兩個。我正在打量揣度時，忽聽見那婦人和聲道：「請問先生姓李嗎？」我點了點頭道：「是的。請問夫人貴姓？」

「哦，賤姓林，這是我的女孩兒，我們是特來看李先生的。」「有什麼見教，請坐下談罷！」那林氏母女這時臉上都露着懷疑的神色，後來那婦人說：「先生，請你不要見怪，我要跟先生打聽一件事，先生你認得張道懷先生嗎？」

「哦，夫人，那正是我的丈夫。我們的孩子都已經十三歲了。夫人認得他嗎？」

「啊！眞造孽！先生這樣有本事，又這樣和氣，他告訴我們他沒有太太。幸而秀玉小姐

告訴我們，不然我的女孩兒要上大當了，」林夫人說着話的時候，我偸眼看看林小姐，只見他面色慘白，兩眼含淚，後來林夫人安慰她說：「瑜兒！你不要難過，幸而還沒有結婚，像這樣沒有品性的男人，怎麼配作我兒的丈夫！唉呀！罪過！李先生，請你不要見怪，我一時着急把話說大意了——其實……」

我聽了這話，看了她們母女的神情，由不得鼓起我悲憤的情緒，我握住她們母女的手說：「林夫人！林小姐！你們是明白人。……張道懷這種欺詐勢利的小人，我難道還護着他？夫人的話很對，他眞不配作林小姐的丈夫！」林小姐長嘆了一聲道：「李先生！我並不爲不能和張道懷結婚傷心，我只恨我自己認錯人了。我本來是醉心自由戀愛的，——想不到差一點被自由戀愛斷送了我！……張道懷他和先生十餘年的夫妻，居然能下這樣欺詐的狠心，那麼他一向和我說什麼高尚的志趣，和神聖的愛情，更是假的了。唉！李先生我們是一樣的不幸呵！」我聽了林小姐的話，彷彿已找到旅行沙漠的伴侶了。……不久她含淚和她母親一齊走了。我的心由不得又懸虛了……四境冷淸淸的祇充滿着悲哀的細菌，不時的催殘我。這幾頁的生命史，由紙上傳到我的眼裏，更由眼裏傳到我的靈宮，永遠佔據住了。

……………………………………

我離開秀貞不覺三個多月，我時常不放心，因爲她在我靈宮中，印下了深刻的愁影，——屋裏棹上的煤油燈，半截熏得漆黑，旁邊一根燒殘洋蠟燭，四圍堆着蠟淚，蚊帳半垂着，床上的棉被只打開一半，……唉！她又是一夜不曾睡。她常常在被底偸哭。感情是不可理喻的，況且她原是

太寂寞了！

她的兒子離她幾千里……除此以外她沒有親人。婦女運動現在臏了尾聲，她眼前一線的曙光，早又被陰雲遮敝了。

千里外的秀貞呵！彤雲越積越厚，悲風越吹越緊，電燈也覺得慘淡。

「唉，你誠然是時代的犧牲者，但是你不要忘了悲哀有更大的意義呵！」

父親

一

這幾天正是秋雨連綿的時候，雖然院子裏的綠苔，驀然增了不少秀韻，但我們隔着窗子向外看時，只覺那深愁凝結的天容，低得彷彿將壓住我們的眉梢了。逸哥兩手交叉胸前，閉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他的朋友紹稚手裏拿着一本小說。默默的看着，四境都十分沉寂，只間雜一兩聲風吹翠竹，颯颯的發響，我雖然是站在窗前，看那挾着無限神秘的雨點，滋潤那乾枯的人間，和人間的一切，便爲我所最愛的紅玫瑰——已經憔悴的葉兒，這時也似含着綠色，向我嫣然展笑，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撥的心，已被無言悲哀的四境，牽起無限的悵惘。

逸哥忽然睜開似睡非睡的倦眼，用含糊的聲調說道：「我們作什麼消遣呵？……」紹稚這時放下手裏的小說，伸了伸懶腰，帶着滑稽的聲調道：「誰都不許睡覺，好好的天，都讓你睡昏暗了！」一說着拏一根紙作的捻子，往逸哥的鼻孔裏戮，逸哥觸癢打了兩個噴嚏，我們由不得大笑，這時我們覺得熱鬧些，精神也就振作不少。

紹稚把棋盤搬了出來，打算下一盤圍棋，逸哥反對說：「不好！不好！下棋太靜了，而且兩個人下須有一個人閒着，那末我又要睡着了！」紹稚聽了，沈思道：「那末怎麼辦呢？……對了！

你們願意聽故事，我把這本小說念給你們聽，很有意思的，」我們都贊同他的提議，於是都聚攏在一張小圓桌的四圍椅上坐下，桌上那壺噴芬吐霧的玫瑰茶，已預備好了，我用一隻白玉般的磁杯，傾了一杯，放在紹稚的面前，他端起喝了，於是我們誰都不說話，只凝神聽他念，他把書打開，用洪亮而帶滑稽的聲調念了：——

九月十五日

眞的！她是一個很有才情的女子，雖然她到我們家已經十年了，但我今天才眞認識她——認識她的靈魂的園地——我今年二十五歲了，我曾三次想作日記，但我總覺得我的生活太單調，沒什麼可記的，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淺紅色的小本子，開始記我的日記了，我許多朋友，他們記日記總等到每年的元旦，以爲那是萬事開始的時候，這在他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而我卻等不得，況且今天是我新發見她的一切的紀元！

但是我將怎麼寫呢？今天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細微的塵沙，不會從窗戶上玻璃縫裏吹進來，也不曾聽見院子裏的梧桐喳喳私語，門窗上葡萄葉的影子，只靜靜的臥在那裏，彷彿玻璃上固有的花紋般，開殘的桂花，那黃花瓣，依舊半連半斷，滿綴枝上。眞是好天氣呵！

哦！我還忘了，最好看是廊前那個翠羽的鸚鵡，映着玫瑰兒的朝旭，放出燦爛的光來，天空是蔚藍得像透明的藍寶石般，只近太陽的左右，微微泛些淡紅的色彩。

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絨睡衣，拖着拖鞋，頭上的短髮，覆着眼眉，有時竟遮住我的視線了，但我很懶不願意用梳子梳上去，只借重我的手指，把他往上掠一掠，這時我正看太戈爾「破

舟」的小說，「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臺上，曬她金絲般的柔髮。……」我的額髮又垂下來了，我將手向上一掠，頭不由得也向上一擡，呵！眞美呵！她正對着鏡子梳妝了。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歲，但她披散着又長又黑的頭髮時，那時媚妙的態度，眞只像十七八歲的人——這或者有人要譏笑我主觀的色彩太重，但我的良心決不責備我，對我自己太不忠實呢？

「我是個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在平時我絕不承認這句話，但這一瞬間，我的心實在收不回來了，我手上的書，除非好管閒事的風姨替我掀開一頁，或者兩頁，我是永遠不想掀的，但我這時實在忙極了，我兩隻眼，只夠看她圖畫般的面龐，——這我比得太拙了，她的面龐，絕不像圖畫上那種呆板，她的兩頰像早晨的淡霞，她的雙睛像七巧星裏最亮的那兩顆，她的兩道眉，有人說像天上的眉月，有的說像窗前的柳葉，這個我都不加品評，總之很細很彎，而且——咳！我拙極了，不要形容吧！只要你們肯閉住眼，想你們最愛的人的眉，是怎樣使你看了舒服，你就那麼比擬她好了，因爲我看着是極舒服，這麼一來，誰都可以滿意了。

我寫了半天，她到底是誰呢？咳！我彷彿有些忸怩了，按理說，我不應當愛她，但這個理是誰定下的？爲什麼上帝給我這副眼睛，偏看上她呢？其實她是父親的妻，不就是我的母親嗎？你兒子愛母親也是很正當的事呵！哼！若果有人這樣批評我，我無論如何，不能感激說他是對我有好意，甚至於說他不了解我，我的母親——生我的母親——早已回到她的天國去了。我愛她的那一縷熱情，早已被她帶走了。我怎麼能當她是我的母親呢？她不過比我大兩歲，怎麼能作我的母親呢？這眞是笑話！

可笑那老頭子，已經四十多歲了，頭上除了白銀絲的頭毛外，或者還能找出三根五根純黑的頭毛吧！但是半黃半白的卻還不少，可是他不像別的男人，他從不留鬍鬚的，這或者可以使他變年輕許多，但那額上和眼角佈滿的皺紋，除非用淡黃色的粉，把那皺紋深溝塡滿，以外是無法可以遮蓋的呵！其實他已經作了人的父親，再過了一兩年，或者將要作祖父了，這種樣子，本來是很正當的，只是他站在她的旁邊，作她丈夫，那眞不免要惹起人們的誤會了，或者人們要認錯他是她的父親呢？

眞煞風景，他居然摟着她細而柔的腰，接吻了，我眞替她可惜，不只如此，我眞感到不可忍的悲抑，也許是憤怒吧，不然我的心爲什麼如狂浪般澎湃起來呢，眞奇怪，我的兩頰眞像被火焚燒般發起熱來了。

我眞不願意再往下看了，我收起我的書來，我決定回到我的書房去，但當我站起身來的時候，彷彿覺得她對我望了一眼，並且眼角立刻湧出兩點珍珠般的眼淚來。

奇怪我也由不得心酸了，別人或者覺得我太女人氣，看人家落淚，便不能禁止自己，但我問心，我從來不輕易落沒有意思的眼淚，誰知道她的身世，誰能不爲她痛哭呢？

這老頭子最喜歡說大話，爲誠——他是我異母的兄弟——那孩子也太狡滑了，在父親面前他是百依百順的，從來不曾回過一句嘴，父親常誇他比我聽話得多。這也不怪父親的傻，因爲人類本喜歡受人奉承呵！

昨天父親告訴我們，他和田總長很要好，約他一同吃飯，這些話，我們早已聽慣了，有也

罷，沒有也罷，我向來是聽過去就完了，爲誠他偏喜歡抓他的短處，當父親才一回頭，他就對我們作怪臉，表示不相信的意思。後來父親出去了，他把屋門關上，悄悄對我們說：「父親說的全是瞎話；專拏來騙人的，直像一隻紙老虎，戳破了，便什麼都完了。」

平心而論，爲誠那孩子，固然不應當背後說人壞話，但父親所作的事，也有許多值得被議論的。

不用說別的，只是對於她——我現在的庶母的手段，也太利害了。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父母只生這一個孩子，父親騙人家家裏沒有妻，願意贅入她家。

老實說，我父親像貌本不壞，前十年時他實在看不出是三十二歲的人，只像二十六七歲的少年，她那時也有十七八歲，自然囉，父親告訴人家只二十五歲，並且又假裝很有才幹和身分的樣子，一個商人懂得什麼，他只希望女兒嫁一個有才有貌，而且是作官人家的子弟，便完了他們的心願。

那時候我們都在我們的老家住着，——我們的老家在貴州，那時我已經十四五歲了，只跟我繼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那時家裏的日子很艱難，祖父又老了，只靠着幾畝田地過日子；我父親便獨自到北京保定一帶地方找些事作。

這個機會眞巧極了，庶母——咳！我眞不願稱她爲庶母，我到現在還不曾叫她過一次——雖然我到這裏不過一個月，日子是很短的，自然沒有機會和她多說話，便是說話也不見得就要很明顯的稱呼，我只是用一種極巧妙哼哈的語贅，掩飾過去了。

所以在這本日記裏，我只稱她吧！免得我的心痛，她的父親由一個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我的父親，不久便賞識了我的父親，把唯一的嬌女嫁給他了。

眞是幸運輪到人們的時候，眞有不可思議的機會和巧遇。我父親自從娶了她，不但得了一個極美妙的妻，同時還得到十幾萬的財產，什麼房子咧，田地咧，牛馬咧，僕婢咧，我父親這時極樂的住在那裏，竟七八年不曾回貴州來，不久她的父母全都離開人間的世界，我父親更見得所了。錢太多了。他種種的慾望，也十分發達，漸漸吸起鴉片煙來——現在這種蒼老，多一半還是因吸鴉片煙呢，不然四十二歲的人，何至於老得這麼利害？

說起鴉片煙我這兩天也聞慣了，記得我初到這裏的那一天，坐在堂屋裏，聞嗅到這煙味，立刻覺得房子轉動；好像醉於醇醪般，昏昏沈沈竟坐立不住，過了許多時候，煙氣才退了，這嗎啡眞利害呵！

我今天寫得太多了，手有些發酸，但是我的思緒仍和連環套似的，扯了一個又一個。但夜已深，我看見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彷彿已在預備安眠了，我也只得放下筆，明天再寫了。

九月十九日

我又三四天不曾作日記了，我只爲她發愁，病了這三四天，聽阿媽說眼淚直流了三四天，我不禁起了猜想，她也許並不曾病，不過要痛快流她深蓄的傷心淚，故意不起來，但是她到底爲什麼傷心呢？父親欺騙她的事情，被她知道嗎？可是我那繼母仍舊還住在貴州，誰把這秘密告訴她呢？

我繼母那老太婆，實在可厭，其實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這話是我姑母告訴我的，並且她的出身很微賤呢！姑母說我父親十六七歲的時候，就不成器，專喜歡作不正當的事情，什麼嫖呵！賭呵！我祖父因爲只生這個兒子，所以不捨得教管，不過想早早替他討個女人，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所以他十七歲就和我的生母結婚，這時他好嫖的性情，還不曾改，我生母時常勸戒他，他因此很憎惡我的生母，時時吵鬧。我生母本是很有志氣的女孩子，自己嫁了這種沒有眞情又不成器的丈夫，便覺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不免暗自傷心，不久就生了我，因產後又着了些氣惱，從此就得了肺癆，不到三年功夫就長眠了。——唉！女人們因爲不能自立，要倚賴丈夫；丈夫又不成器，因此抑鬱而死，已經很可憐了，何況我的生母，又是極富於熱烈情感的女子，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給她，更指望得美滿的家庭樂趣！我父親一味好嫖，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間的絕路呢！

我母親死的時候，我還不到三歲呢！才過了我母親的百日，我父親就和那瞎娼，名叫紅玉的結了婚聽我姑母說，那紅玉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美人，但我現在覺得她，只是一個最醜惡的賤女人罷了。她始終强認她是我的生母，誠然，若照她的年紀論，自然有資格作我的生母；但我當沒人在跟前的時候，總悄悄拏着鏡子，照了又照，我細心察看，我到底有一點像那老太婆沒有？鏡子——總使我失望，我的鼻子直而高，鼻孔較大，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鼻孔且又很小；我的眼角兩梢微向上，而她却兩梢下垂，我的嘴脣很厚，而她却薄得像鐵片般。簡直沒有絲毫像的地方。

下午我進去問她的病，她兩隻秀媚的眼睛，果然帶澀；眼皮紅腫，當時我眞覺得難過；我幾

乎對着她流下淚來，她見了我叫了一聲元哥兒坐吧！我覺得眞不舒服，這個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頭叫的，爲什麼她也這樣叫我，莫非她也當我作兒子嗎？我沒有母親，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親一樣，但是她無論如何不能作我的母親，她只是我心上的愛人……可是我不敢使我這思想逼眞了，因爲或者要被她覺察，竟怒我不應當起這種念頭。但是無效，我明知道她是父親的，可是父親眞不配，他的鴉片煙氣和衰憊的面容，正彷彿一堆稻草，在那上面插一朵嬌鮮的玫瑰花，怎麼襯呢？

午後父親回來了；吩咐僕人打掃東院的房子，那所房子本來空着，有許多日子沒人住了，院子裏的野草，長得密密層層雜着一兩朵紫色的野花，另有一種新的趣味。我站在門口看阿媽拏着鐮刀，刷刷割了一陣，那草兒都東倒西歪的倒下來了。我看着他們收拾，由不得懷疑，這房子究竟預備給誰住呢？是了，大約是父親的朋友來了吧！我正自猜想着，已聽見父親隔着窗戶喊我呢。因離了這裏，忙忙到我父親面前，只見父親皺着眉頭，氣色很可怕的，對我看了兩眼說：「明天貴州有人來，你到車站接去罷！」我由不得問道：「是繼母來了吧！」「不是她還有誰！……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怪不得我父親這兩天的氣色，這麼難看，原來爲了這件事情，他自找的苦惱，誰能替他，只可憐她罷了！那個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樣子又醜陋，她怎麼和她相處得下，爲了這件事，我整個下午不曾作事，只是預想將來的結果。

晚上吃飯的時候，她已起來了，我和她一同吃飯，但她只吃兩口稀飯，便放下筷子，長嘆了

一聲，走回屋裏去了。我父親這時也覺得很不安似的，我呢，又替她可憐！又替父親爲難，也不曾吃舒服，糊亂吞了一碗，就放下筷子，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覺得亂得很；最奇怪的，心潮裏竟起了兩個不同的激流交流着，一方面我只期望貴州的繼母不要來，使她依舊恢復從前的活潑和恬靜的生活。但一方面我又希望她們來，似乎在這決裂裏，我可以得到萬一的希望——可是我也有點害怕，我自己是越陷越深，她呢！彷彿並不覺得似的。如果這局勢始終不變，眞危險，但我情願埋在玫瑰的荒塚裏，不願如走肉行屍般的活着。

我一夜幾乎不曾合眼，當月光照在我牆上一張油畫上；——一株老松樹，蟠曲着直伸到小溪的中間，彷彿架着半截橋似的，溪水碧清，照見那橫杈上一雙青年的戀人，互相倚偎的雙影，——這時我更禁不住我的幻想了，幻想和奔馬般，放開四蹄，向前飛馳——絕不回顧的飛馳呵！她也和哈美利林般，散開細柔的青絲髮，這細髮長極了，一直拖到白玉砌成的地上，彷彿飄帶似的，隨着微風，一根一根如雪般的飄起。我只藏在合歡樹的背後，悄悄領略她的美，這是多麼可以渴望的事！

九月二十日

天才朦朧我彷彿聽見父親說話的聲音，但聽不眞切，不知道他究竟和誰說話；不禁我又想到她了；一定在他們兩人之間，又起了什麼變故；不然我父親向例不到十二點他是不起來的，晚上非兩三點他是不睡的，聽說凡吸大煙的人都是如此。——一定的，準是她責備父親欺騙她沒有妻子，現在又來了一個繼母，她怎麼不惱呵！但她總是失敗的，婦女們往往因被男子玩弄，而受屈

終身的，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

午飯的時候，阿媽來報告那邊房子都收拾好了，父親便對我說：「火車兩點左右可到，你吃完飯就帶看門的老張到車站去吧！到那裏你繼母若問我爲什麼不來，你就說我有些不舒服好了，別的不用多說吧！」我應着就出來了。

當我回到自己屋裏，忽見對面屋裏，她正對着窗子凝立呢！呵！我眞不知怎樣才好，我不看她那無告悽楚的表示罷！但是不能，我在窗前站了不知多少時候，直到老張進來叫我走，我才急急從架上拏下臉布，胡亂把嘴擦了擦，拏了帽子，匆匆走了。

我這幾天心裏，一切都換了樣，我從前在貴州的時候，雖聽說父親又娶了一個庶母，但我絕不在意，並不曾在腦子裏放過她一分鐘，自從上月到了這裏，我頭一次見她心裏就受了奇異的變動；到現在差不多叫她把我的心田全佔了；呵！她的魔力眞大——唉！罪過！……我或者不應當這麼說，這全不是她的錯處，只怪我自己被自然支配罷了。

到車站的時候，還差半點鐘，車才能到，我同老張買了月台票，叫老張先進去等我只在候車室裏，獨自坐着，我的態度很安閒，但思想可忙極了；不知道她現在怎樣了，我和她談話的機會很少；我來了一個半月，只和她對談過三次；其餘都只在吃飯的時候，談過一兩句不相干的話；我們本是家人，而且又是長輩對於晚輩；本來沒有避嫌疑這一層，不過她向來不大喜歡說話，而且我們又是第一次見面，她自己覺得，又站在母親的地位，覺得說話很難，所以我縱然頂喜歡和她談，也是沒有用處呢？……

火車頭嗚！嗚！的汽笛聲，打斷我的思路，知道火車已經到了，因急急來到站台裏面，這時火車已經停了，許多旅客，都露着到了的喜色，匆匆由車上下來，找了半天，才在二等車上，找到我繼母，和我的兄弟；把行李都交代老張，我們一直出了車站，馬車已預備好了，我們跳上車後，繼母果然問我父親爲什麼不來，我就把父親所交代的話答覆了，繼母似乎很不高興，歇了半晌，忽聽她冷笑道：「什麼有病呵！必定讓誰絆住呢，」

女人們的心裏，有時候眞深屈得可怕，我聽了這話，只低着頭，默然不語但是我免不得又爲她發愁了，將來的日子怎麼過呢？

車子到家的時候，我父親已叫阿媽迎了出來，自己隨後也跟着出來，但是她呢……我眞是放心不下，忙忙走進來，只見她呆坐在窗下的椅子上，兩目凝視自己的衣襟，我正在奇怪，忽見她衣襟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一閃，咳！我眞傻呵！她那裏是注視衣襟，她正在那裏落淚呢！

父親已將繼母領到東院去了，過了許久父親走過來，不知對她說些什麼，只見她站了起來，彷彿我父親求她什麼似的，直對她作揖，大概是叫她去見我繼母，她走到裏間屋裏去了，過了一刻又同我父親出來，直向東院去，我好奇的心，催促我立刻跟過去，但我走到院子不敢進去，因爲只聽我繼母說：「你這不長進的東西，我並不曾對不住你，你一去就是十年；叫我們在家裏苦等，你却在外頭，什麼小老婆娶着開心，你父親死了叫你回去，你都不回去，呸！像你們這些沒心肝的人，……」繼母說到這裏竟放聲大哭，我父親在屋裏跺脚，我正想進去勸一勸，忽見門簾一動，她已哭得和淚人般，幽怨不勝的走了出來，我這時由不得跟她到這邊來，她到了屋裏，也

放聲嗚咽起來，這時我只得叫她庶母了，我說：「庶母！你不要自己想不開，悲苦只是糟蹋自己的身體，庶母是明白人，何苦和她一般見識呢！」只聽她悽切的嘆道：「我只怨自己命苦；不幸作了女子！受人欺弄到如此田地——你父親作事，太沒有良心了，他不該葬送我……」咳！我禁不住熱淚滾滾流下來了，我正想用一兩句懇切的話安慰她，父親忽然走進來了，他見我在這裏，立刻露出極難看的面孔，怒狠狠對我說：「誰叫你到這裏來，」我只得快快走了出來，到了自己屋裏，心裏又是羞愧自己父親不正當的行爲，又是爲她傷感，受我繼母的搶白，這些紊亂熱烈的情緒，纏攪得我一夜不曾睡覺。

九月二十二日

我父親也就夠苦了，這幾天我繼母給他的冷諷熱嘲，眞夠他受的了！女人們的嘴利害的很多，她們說出話來，有時候足以挖人的心呢！只是她却正和這個反對，頭幾天她氣惱的時候，雖曾給父親幾句不好聽的話；但我從不曾聽她和繼母般的謾罵呢？

近來家庭裏，絲毫的樂趣都沒有了，便是那架上的鸚鵡，也感覺到這種不和美的騷擾，不耐煩和人學舌了，我這幾天彷彿發見我們家庭的命運，已經是走到很可怕的路上來了，倘若不是爲了她，我情願離開這裏呢？

她近來眞抑鬱得成病了，朝霞般的雙頰，彷彿經雨的梨花了，又憔悴又慘淡呢我眞忍不住了，昨晚我父親正在床上過煙癮的時候，她獨自站在廊下，我得了這個機會，就對她說：「你不如請求父親，自己另搬出來住，免得生許多閒氣！」她聽了這話，很驚異對我望了一眼，又低下

頭想了一想，似解似不解的說：「你也想到這一層嗎？」我當時只唯唯應道：「是」她就也轉身進屋裏去了。

照她的語氣，她已經是想到這一層了。她眞聰明，大約她也許明白我很愛她嗎？……不！這只是我萬一的希望罷了。

爲誠今天又在她和我的面前，議論父親了，他說父親今天去買烟槍，走到一家商行裏，騙人家拏出許多煙槍來，他立時放下臉說：「這種禁煙令森嚴的時候，你們居然敢賣這種貨物，咱們到區裏走走吧！」他這幾句話，就把那商人嚇昏了，趕緊把所有的煙槍，恭恭敬敬都送給他了。

這件事不知是眞是假；不過我適才的確見父親抱了一大包的煙槍進來；但不知爲誠從什麼地方聽來，這孩子最愛打聽這些事，其實他有些地方，也極下流呢！他喜歡當面奉承人，背後議論人，這多半都是受那老太婆的遺傳吧！

我父親的脾氣，眞暴戾極了，近來更甚。她自從知道我父親不正的行爲後，她已決心不同他合居了，這幾天她另外收拾了一間臥房，總是獨自睡着，我這時心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安慰，我覺得她已漸漸離開父親，而向我這方面漸近了。

九月二十八日

另外一所房子已經找好了，她搬到那邊去，父親忽然叫我到那邊和她作伴，呵！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呵！

她的脾氣很喜歡潔淨，正和外表一樣，這時她彷彿比前幾天快活了；時時和我商量那間屋子怎樣佈置，什麼地方應當放什麼東西——這一次搬家的費用，全是她自己的私囊，所以一切的東西都很完備；這所房，一共有十間，一間是她的臥室，臥房裏邊還有一小套間，是洗臉梳頭的地方，一間是堂屋，吃飯就在這裏邊。堂屋過來有兩大間打成一間的，就佈置爲客廳，其餘還有四間廂房。我住在東廂房，西廂房一半女僕住，一半作廚房，靠門還有一間小門房。每間屋子，窗子都是大玻璃的，她買了許多淡青色的羅紗，縫成窗幔，又買了許多美麗的桌毾，椅罩，一天的功夫已把這所房子，收拾又潔雅又美麗。我的欣悅還不只此呢！我們還買了一架風琴，她頂喜歡彈琴；她小的時候也曾進過學堂，她嫁我父親的時候，已在中學二年級了。

這一天晚上，因爲廚房還不曾佈置好，我們從鄰近酒館叫來的菜，吃飯的時候，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不免又起了許多幻想，若果有一個很生的客人，這時來會我們，誰能不暗羨我們的幸福呢？——可恨事實却正和這個相反，她偏偏不是我的妻，而是我的母親，我免不得是咒詛上帝！爲什麼這樣佈置不恰當呢？

晚飯以後她坐在風琴邊，彈了一曲「閨怨」，聲調抑怨深幽，彷彿訴說她心裏無限的心曲般，我坐在她的旁邊，看她那不勝淸怨的面容，又聽她悲切淒涼的聲音，我簡直醉了；醉於神秘的戀愛，醉於妙婉的歌聲，呵！我不曉得是夢是眞，我也不曉得她是母親還是愛的女神；我閉住眼，彷彿……唉！我寫不出來，我只覺得不可形容的欣悅和安慰，一齊都嘗到了。

九點鐘的時候，父親來到這裏，看了看各屋子的佈置，對她說：「現在你一切滿意了吧？」

她只淡淡的答道：「就算滿足了吧！」父親又對我說：「那邊沒有人照應，你兄弟不懂事，我仍須回去，你好好照應這邊吧！」呵！這是多麼爽快的事，父親坐了坐，想是又發煙癮了，連打了幾個呵欠，他就站起來走了，我送他到門口，看他坐上車，我才關了門進來，她正在東邊牆角上，一張沙發上坐着，見我進來，便嘆道：「總算有清淨日子過了！但細想作人眞一點意思沒有呢！」

我頭一次聽她對我說這種失望的話，呵！我眞覺得難受！——也許是我神經過敏，我彷彿看出她的心，正悽迷着似乎自己是沒有着落——我想要對她表同情，這並不是我有意欺騙她，其實我也正是同她一樣的無着落呵！我有父親，但是他不能安慰我深幽的孤悽，也正和她有丈夫，不能使她沒有身世之感的一樣。

我和她默默相對了半晌，我依舊想不出說什麼好，我實在躊躇，不知道當否使她知道我眞實的愛她，——但沒有這種道理，她已經是有夫之婦，並且又是我的長輩，這實是危險的事，我若對她說：「我很愛你」誰知道她眼裏，將要發出那一種的光——憤怒，或是羞媢甚而至於發出淚光，戀愛的戲是不能輕易演試的，若果第一次失敗了，以後的希望更難期了。

不久她似乎倦了，我也就告別，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去，我睡在被窩裏，種種的幻想又追了我來，奇怪極了，當我正想着，她是怎麼樣可愛的時候，我忽想到死，我彷彿已走近死地了，但是那裏絕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可怕，有什麼小鬼，又是什麼閻王，甚至於青面撩牙的判官。

我覺死是最和美而神聖的東西，在生的時候，有軀殼的限制，不止這個，還有許多限制心的

桎梏，有什麼父親母親，貧人富人的區別，到了死的國裏，我們已都脫了一切的假面具，投在大自然母親的懷裏，什麼都是平等的。便是她也可以和我一同臥在紫羅蘭的花叢裏說我所願意說的話，簡直說吧！我可以眞眞切切告訴她，我是怎樣的愛她，怎麼熱烈的愛她，她這時候一定可以把她那無着落的心，從人間的荊棘堆裏找了回來，微笑的放在我空虛的靈魂裏，……便是摟住她——摟得緊緊地，使她的靈和我的靈，交融成一件奇異的眞寶，騰在最高的雲朵，向黑暗的人間，放出醉人的淸光。……

十月五日

雖然憂傷可以使人死，但是愛戀更可使人死，彷彿醉人死在酒罎旁邊，賭鬼死在牌桌坐底下。雖然都是死，可是愛戀的死，醉人的死，賭鬼的死，已經比憂傷的死，要偉大的多了。憂傷的心是緊結的，便是死也要留下不可解的痕跡。至於愛戀的死，他並不覺得他要死，他的心輕鬆得像天空的雲霧般，終同大氣融化了，這是多麼自然呵！

我知道我越陷越深；但我絕不因此生一些恐懼，因爲我已直覺到愛戀的死的美妙了。今天她替我作了一個淡綠色的電燈罩，她也許是無意，但我坐在這淸和的淸光底下，讀我的小說，或者寫我的日記，都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快愉。

午後我同她一起到花廠裏，買了許多盆淡綠，淺紫，水紅的各色的菊花，她最歡喜那兩盆綠牡丹，回來她竟親自把牠們種在盆裏，我也幫着她澆水，費了兩點鐘的工夫，才算停當，她叫阿媽把兩盆綠的放在客廳裏，兩盆淡紫的放在我的屋裏，她自己屋裏，是擺着兩盆水紅的，其餘六

盆擺在迴廊下。

我們今天覺得很高興，雖然因爲種花，蹲在地下腿有些酸，但這不足減少我們的興味。吃飯的時候，她用剪刀剪下兩朵白色的菊花來，用雞蛋和麵粉調在一處，然後用菜油炸了，一瓣一瓣很鬆脆的，而且發出一陣清香來，又放上許多白糖，我初次吃這碗新鮮的菜，覺得甜美極了，差不多一盆都讓我一個人吃完。

飯後又吃了一杯玫瑰茶，精神眞是爽快極了！我因要求她唱一曲「閨怨」，她含笑答應了，那聲音眞柔媚得像流水般，可惜歌詞我聽不清；我本想請她寫出來給我，但怕她太勞了——因爲今天她作的事實在不少了。

這幾天我父親差不多天天都來一次，但是沒有多大工夫就走了，父親曾叫我白天的時候，到繼母那邊看看，我實在不願意去；留下她一個人多麼寂寞呵！而且我繼母那討厭的面孔，我實在也不願意見她呢？可是又不得不稍稍敷衍她們，明天或者走一趟吧！

十月六日

可笑！我今天十二點鐘到那邊，父親還在作夢，繼母的頭還不曾梳好，院子弄得亂七八糟，爲誠早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玩去了，這種家庭連我都處不來，何況她呢？近來我父親似乎很恨她，因爲有一次父親要在她那裏住下，她生氣，獨自搬到客廳的沙發上，睡了一夜，我父親氣得天還不曾亮，就回那邊去了，其實像我父親那樣的人，本應當拒絕他；可是他是最多疑，不要以爲是我搗的鬼呢，這倒不能不小心點不要叫她吃虧吧！她已經是可憐無告的小羊了，再折磨她怎

禁受得起呵！

我好多次想鼓起勇氣，對她說：「我眞實的愛你」但是總是失敗；我有時恨我自己怯弱，用盡方法自己責罵着自己，但是這話才到嘴邊，我的心便發起抖來；眞是沒用，雖然，男子們對於一個女人求愛，本不是太容易的事呵！忍着吧！總有一天達到我的目的。

今天下午有一個朋友來看我，他尖銳的眼光，只在我身上繞來繞去，這眞奇怪，莫非他已有所發見嗎？不！大概不至於，誰不知道她是我父親的妻呢，許是賊人膽虛吧！我自己這麼想着，由不得好笑起來！人們眞愚呵！

她這幾天似乎有些不舒服，她沈默得使我起疑；但是我問她有病嗎？她竭力辯白說：「沒有的事！」那麼是爲什麼呢？

晚上她更憂抑了，晚飯都不曾吃，只懨懨的睡在沙發上，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好，唉！我的腦子眞笨；桌上三礮台的煙捲，我已經吸完兩枝了。但是腦子依舊發滯，或者是屋裏空氣不好吧？我走到廊下，天空魚鱗般的雲現着淡藍的顏色，如弦的新月，正照在庭院裏，那幾盆菊花，冷淸淸地站在廊下。一種寂寞的悵惘，更攪亂了我的心田，呵！天空地闊，我彷彿是一團飛絮飄零着，到處尋不到着落。直上太空，可憐我本是怯弱的，那有這種能力；偃臥在美麗的溪流旁邊吧，但又離水太近了，我記得兒時曾學過一隻曲子：「飛絮倘徉東風裏；慢誇自由無邊際！須向高；莫向底，飛到水裏飛不起。」呵！我將怎麼辦？

她又彈琴了，今天彈的不是「閨怨」了，這調子很新奇，彷彿是「古行軍」的調子，比「閨

怨」更激昂，更悲涼，我悄悄走到她背後，她彷彿還不覺得，那因她正低聲唱着。彷彿是哽着淚的歌喉，最後她竟合上琴，長嘆了，當她回頭看見我站在那裏的時候，她彷彿很吃驚，臉上立刻變了顏色變成極嬌豔的淡紅色，我由不得心浪狂激，我幾乎說出：「我眞實的愛你」的話了；但我才預備張開我不靈動的脣的時候，她的顏色又慘白了。到這時候，誰還敢說什麼，她快快的對我說：「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要早些睡了，」我只得應道：「好！早點睡好。」她離了客廳，回她的臥房去，我也回來了。

奇異呵！我近來竟簡直忘記她是我的庶母了。還不只此，我覺得她還是十七八歲青春的處女呢。——她眞是一朵美麗的玫瑰，我縱然因爲找她，被刺刺傷了手，便是刺出了血，刺出了心窩裏的血，我也絕不皺眉的，我只感謝上帝，助我成功，並且要熱誠的祈禱了。

十月十二日

今天我們都在客廳看報，——她最喜歡看報上的文藝，今天她看了一篇翻譯的小說，是「玫瑰與夜鶯」她似解似不解，要我替她說明這裏面的意思，後來她又問我，「西洋人爲什麼都喜歡紅玫瑰？」我就將紅玫瑰是象徵愛情的話告訴她，並且又說：「西洋的青年，若愛一個少女，便要將頂艷麗的紅玫瑰送給那少女。」她聽完，十分高興的道：「這倒有意思！到底她們外國人知道快活，中國人誰享過這種的幸福，只知道女兒大了嫁了就完了；眞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得到這種好機會，我絕不能再輕易錯過了，我因鼓勇對她說！「你也喜歡紅玫瑰嗎？」她怔了一怔含淚道：「我現在一切都完了！」

唉。我又沒有勇氣了！我眞是不敢再說下去，倘若她怒了，我怎麼辦呢！當時我只默默不語幸虧她似乎已經不想了，依舊拏起報紙來看。

午飯後父親來了，坐在她的屋子裏，我心裏眞不高興，這固然是沒理由，但我的確覺得她不是父親的，她的心從來沒給過父親，這是我敢斷定的，至於別的什麼名義咧！……那本不是她的，父親縱把得緊緊的也是沒用，她是誰的呢？別人或者要說我狂了，誠然我是狂了，狂於愛戀，狂於自我呵！

睡覺之前，我忽然想到我若果送她一束紅玫瑰，不知道她怨我，或者是感激我，……或者也肯愛我？……我想像她抱着我贈她的一束紅玫瑰；含笑用她紅潤的唇吻着，那我將要發狂了，我的心花將要儘量的開了。這種的幸福便是用我的生命來換，我也一點不可惜呢？簡直說只要她說「她愛我」我便立刻死在她的脚下，我將含着欣感的笑靨歸去呢！

說起來，我眞有些慚愧！我竟悄悄學寫戀歌，我本沒有文學的天才，我從來也不曾試寫過，今晚從十點鐘寫起，直寫到十二點，可笑只寫兩行，一共不到十個字。我有點妒嫉那些詩人，他們要怎麼寫便怎麼寫。他們寫得眞巧妙，女人們讀了，眞會歡喜得流淚呢！——他們往往因此得到許多勝利。

我恨自己寫不出，又妒詩人們寫得出，他們不要悄悄地把戀歌送給她吧，倘若他們有了這機會，我一定失敗了！……紅玫瑰也沒用處了！

她的心門似乎已開了一個縫，但只是一個縫，若果再開得大一點，我便可以扃着身體走進

去，但是用什麼法子，才能使她更開得大一點呢！——我眞想入非非了，不過無論如何，到現在還只是幻想呵，誰能證實她也正在愛戀呢。

在這世界上，我不曉得更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心的地盤佔據了，像她佔據一樣充實和堅固；我覺得我和她正是一對，——但是父親呢？他眞是贅疣呵！——我忽然想起，我不能愛她，正是因爲父親的緣故，倘若沒有父親在裏頭作梗，她一定是我的了。

這個念頭的勢力眞大，我直到睡覺了，我夢裏還牢牢記着。她不能愛我，正是因爲父親的緣故。

十月十五日

我一直沈醉着，醉得至於發狂，若果再不容我對她說：「我眞實的愛你」或者她竟拒絕我的愛；我只有！……只有問她是不是因爲父親的緣故，若果我的猜想不錯，那麼我只得懇求父親把她讓給我了。父親未必愛她，但也未必肯把她讓給我，而且在人們聽來，是很不好聽的呵！世界上那有作兒子的，愛上父親的妻呢？呵！我究竟是要絕望的呵！……但是她若肯接收我的愛，那到不是絕對想不出法子的呵。……

我早已找到一個頂美的所在，——那所在四面都環着淸碧的江水，浪起的時候，激着那孤島四面的崖石，起一陣白色的飛沫，在金黃色的日光底下，更可以看見鑽石般縹碧的光輝，在那孤島裏，只要努力蓋兩間的小房子。種上些稻子和靑菜。我們便可以生存了。——幷且很美滿的生存，若再有隻小船，繫在孤島的邊上我們相偎倚着，用極溫和的聲調，唱出我心裏的曲子，便

切都滿足了。……

我的幻想使我漸漸疲倦了，我不知不覺已到夢境裏了。在夢裏我看見一個形似月球的東西，起先不停的在我面前滾，後來漸漸騰起在半空中。忽見她，披着雪白雲織的大衣，含笑坐在那個奇異的球上，手裏抱着一束紅玫瑰輕輕的吻着彷彿那就是我送她的。我不禁喜歡得跪下去，我跪在沙土的地上，合着掌懇切的感謝她說：「我的生命呵！……這才證實了我的生命的現實呵！」我正在高聲的祈禱着，那奇異的球忽然被一陣風，連她一齊捲去了，我嚇得失心般叫起來；不覺便醒了。

自從夢裏驚醒以後，我再睡不着了。我起來，燃着燈，又讀幾頁「破舟」，天漸漸亮了。

十月十六日

因爲昨晚上夢裏的欣悅，今天還覺餘味尚在，并且頓時決心一定要那麼辦了，我不等她起來，便悄悄出去了，那時候不過七點鐘，秋末的天氣，早上的涼風很尖利，但我并沒有感到一點不舒服，我覺在我的四圍都充滿了喜氣，我極相信，夢裏的情景是可以實現的，只要我找紅玫瑰。……

我走到街盡頭，已看見那玻璃窗裏的，秋海棠向我招手；龍鬚草向我鞠躬，我眞覺得可驕傲，——但同時我有些心怯，怎麼我的紅玫瑰，却深深藏起，不以她的笑靨。饗他忠實的僕人呢？

花房漸近時，我輕輕推那玻璃門時，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含笑招呼我道：「先生早呵！要買什麼花？這兩天秋海棠開得最茂盛，龍鬚草也不錯，」他指這種，說那種固然殷勤極了，但

我只恨他不知道我需要是什麼？我問他「紅玫瑰在那裏？」他說：「我們這裏這幾天，正缺乏這個，先生買幾枝秋海棠吧，那顏色多鮮艷呵！也比紅玫瑰不差什麼……不然先生就買幾朶黃月季吧！」其實那秋海棠實在也不壞，花瓣水亮極了，平常我也許要買他兩盆擺在屋裏，現在我却不需要這個了，我懶懶辭別那賣花的人，又折出這條街，向南走了，又經過兩三個花舖但都缺少紅玫瑰，我眞懊喪極了，但我今天買不到，絕不就回去。

還算幸運，最後買到了。只有一束，用白色的綢帶束着，下面有一個小小竹子編的花盆很精巧，再加上那飄帶，和蝴蝶般翩舞着，眞不錯！我眞感謝這家花舖的主人，他竟預備我所需要的東西了。

我珍重着，把這花捧到家裏，已經過了午飯的時候，但是她還支頤坐着等我呢？我不敢把這花很冒昧就遞給她，我悄悄把牠放在我的屋裏，若無其事般的出來和她一同吃完午飯。

她今天似乎很高興，午飯後我們坐在堂屋裏閒談，她問我今天一早到什麼地方去，我眞想趁這機會告訴她我是爲她買紅玫瑰去了，但是我始終不是這麼回答的，我只說：「我買東西去了」她以後便不再往下問了。我回到屋裏，想了半天；我便把這紅玫瑰捧着，來到她的面前，她初看見這美艷的花，不禁叫道：「眞好看，你那裏買來的？」她似乎已忘了我上次對她說的話，我忙答道：「好看嗎？我打算送給你！」我這時又欣悅，又畏怯，她接了花，忽然像是想起什麼來了。她遲遲的說：「你不是說紅玫瑰……我想你是預備送別人的吧！我不應當接收這個。」我趕忙說：「眞的，我除了你沒有一個人可以送的，因爲在這世界上，我是最孤另的，也正和你一樣。」

她眼裏忽然露出驚人的奇光，抖顫着將玫瑰花放在桌上，彷彿得了急病，不能支持了。她睡在沙發上，眼淚不住的流，咳！這使我懊悔，我爲什麼使她這樣難堪，我恨我自己，我由不得也傷心的哭了。

在這種極劇烈的刺激裏，在她更是想不到的震恐，就是我呢，也不曾預想到有這種的現象，眞的我情願她痛責我，唉！我眞孟浪呵！爲什麼一定要愛她！……我心裏覺得空虛了，我還不如飛絮呵！我不但沒有着落，並且連飛翔的動力也都沒有了。

阿媽進來了，我勉强掩飾我的淚痕，我告訴阿媽，把她扶進屋裏，將她安放在床上，然後我回我回己的屋子。伏在枕上，痛切的流我懺悔的眼淚，但我總不平，我不應當受這種責罰呵！

十月二十日

她一直病了！直到現在不曾減輕，父親雖天天請醫生來，但是有什麼用處呢？唉！父親眞聰明！他今天忽然問我，她起病的情形，這話怎能對父親說呢？我欺騙父親說：「我不清楚！」父親雖然怒駡我「糊塗！」我眞感激他，我只望他駡得更狠一點，我對於她的負疚，似乎可以減輕一點。

醫生：——那李老頭子眞討厭，他那裏會治病呵！什麼急氣攻心咧，又是什麼外感內熱咧，用手理着他那三根半的鼠鬚，仰着頭瞪着眼簡直是張滑稽畫呢，眞怪世界上的人類，竟有相信這種糊塗東西的話……我站在窗戶下面，聽他搗鬼，眞恨不得叫他快出去呢？

父親也似乎有些發愁，他預備晚上住在這邊，他彷彿極不高興，她對父親說：「我這病只是

心煩，你在這裏，我更不好過，你還是到那邊去吧！」父親果然仍回那邊去了。

八點多鐘的時候，我正在屋裏傷心，阿媽來找我，說她在叫我，其實我很畏怯，我實在對不起她呵！在平常一個婦女的心裏，自然想着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也告訴別人不得的，總算是不冠冕的事呵！唉！……

她擁着一床淡湖色的縐被，含淚坐在床上，她那憔悴的面容，無告而幽怨的眼神，使我要怎樣的難過呵！我不敢仰起頭來，我只悄悄站在床沿旁邊。她長嘆了一聲，這聲音只彷彿一口利劍，我爲着這個，不由得發抖，不由得落淚，她喘息着說：「你來！你坐下！」我抖戰着，怯怯地旁着她坐下了，她伸出枯瘦的手來，握着我的手說：「我的一生就要完了，我和你父親本沒有愛情，我雖然嫁了十年，我總不曾了解過什麼是愛情，你父親的行爲，你們也都明白，我也明白，但是我是女子，嫁給他了，什麼都定了，還有我活動的餘地嗎？有人也勸我和他離婚，——這個也說不定是與我有益的。但是世界上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再嫁也難保不一樣的痛苦，我一直忍到現在——我覺得是個不幸的人；你不應當自己害自己，照我冷眼看來，你們一家也只有你一個是人，我希望你自己努力你的前途！」

唉！她誠實的勸戒我，眞使我慚愧！眞使我懊悔，我良心的咎責，使我深切的痛苦，我對她說什麼？我只有痛哭，和孩子般赤裸裸無隱瞞的痛哭了！她撫着我的頭和慈母般的愛憐，她說：「你不用自己難過；這不是你的錯，只是你父親……」她禁不住了，她伏在枕上嗚咽了。

父親來了，我仍回我自己的屋裏去，除了痛切的哭，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呵！如

果這萬一的希望，是不能存在了，我還有什麼生趣。

十一月一日

她的病越來越重，父親似乎知道沒希望了。他昨天曾對我說：「你不要整天坐在家裏，看看就有事情要出來了，你也應當替我幫幫忙。」我聽了他的吩咐，不敢不出去，預備接頭一切，況且又是她的事情，但不知怎麼，我這幾天彷彿失了魂似的，走到街上竟沒了主意，心裏本想向南去，脚却向北走，唉！

晚上回來的時候，父親恰好出去了，我走到她的牀前，只見她紅光滿面，神彩奕奕比平時更嬌艷，她含着淚，對我微笑道：「你的心我很知道，就是我也未嘗不愛你，但他是你的父親呵！」我聽了這話，立刻覺得所有環境都變了。我不敢再躊躇了，我跪在她的面前，誠摯的說：「我眞實的愛你！」她微笑着，用手環住我的脖頸，她火熱的脣，已向我的脣吻合了。這時我不知是欣悅是戰兢，也許這只是幻夢，但她柔軟的額髮，正覆在我的頰上，她微弱的氣息，一絲絲都打透我的心田，她鬆了手，很安穩的睡下了，她忽對我說紅玫瑰呢？

我陡然想起，自從她病後我早把紅玫瑰忘了，——忙忙跑到屋裏一看。紅玫瑰一半殘了只賸四五朵，上還綴着一兩瓣半焦的花瓣，我覺得這眞不是吉兆——明知道花草沒有不凋謝的，但不該在她眞實愛我的時候凋謝了呵！且不管她這幾片殘瓣，也足以使我驕傲，若不是這一束紅玫瑰，那有今天的結果——呵！好愚鈍的我呢！不因這一束紅玫瑰她怎麼就會病，或者不幸而至於死呵……我眞傷心！我眞慚愧，我的眼淚，都滴在這殘瓣上了。

我將這已殘的紅玫瑰捧到她的床前，她接過來輕輕吻着，落下淚來，正是我的淚痕，還是她的淚痕，誰又能分淸呢？

從此她不再說話，閉上眼含笑的等着，等那仁慈的上帝來接引她了。今夜父親和我全不曾睡覺，到五點多鐘的時候，她忽睜開眼，向四圍看了看，見我和父親坐在她的旁邊，她長嘆了一聲便斷了氣。

父親走過去，用手放在她的鼻孔旁，知道是沒有了呼吸，立時走出來，叫人預備棺木。

我只覺一陣昏迷，不知什麼時候已躺在自己的床上了。

她死得眞平靜，不像別的人有許多號哭的煩攪聲，這時天才有一點淡白色的亮光，衣服已經都穿好了，下棺的時候她依舊是含笑，我把那幾瓣紅玫瑰放在她的胸前然後把棺蓋闔上。唉——多殘酷的刑罪呵！我只覺我的心被人剜去了，我的魂立刻出了軀殼，我彷彿看見她在面前。她坐在一個奇異的球上披着白雲織就的大衣，含笑吻着一束紅玫瑰——但是我給她的那束紅玫瑰，眞奇異呵！……

唉！我現在淸醒了！那有什麼奇異的月球，只是我回溯從前的夢境罷了。

十一月三日

今天是她出殯的日子，埋在城外一塊墓地上——這墓地是她自己買的，她最喜歡西洋人的墓，這墓的樣子，全仿西洋式作的，四面用淺藍色油漆的鐵欄，圍着一個長方的墓，墓頭有一塊石牌，刻着她的名字，還有一個愛神的石像，極寧靜的仰視天空，這都是她自己生前佈置的。

下葬後父親只跺了跺脚，長嘆了一聲，就回去了，等父親走後，我將一束紅玫瑰放在墳前，我心裏覺得什麼都完了。我決定不再回去，我本沒有家，父親是我的仇人，我的生命完全被他剝奪淨了。我現在所有的只是不值錢的軀殼，朋友們只當我已經死了——其實我實在是死了。沒有靈魂的軀殼，誰又能當他是人呢，他不過是個行屍走肉呵！

我的日記也就從此絕筆了。我一生不曾作過日記。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我原是爲了她才作日記，自然我要爲她不再作日記了。」

紹稚念完了，他很頑皮的，趁逸哥回頭的工夫，那本書已擲到逸哥頭上了。逸哥冷不防嚇了一跳，我不覺得好笑！但同時也覺得心裏悵悵的，不知爲什麼？

這寂寞冷靜的一天算是叫我們消遣過了，但是雨呢，還是絲絲的敲着窗子，風還是颯颯搖着檐下的竹子，烏雲依舊一陣陣向西飛跑，壁上的鐘正指在六點上，黃昏比較更悽寂了。我正怔怔坐着，想消遣的法子，忽聽得紹稚問道：「我的小說也念完了，你們也聽了，但是我糊塗，你們也糊塗，這篇小說，到底是個什麼題目呵。」被他這一問，我們細想想也覺好笑起來，逸哥從地下拾起那本書來；掀着書皮看了看，只見這書皮是金黃色，上面畫着一個美少年，很悽楚的向天空望着，在書面的左角上斜標着「父親」兩個字。

逸哥也夠滑稽了，他說：「這誰不知道，誰都有父親吧！」我們正笑着，又來了一個客人，這笑話便告了結束。

勝利以後

這屋子眞太狹小了，在窗前擺上一張長方式的書桌，已經佔去全面積的三分之一了，再放上兩張沙發和小茶几，實在沒有迴旋的餘地。至於院子呢，也是整齊而狹小的，彷佛一塊豆腐乾的形勢，在那裏也不曾種些花草，只是劃些四方形的印痕。無論是春之消息，怎樣普遍人間，也絕對聽不見鶯燕的呢喃笑語，因此也免去了許多的煩悶，——杜鵑兒的悲啼和花魂的嘆息，也都聽不見了。住在這屋裏的主人，彷佛是空山絕崖下的老僧，春光秋色，都不來纏攪他們，自然是心目皆空了。但是過路的和風，鶯燕，彷佛可憐他們的冷寞且單調，而有時告訴他們春到了，或者秋來了。這空谷的足音，其實未免多事呵！

這幾天正臨到春雨連綿，天空終日只是昏黯着，雨漏又不絕的繁響着，住在這裏的人，自然更感無聊。當屋主人平智從牀上坐起來的時候，天上的陰雲依舊積得很厚。他看看四境，覺得十二分的冷寞。他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又將被角往上拉了拉，又睡上了。他的妻瓊芳，正從後面的屋子裏走了進來，見平智又睡了，便不去驚攪他，只怔怔坐在書案前，將陳舊的新聞紙整了整。恰巧看見一封不曾拆看的信，原是她的朋友沁芝寄來的，她忙忙用剪刀剪開封口念道：——

吾友瓊芳：

人事眞是不可預料呢！我們一別三年，你一切自然和從前不同了。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你的小寶寶也已經會說話了。呵，瓊芳！這是多麼滑稽的事。當年我看見你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天眞未鑿的孩子。現在呢！一切事情都改觀了，不但你如此，便是我對於往事，也有不堪回首之嘆！我現在將告訴你，我別你後一切的經過了：當我離開北京時，所給你最後的信，總以為沁芝從此海國天涯，飄宕以終——若果如此，瓊芳或不免為失意人嘆命運不濟，每當風清月白之夜，在你的浮沈觀念中也許要激起心浪萬丈，隕幾滴懷念飄零人的傷心淚呢！——但事實這樣，在人間的歷程，我總算得了勝利。自與吾友別後，本定在暑假以後，到新大陸求學。然而事緣不巧，當我與紹青要走的消息傳出後，不意被他的父親偵知，不忍我們因婚姻未解決的緣故，含愁而去，必待婚後始准作飄洋計。那時沁芝的心情如何？若論到我飄泊的身世，能有個結束，自然無不樂從，但想到婚後的種種犧牲，又不能不使我為之躊躇不絕！不過瓊芳，我終竟為感情所戰勝，我們便在去年春天，——梅吐清芬，水仙挹露時，在愛神前膜拜了——而且雙雙膜拜了！當我們蜜月旅行中，我們曾到你我昔日遊賞的海濱，在那裏曾見幾楹小屋，滿鋪着梨花碎瓣，襯着殷紅色的牆磚十分鮮艷。屋外的窗子，正對着白浪滾滾的海面。我們坐在海邊崖石上，只悄對默視，忽悲忽喜。瓊芳！這種悲喜不定的心情，我實在難以形容。總之想到當初我同紹青結婚，所經過的愁苦艱辛，而有今日的勝利，自然足以驕人，但同時迴味前塵，也不免五內淒楚。無如醉夢似的人生，當時我們更在醉夢深酣處，剎那間的迷戀，眞覺天地含笑，山川皆有喜色了！

我們在蜜月其中，只如醉鬼之在醉鄉，萬事都不足動我們的心，只有一味的深戀，唯顧眼前的行樂，從來不曾再往以後的事想一想。湊巧那時又正是春光明媚，風兒溫馨的吹着，花兒含笑的開着，蝶兒蜂兒都欣欣然的飛舞着。當我們在屋子裏廝守得膩了，便雙雙到僻靜的馬路上散步。在我們房子附近有一所外國人的墳園，那裏面常常是幽靜的，並且有些多情的人們，又不時在那超越的幽靈的墓上，插供上許多鮮花，也有與朝陽爭艷的玫瑰，也有與白雪比潔的海棠，至於淡黃色的茶花和月季也常常滲雜在一起，而最聖潔的天使，她們固然是凝視天容，彷彿爲死者祝福，而我們坐在那天使們潔如水晶的足下，她們往往也爲我們祝福呢。這種很美很幽的境地，常常調劑我們太熱鬧的生活。我們互倚着坐在那裏，無論細談曲衷，或唱戀歌，除了偶然光顧的春哥兒竊聽了去，或者藏在白石墳後的幽靈含笑的偷看外，再沒有人來擾亂我們了！

不知不覺把好景銷磨了許多，這種神秘的熱烈的愛，漸感到平淡了。況且事實的限人，也不能常此消遙自在。紹青的工作又開始了，他每早八點出外總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來。這時靜悄悄的深院，只留下我一個人，如環般的思想輪子，早又開始轉動了。想到以往的種種，又想到目前的一切，人生的大問題結婚算是解決了，但人決不是如此單純，除了這個大問題，更有其他的大問題呢！……其實料理家務，也是一件事，且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照歷來人的說法自然是如此。但是沁芝實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結，只要想到女子不僅爲整理家務而生，便不免要想到以後應當怎麼作？固然哪！這時候我還在某學校擔任一些功課，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並且更有餘暇的時候還可以讀書，因此我不安定的心神得以暫時安定了。

不久早到了梅雨的天氣，天空裏終日含愁凝淚，雨聲時起時歇。四圍的空氣，異常沈悶，免不得又惹起了無聊和煩惱之感。下午肖玉冒雨來談，她說到組織家庭以後的生活，很覺得黯淡。她說：「結婚的意趣，不過平平如是。」我看了她這種頹唐的神氣，一再細思量，也覺得沒意思，但當時還能鼓勇的勸慰她道：「我們儘非太上，結婚亦猶人情，既已作到這裏，也只得強自振作。其實因事業的成就而獨身，固然是哄動一時，但精神的單調和乾枯，也未嘗不足滋苦，況且天下事只在有心人去作，便是結婚後也未嘗不可有所作爲，只要不貪目前逸樂，不作衣架飯囊，便足以自慰了，又何必爲了不可捉摸的虛譽浮榮而自苦呢。」肖玉經我一番的解釋，仍然不能袪愁。後來她又說道：「你的意志要比我堅强得多，我現在已經萎靡不振，也只好隨他去……將來小孩子出世，牽掛更多了，還談得到社會事業嗎？」唉！瓊芳！你看了這一段話作何感想？

老實說來，這種回顧前塵，厭煩現在，和恐懼將來的心理，又何止肖玉如此。便是沁芝總算一切比較看得開了，而實在如何？當時作孩子時的夢想那不必去說牠，就說才出學校時我的抱負又是怎樣？什麼爲人類而犧牲咧，種種的大願望而今仍舊只是願望罷了！每逢看見歷史上的偉大者，曾經因爲極虔誠的膜拜而流淚。記得春天時印度的大詩人來到中國，我曾瞻仰過他的丰采，他那光亮靜默的眼神，好像包羅盡宇宙萬象，那如淨水般的思想和意興，能抉示人們以至大至潔的人性。當我靜聽他的妙論時，竟至流淚了！我爲崇拜他而流淚，我更爲自慚藐小而流淚！

上星期接到宗的來信，她知道我心緒的不寧，曾勸我不必爲世俗之毀譽而動心。我得到她的信，實在覺得她比我們的意興都强，你說是不是？

最奇怪的，我近來對於處女時的幽趣十分留戀。瓊芳！你應當還記得，那青而微帶焦黃的秋草遍地的秋天，在一個絕早的秋晨，那時候約略只有六點鐘，天上雖然已射出陽光，但涼風拂面，已深含秋氣。我同你鼓着興，往公園那條路去。到園裏時，正聽見一陣風掃殘葉的刷刷聲，鳥兒已從夢裏驚醒，對着朝旭，用尖利的小嘴，剔牠們零亂的毛羽，鵲兒約着同伴向四外去覓食。那時園裏只有我們，還有的便是打掃甬路的夫役，和店鋪的伙計，在整理桌椅和一切的器皿。我們來到假山石旁，你找了一塊很潔白的石頭坐下，我只斜臥在你旁邊的青草地上。你曾笑我狂放，但是這詩情畫意的生活，今後只有在夢魂中彷彿到罷了。狂放的我也只有在你印象中偶一現露罷了！

曾記得前天夜裏，紹青赴友人的約。我獨處冷寞的幽齋裏，而天上卻有好月色，光華皎潔。我擰滅了燈坐在對窗的沙發上，只見雪白的窗幕上，花影參橫，由不得走到窗前細看，原來院子裏小山石上的瘦勁黃花，已經盛開，白石地上滿射銀光，仰望天空，星疏光靜，隔牆柳梢，迎風搖曳，瀉影地上，又彷彿銀浪起伏。我賞玩了半晌，忽然想到數年前的一個春天，和你同宗旅行東洋的時候。在一天夜裏，正是由坐船到廣島去的那天晚上，我們黃昏時上的船，上船不久，就看見很圓滿的月球，從海天相接的地方，冉冉上升，升到中天時，清光璀璨，照着冷碧的海水，宜覺清雋逼人。星輝點點，和岸上的電燈，爭映海面，每逢浪動波湧，便見金花千萬，閃爍海上。十點鐘以後，同船的人，都已睡了，四境只有潺湲的流水聲，時敲船舷，一種冷幽之境，如將我們從攪擾的塵寰中，提到玄秘冷漠的孤島上。那時我們憑欄無言，默默對月，將一切都託付雲天

碧海了。直到船要啓椗，才回到房艙裏去。而一念到當時意興，出塵灑脫，誰想到回來以後，依然碌碌困人，束縛轉深。唉！瓊芳！月兒年年如是，人事變遷靡定，當夜悵觸往事，淒楚如何？

瓊芳！我唯留戀往事過深，益覺眼前之局，味同嚼蠟。這勝利後的情形何堪深說——數月來的生趣，依然是强自爲歡。人們駡我怪僻，我唯有低頭默認而已！

今年五月的時候，文琪從她的家鄉來。我們見面，只是彼此互相默視，彷彿千言萬語，都不足訴別後的心曲，只有眸子一雙，可抉示心頭的幽秘。文琪自然可以自傲，她到現在，還是保持她處女的生活。她對於我們彷彿有些異樣，但是瓊芳！你知道人間的蟲子，終久躲不過人間的桎梏呢？我想你也必很願意知道她的近狀吧？

文琪和我們別後，她不是隨着她的父親回到故鄉嗎？起初她頗淸閒，她家住在四面環水的村子裏，不但早晚的天然美景，足以洗滌心頭塵雰，並且她又買了許多佛經，每天研經伴母，教導弟妹，眞有超然世外之趣。誰知過了半年，鄉裏的人，漸漸傳說她的學識很好，一定要請她到城裏，擔任第一女小學的校長。她以衆人的强逼，只得拋了她逍遙自在的靈的生活，而變爲機械的忙碌的生活了。她前一個月曾有信給我說：

沁芝：意外書至，喜有空谷足音之慨。所寄詩章，反覆讀之，舊情並感，又是一番悵惘。琪近少所作，有時興動，只爲小學生編些童歌耳。蓋時間限人，瑣事復繁，同僚中又無足道者。此種狀況，祇有忙人自解。甚矣不自然之工作逼人，尙何術計及自修，較吾友之閉戶讀書，誠不可同日語也。憾何如之！……

瓊芳！你只要看了她這一段話，應該能回憶到當初我們在北京那種忙碌的印象了，不過有時因了忙，可以減去多少無聊的感喟呢！

這些話還沒有述說盡文琪最近的狀況呢。你知道紹青的朋友常君嗎？這個人確是一個很有學識而熱誠的人，他今約略三十多歲吧——並沒有髭鬚，面貌很平善，態度也極雍容大方，不過他還不曾結婚——這話說出來，你一定很以爲奇。中國本是早婚主義的國家，那有三十幾歲的人不曾結婚？這話果然不錯，這常君在二十歲上已經結過婚了，不過他的妻已不幸前三四年死了，他不曾續弦罷了。他同紹青很好，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有一次文琪寄給我一張照片，恰巧被常君看見，我們不知不覺間便談到文琪的生平和學識，常君聽了很贊許她，便要求我們介紹和文琪作朋友。當時我想了想，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立刻寫信給文琪。不過你應知道文琪絕不是一個很痛快的人，並且她又是一向服從家庭的，這事的能成與否，我們不過試作而已。後來我們託人向她父親說明，不想她父親倒很贊許這位常君，文琪方面自然容易爲力了。後來文琪又帶了她的學生，到我們那裏參觀教育，又得與常君會面的機會。常君本是一個博學善詞的學者，文琪也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他們兩星期中的接觸，兩方漸漸了解，不過文琪的態度仍是躊躇不絕，其最大的原因說來慚愧，恐怕還是因爲我們呢！前幾天她有一封信來說：——

沁芝！音問久疏，不太隔絕嗎？你最後的信，久已放在我信債箱裏，想寫終未寫，實因事忙，而且思想又太單調了。你爲什麼也默爾無聲呢？我知道你們進了家庭，自有一番瑣事煩人。肖玉來信說：「想起從前校中情境，不想有現在，眞是增無窮之感，覺得人生太平淡

了。」但是新得一句話說：「搖搖籃的手搖動天下，」謹以移贈你們吧！

夏間在南京開教育會，幾位朋友曾談起：「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是大失敗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瑣事，又無力兼顧社會事業，這班人簡直是高等遊民。」你以爲這話怎樣？女子進了家庭，不作社會事業，究竟有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興筆所及，不覺寫下許多。你或者不願看這些乾燥無味的話，但已寫了，姑且寄給你吧！也何妨研究研究？我很願聽你們進了家庭的報告！

還有一句話，我定要報告你和肖玉等，就是我們從前的同級級友，都預料我們的結局不過爾爾——我們豈甘心認承？我想我們豪氣猶存，還是向前努力吧。我們應怎樣圖進取？怎樣預定我們的前途呢？我甚望你有以告我，並有以指導我呵！

瓊芳！我看她的這些話，不是對我們發生極大的懷疑嗎？其實也難怪她，便是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懷疑自己此後的結局呢？但是我覺得女子入了家庭，對於社會事業，固然有多少阻礙，然而不是絕對沒有顧及社會事業的可能。現在我們所愁的，卻不是家庭放不開，而是社會沒有事業可作。按中國現在的情形，剝削小百姓脂膏的官僚，自不足道，便是神聖的教育事業，也何嘗不是江河日下之勢？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懷疑教育能教好學生，我更懷疑教育事業的神聖，不用說別的齷齪的情形，便把留聲機般的教員說說，簡直是對不起學生和自己呵！

我記得當我在北京當教員的時候，有一天替學生上課回來，坐在教員休息室裏，忽然一陣良心發現，臉上立時火般發起熱來，說不出心頭萬分的羞慚。我覺得我實在是天下第一個罪人，我

不應當欺騙這些天眞的孩子們，並欺騙我自己，——當我擺起「像煞有介事」的面孔，敎導孩子們的時候，我眞不明白我比他們多知道些什麼？——或者只有奸詐和巧飾的手段比他們高些罷？他們心裏煩悶立刻哭出來，而成人們或者要對他們說：哭是難爲情的，在人面前應當裝出笑臉。唉！不自然的人生，還有什麼可說！這種摧殘人性的敎育有什麼可作，而且作敎育事業的人，又有幾個感覺到敎育是神聖的事業？他們只抱定一本講義，混一點鐘，拏一點鐘的錢，便算是大事已了。唉！我覺得女子與其和男子們爭這碗不乾淨的敎育飯吃，還不如安安靜靜在家裏，把家庭的事務料理淸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給的報酬，倒是無愧於良心的呢！

至於除了敎育以外，可作的事業更少了，——簡直說吧，現在的中國，一切都是提不起來，用不着說女子沒事作，那閒着的男子——也曾受過高等敎育的，還不知有多少呢？這其中固然有許多生成懶惰，但是要想作而無可作的分子居多吧？

瓊芳！你不知我們學校因爲要換校長，運動謀得此缺的人不知有多少，那裏面傾軋的詳情若說出來，眞要丟盡敎育界的臉！唉！社會如此，不從根本想法，是永無光明時候的！

可是無論如何，文琪這封信，實在是鼓勵我們不少。老實說，中國的家庭，實在足以消磨人們的志氣。我覺得自入家庭以後，從前的朋友日漸稀少，日下所來往的不是些應酬的朋友，便是些不相干的親戚，不是勉强拉扯些應酬話，口不應心的來敷衍，便是打打牌，看看戲。什麼高深學理的談論不必說，便是一個言志談心的朋友也得不到，而家庭間又免不了多少零碎的瑣事，每天睜開眼，就深深陷入人世間的牢籠裏，便是潛心讀書已經不容易，更說不上什麼活動了。唉！

瓊芳！人們眞是愚得可憐，當沒有結婚的時候，便夢想着結婚以後的圓滿生活，其實塡不平的大地，何處沒有缺憾！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冷岫來了。你大約還記得她那種活潑的性情，和蕭灑的態度吧！但是而今怎樣，她比較我們更可憐呢！她實在是人間的第一失敗者。當她和我們同堂受業時，那種冷靜的目空一切的態度，誰想得到，同輩中只有她陷溺最深。她往往說世界是一大試驗場，從不肯輕易相信人。她對於戀愛的途徑，更是觀望不前，而結果她終爲希冀最後的勝利，放膽邁進試驗場中了！雖然當前有許多尖利的荊棘，足以刺取她脚心的血，她也不爲此躑躅。當她和少年文仲締交之初，誰也想不到他和她就會發生戀愛；因爲文仲已經娶了妻子，而冷岫又是自視極高的心性。終爲了愛神的使命，她們竟結合了。她們結婚後，便回到他的故鄉去，文仲以前的妻子也在那裏。當文仲和冷岫結婚時，也曾徵求過他以前妻子的同意，在表面，大家自然都是很和氣的笑容相接，可是據冷岫給我的信，說自從她回家後，心神完全變了狀態，每每覺得心靈深處藏着不可言說的缺憾。每當夜的神降臨時，她往往背人深思，她總覺得愛情的完滿，實在不能容第三者於其間——縱使這第三者只是一個形式，這愛情也有了缺陷了！因此她活潑的心性，日趨於沈抑。

我記得她有幾句最痛心的話道：「我曾用一雙最鋒利的眼，去估定人間的價値，但也正如悲觀或厭世的哲學家，分明認定世界是苦海，一切都是有限的，空無所有的，而偏不能脫離現世的牢縛。在我自己生活的歷史上，找不到異乎常人之點。我也曾被戀神的誘惑而流淚，我也曾爲知識的利劍戳傷脆弱的靈府。我彷彿是一隻弱小的綿羊，曾抱極大的願望，來到無數的羊羣裏，選擇

最適當的伴侶。在我想像中的圓滿，正如秋日的晴空，不着一絲浮雲，所有的，只是一片融淨的合體，又彷彿深秋裏的霜菊，深細的幽香，只許高人評賞，不容蜂蝶窺探。」

這些希望，當然是容易得到，但是不幸的冷岫，雖然開闢了荒蕪的園地，撒上玫瑰的種子，而未曾去根的荊棘，兀自乘機蓬勃。秋日的晴空，終被不情的浮雲所遮蔽，她心頭的靈焰，幾被淒風冷雨所撲滅。當她含愁默坐，悄對半明半滅的孤燈，她的襟懷如何？又怎怪她每每作鶴唳長空，猿啼深谷的哀音？今年三月間，她曾寄給我一首新歌，我看了直難受幾天，她的原稿不幸被我失掉了，但尚隱約記得，像是道：——

漏沈沈兮風淒，
星隕淚兮雲泣。
悄挑燈以兀坐兮，
神傷何極！
念天地之殘缺兮，
塡恨海而無計！
感君懷之彌苦兮？
絕癡愛而終迷！
悲乎！悲乎！
何澈悟之不深兮，

乃躑躅於歧途，
愧西哲之爲言兮，
不完全勿寧無！

瓊芳！你讀了這哀楚的心頭之音，你將作何感想？我覺得不但要爲不幸的冷岫，掬一把同情淚，在現在這種過渡的時代中，又何止一個冷岫。冷岫因得不到無缺憾的愛情，已經感喟到這種田地，那徒贅虛名而一點愛情得不到如文仲的以前的妻子，她們的可憐和凄楚還堪設想嗎？

唉！瓊芳！我往常每說冷岫是深山的自由鳥爲了情愛陷溺於人間愁海裏，這也是她奮鬪所得的勝利以後呵！——只贏得滿懷凄楚，壯志雄心，都爲此消磨殆盡呵！說到這裏，由不得我不嘆息，現在中國的女子實在太可憐了！

前天肖玉的女兒彌月，我到她那裏，看見那孩子正睡在她的膝上。肖玉見了我忽然眼圈紅着，對我說道：「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唉！這話何等傷痛？我們眞正都是傻子。當我們和家庭奮鬪，一定要爲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爲只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廢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嘗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實的支配，超越人間的樂趣，只有在星月皎潔的深夜，偶爾與花魂相聚，覺得自身已徜徉四空，優游於天地之間。至於海闊天空的仙島，和瓊草琪花的美景，只有長待人限到來，方有駐足之望呵！瓊芳！長日悠悠，我實無以自慰自遣，幽齋冥想，身心都感飄泊。本

打算明年春天與紹青同遊意大利，將天然美景，醫我沈疴，而又苦於經濟限人，終恐只有畫餅充飢呵！

感謝瓊芳！以閉門著述振我頹唐。我何嘗不想如此，無奈年來浸濡於人間，志趣不知何時已消磨盡淨，便有所述作，也都是敷衍文字，安能取心頭的靈汁灌溉那乾枯的荒園，使牠異花開放，仙葩吐露呢？瓊芳，你能預想我的結果嗎？

沁芳。

瓊芳看完沁芝的來信，覺得心頭如梗。她向四圍看看她自己的環境，什麼自然的美趣，理想的生活，都只是空中樓閣。她不覺嘆道：「勝利以後只是如此呵！」這話不提防被已經睡醒的平智聽見了，便問道：「你說什麼？」瓊芳不願使他知道心頭的隱秘，因笑說道：「時候已經不早，還不起來嗎？」平智懶懶的答道：「有什麼可作，起來也是無聊呵！」瓊芳忍不住嘆道：「作人就只是無聊！」「對了，作人就只是無聊！」這不和諧的話從此截住，只有彼此微微振動的心弦，互相應和罷了！

雲蘿姑娘

這時候只有八點多鐘，園裏的清道夫才掃完馬路。兩三個採雞頭米的工人，已經駕小船，蕩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幾朵稀薄的白雲，水藍的天空，好像圓幕似的覆載着大地，遠遠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閃爍着金光。微涼的秋風，吹在河面，銀浪輕湧，園子裏遊人稀少，四面充溢着遼闊清寂的空氣。在河的南岸，有一個著黃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時向四處瞭望。

雲蘿姑娘和他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緩步走着。雲蘿姑娘的神態十分清挺秀傲，彷彿秋天裏冒霜露開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像貌很魁梧，兩道利劍似的眉，和深邃的眼瞳，常使人聯想到古時的義俠英雄一流的人。

他們並肩走着，不知不覺已來到河岸。這時河裏的蓮花早已香消玉隕，便是那蓮蓬也都被人採光，滿河只賸下些殘梗敗葉，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對着冷辣的秋風抖顫。

雲蘿姑娘從皮夾子裏拿出一條小手巾，擦了擦臉，仰頭對凌俊說道：「你昨天的信，我已經收到了，我來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眞沒法子答覆你！……我常常自己懷懼不知道我們將

弄成什麼結果，……今天我們痛快談一談吧！」

凌俊噓了一口氣道：「我希望你最後能允許我，……你不是曾答應作我的好朋友嗎？」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實上阻礙又眞多，我可怎麼辦呢？……」

「雲姊！……」凌俊悄悄喊了一聲低下頭長嘆，於是彼此靜默了五分鐘。雲蘿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說：「我們找個坐位，坐下慢慢的談吧！」凌俊道：「好！我們眞應當好好談一談，雲姊！你知道我現在有點自己制不住自己呢！……雲姊！天知道：我無時無刻不念你，……我現在常常感到作人無聊，我很願意死！……」

雲蘿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將手裏的傘放在旁邊，指着椅子右首讓凌俊坐下。凌俊沒精打彩坐下了。雲蘿說：「凌俊！我老實告訴你，我們前途只有友誼，——或者是你願意作我的弟弟，那麼我們還可以有姊弟之愛。除了以上的關係，我們簡直沒有更多的希冀。凌弟！你鎮住心神。你想想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實在覺得對你不起，自從你和我相熟後，你從我這裏學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觀。凌弟！你的前途很光明，爲什麼不向前走？」

「唉！走，到那裏去呢？一切都彷彿非常陌生，幾次想振作，還是振作不起來。我也知道我完全糊塗了……可是雲姊！你對我絕沒有責任問題。雲姊放心吧！……我也許找個機會到外頭去飄泊，最好被人一鎗打死，便什麼都有了結局……」

「凌弟！你這話越說越窄。我想還是我死了吧！我眞罪過。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

不是風平浪靜的情海——我眞憂愁，萬一不幸，就覆沒在這冷邃的海底。凌弟！我對你將怎樣負疚呵！」

「雲姊！你到底爲了什麼不答應我，你不愛我嗎？……」

「凌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果眞不愛你，我今天也絕不到這裏來會你了。」

「雲姊！那末你就答應我吧！……姊姊！」

雲蘿姑娘兩隻眼睛，祇怔望着遠處的停雲，過了些時，才深深噓了口氣說：「凌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要永遠緘情向荒丘呢！……我的心已經有了極深刻的殘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嗎？……凌弟，我老實說了吧！我實在不配受你純潔的情愛的，眞的！有時候，我爲了你的熱愛很能使我由沈寂中興奮，使我忘了以前的許多殘痕，使我很驕傲，不過這究竟有什麼益處呢！忘了只不過是暫時忘了！等到想起來的時候，還不是仍要恢復原狀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毒劍的刺剽……凌弟！我有時也曾想到我實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執女子……不過這種想頭的力量，終是太微弱了，經不起考慮……」

凌俊握着雲蘿姑娘的手，全身的熱血，都似乎在沸着，心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腦子裏覺得悶痛，兩頰燒得如火雲般紅。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一口一口向空噓着氣。

這時日光正射在河心，對岸有一隻小船，裏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慢慢搖着畫槳，在那金波銀浪上泛着。東邊玉蝀橋上，車來人往，十分熱鬧。還有樹梢上的秋蟬，也啞着聲音吵個不休。園裏的遊人漸漸多了。

雲蘿姑娘和凌俊離開河岸，向那一帶小山上走去。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那園子最幽靜的所在。他們在靠水邊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壺香茗喝着。雲蘿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緊閉兩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靜悄悄，一些聲息都沒有。這樣總維持了一刻鐘。凌俊忽然站起身來，走到雲蘿姑娘的身旁，低聲叫道：「姊姊！我告訴你說，我並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沒有理智的人，姊姊剛才所說的那些話，我都能了解，……不過姊姊，你必定要相信我，我起初心裏，絕不是這麼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個最好的朋友，拿最純潔的心愛護姊姊，但是姊姊，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麼時候竟戀上你了，……有時候心神比較的鎮定，想到這一層就不免要吃驚……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就有斬釘斷鐵的利劍，也沒法子斬斷這自束的柔絲呢。」

「凌弟！你坐下，聽我告訴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東西都利害，牠能使你犧牲你的一切，……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有作有爲的男兒，應當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儘多，何必一定要往這條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嘆着氣，撫着那山上的一個小削壁說：「姊姊！我簡直比頑石還不如，任憑姊姊說破了嘴，我也不能覺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愛情以外還有別的，不過愛情總比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爲一個人在愛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擊，他也許會灰心得什麼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萬不要這樣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業。」

「姊姊！你爲什麼總要說這話？你若果是憎嫌我，你便直截了當的說了吧！何苦因爲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愛你，我不能讓你獨自死去。……」

雲蘿姑娘眼淚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閉着眼睡在躺椅上。樹葉叢裏的雲雀，啾啾叫了幾聲，振翅飛到白雲裏去了。這四境依然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只有雲蘿姑娘低泣的幽聲，使這寂靜的氣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傷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的天性，別人不能了解你，我總應當了解你……不過我總癡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殘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實在不能，我也沒有强求的權力，並且也不忍强求。不過姊姊，你知道，我這幾個月以來精神身體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叫我另外找路走，這實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現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强照姊姊的話去作，我相信只是罪惡和苦痛，姊姊！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姊姊若果眞不能應許我，我的前途實在太闇淡了。」

雲蘿姑娘聽了這話，心裏頓時起了狂浪，她想：問題到面前來了，這時候將怎樣應付呢？實在的，在某一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有時不能不把心裏的深情暫且掩飾起來，極力鎮定說幾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話……現在雲蘿姑娘覺得是需要這種的掩飾了。她很鎮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說：「凌弟！你的前途並不闇淡。我一定替你負相當的責任，替你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過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經看透雲蘿的强作達觀的隱衷了，他默然的噓了一口氣道：「姊姊！我很明白，

我的問題，絕不是很簡單的呢！姊姊！……我請問你，結婚要不要愛情……姊姊！我敢斷定你也是說『要的』。但是姊姊，戀愛同時是不能容第三個人的……唉，我的問題又豈是由姊姊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所能解決的嗎？……」

這眞是難題，雲蘿默默的沈思着。她想大膽的說：「弟弟！你應當找你愛的人和她結婚吧，」但是他現在明明愛上了她自己……假若說：「你把你精神和物質劃個很清楚的限界，你精神上只管愛你所愛的人，同時也不妨作個上場的傀儡，演一齣結婚的喜劇吧……」但這實在太殘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呵，……所以雲蘿雖然這麼想過，可是她向來不敢這麼說，而且當她這麼想的時候，總覺得臉上有些發熱，心頭有些紅腫，有時竟羞慚得她流起眼淚來！

「唉！這是怎麼一個糾紛的問題呵！」雲蘿姑娘在沈默許久之後忽然發出這種的悲嘆的語句來，於是這時的空氣陡覺緊張。在他們頭頂上的白雲，一朵朵湧起來，秋風不住的狂吹。雲蘿姑娘覺得心神不能守舍，彷彿大地上起了非常的變動，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麼都露着空虛的恐慌。她緊緊握住自己的頸項，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躍，她願意如絮的天幕，就這樣輕輕蓋下來，從此天地都歸於湼滅，同時一切的糾紛就可以不了自了。但是在心裏的狂浪平定以後，她擡頭看見凌俊很憂愁的望着天。天還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樣樣都如舊的擺列在那裏，一切還是不曾變動。於是她很傷心的哭了。她知道她的幻夢永遠是個幻夢，事實的權力實在龐大，她沒有法子推翻已經是事實的東西，她只有低着頭在這一切不自然的事實之下生活着。

太陽依着牠一定的速度由東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頂，烏鴉

有的已經回巢了；但是他們的問題呢，還是在解決不解決之間。雲蘿姑娘站了起來說：「凌弟！我告訴你，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想這個問題。好好的念書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雲姊，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吧！……」

「哼！也只好這樣吧。——姊姊你放心呵，弟弟準聽你的話好了！」

他們從那山洞出來，慢慢的走出園去，晚霞已佈滿西方的天，反映在河裏，波流上發出各種的彩色來。

那河邊的警察已經換班了，這一個比上午那一個身體更高大些，不時拿眼瞟着他們。意思說：「這一對不懂事的人兒，你們將流連到什麼時候呢！……」

雲蘿姑娘似乎很畏懼人們尖利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園門坐上車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裏去。

雲蘿姑娘坐在車子上回頭看見凌俊所乘的電車已開遠，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裏頓覺得十分空虛。她想到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有靈魂不能和身體分離，同時感情也不能和靈魂分離，那麼緘情向荒丘又怎麼作得到呢！但是要維持感情又不是單獨維持感情所能維持得了的呵！唉！空虛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糾紛離亂的恐佈，她簡直彷彿喝多了酒醉了，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門才似乎從夢中醒來，禁不住又是一陣悵惘！

這時候晚飯已擺在桌上，家裏的人都等着雲蘿來吃飯。她躲在屋裏，擦乾了眼淚，强作歡笑的，陪着大家吃了半碗飯。她爲避免別人的打攪，託說頭痛要睡。她獨自走到屋裏，放下窗幔，

關好門，怔怔坐在書案前，對着淩俊的照片發怔。這時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風，藤蔓上的殘葉，打在窗櫺上，響聲瑟瑟，無處不充滿着淒涼的氣氛。

雲蘿姑娘在秋風憭慄聲裏，噓着氣，熱淚沾濕了衣襟。把淩俊給她的信，一封封看過。每封信裏，都彷彿充溢着熱烈醇美的酒精，使她興奮，使她迷醉，但是不幸……當她從迷醉醒來後，她依然是空虛的，並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虛的。她現在心頭雖已有淩俊的純情佔據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沒有堅實的壁壘足以防禦敵人的侵襲，她也沒有柔絲韌繩可以永遠綑住這不可捉摸的純情……她也很想解脫，幾次努力鎮定紛亂的心，但是不可醫治的煩悶之菌，好像已散佈在每一條血管中，每一個細胞中，釀成黯愁的絕大勢力。雲蘿想到無聊賴的時候，從案頭拿起一本小說來看，一行一行的看下去。但是可憐那裏有一點半點印象呢，她簡直不知道這一行一行是說的什麼，只有一兩個字如「不幸」或「煩悶」，她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記得極明白，並且由這幾個字裏，聯想到許許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煩悶。她把書依然放了，到牀上蒙起被來，想到睡眠中暫且忘記了她的煩悶。

不久，雲蘿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時候，她又由夢中醒來。睜開眼四面一望，人跡不見，聲息全無，只有窗幔的空隙處透進一線冷冷的月光，照着靜立壁間的書橱，和書橱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裏邊插着兩三株開殘的白菊，映着慘淡的月光益覺瘦影支離。

雲蘿看了看殘菊瘦影，禁不住一股悽情，滿塡胸臆。悄悄披衣下牀，輕輕掀開窗幔，陡見空庭月色如瀉水銀，天際疏星漾映。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沈寂，便是窗根下的鳴蛩也都寂靜無聲，宇

宙眞太空虛了。她支頤怔坐案旁，往事如煙雲般，依稀展露眼前。在她回憶時，彷彿酣夢初醒，——她深深的記得她曾演過人間的各種戲劇，充過種種的角色，嘗過悲歡離合的滋味。但是現在呢，依然恢復了原狀，度着飄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眞是比幻夢還要無憑……

她想到這裏忽見月光從書櫥那邊移向書案這邊來了。書案上凌俊的照片，顯然的站在那裏。她這時全身的血脈似乎興奮得將要衝破血管，兩頰覺得滾沸似的發熱。「唉！眞太愚蠢呵！」她悄悄自嘆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徑眞有些像才出了繭子的蠶蛾，又向火上飛投，這眞使得她傷心而且羞愧。她怔怔思量了許久，心頭茫然無主，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後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見前途，只有站着，任恐佈與徬徨的侵襲。

這時月光已西斜了，東方已經發亮，雲蘿姑娘，依然掙扎着如行屍般走向人間去。但是她此時確已明白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幻。她決定從此沈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認一切，就是凌俊對她十分純摰的愛戀，也似乎不足使她灰冷的心波動。

從這一天起，她也不給凌俊寫信。凌俊的信來時，雖然是充溢着熱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從公事房回家，天氣非常明朗，馬路旁的柳枝靜靜的垂着，空氣十分清和。她無意中走到公園門口停住了，園裏的花香一陣陣從風裏吹過來，青年的男女一對對在排列着的柏樹蔭下低語漫步。這些和諧的美景，都帶着極强烈的誘惑力。雲蘿也不知不覺走進去了。她獨自沿着河堤，慢慢的走着。只見水裏的游魚一隊隊的浮着泳着，殘荷的餘香，不時由微風中吹

來。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着，又彷彿初斷乳的幼兒，滿心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戀念和悲怨。她想努力的鎮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寶劍，漸漸的鈍滯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她毫不思索的打電話給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園來。當她掛上電話機時，似乎有些羞愧，及似乎後悔不應當叫他。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約定相會的荷池旁，不住眼釘着門口，急切的盼望看見凌俊傲岸的身體，……全神經都在搏搏的跳動，喉頭似乎塞着棉絮，呼吸都不能調勻，最後她低下頭悄悄的流着眼淚。

月下的回憶

晚涼的時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們便乘輿登大連的南山，在南山之顚，可以看見大連全市。我們出發的時候，已經是暮色蒼茫，看不見嬌媚的夕陽影子了，登山的時候，眼前模糊；只隱約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幾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顚，大連全市的電燈；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層層滿佈太空，淡如說是鑽石綴成的大衣，披在淡淡的素娥身上，漱玉說比得不確，不如說我們乘了雲梯，到了淸虛上界，下望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爲逼眞些。

他們兩人的爭論，無形中引動我們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舉首問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她的吟聲未竭，大家的心靈都被打動了，互相問道：「今天是陰曆幾時？有月亮嗎？」有的說十五；有的說十七；有的說十六；漱玉高聲道：「不用爭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記本去！」子豪說：「旣是十六，月光應當還是圓的，怎麼這時候還沒看見出來呢？」淡如說：「你看那兩個山峯的中間一片紅潤不是月亮將要出來的預兆嗎？」我們集中目力，都望那邊看去

了，果見那紅光越來越紅，半邊灼灼的天，像是着了火，我們靜悄悄地望了些時，那月兒已露出一角來了；顏色和丹沙一般紅，漸漸大了也漸漸淡了，約有五分鐘的時候；全個團團的月兒，已經高高站在南山之顚，下窺芸芸衆生了，我們都拍着手，表示歡迎的意思，子豪說：「是我們多情歡迎明月？還是明月多情，見我們深夜登山來歡迎我們呢？」這個問題提出來後，大家議論的聲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靜，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鷓鴣也嚇得飛起來了。

淡如最喜歡在清澈的月下，嫵媚的花前，作蒼涼的聲音讀詩吟詞，這時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後主的虞美人，誦到「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聲調更加悽楚；這聲調隨着空氣震盪，更輕輕浸進我的心靈深處，對着現在玄妙籠月的南山的大連，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見汚濁沈滿的大連，不能不生一種深刻的回憶了！

在一個塵場上，有無數的兒童拿着幾個球在那裏橫穿直衝的亂跑，不久鈴聲響了，一個一個如一羣蜜蜂般地湧進學校門去了；當他們往裏走的時候，我腦膜上已經張好了白幕，專等照這形形式式的電影，頑皮沒有禮貌的行動；憔悴帶黃色的面龐，受壓迫含抑悶的眼光，一色色都從我面前過去了，印入心幕了。

進了課堂，裏頭坐着五十多個學生，一個三十多歲，有一點髫鬚的男教員，正在那裏講歷史，「支那四部」四個字端端正正寫在黑板上，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大連是誰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書——教書的又是日本教員——這本來沒有什麼，教育和學問是沒有國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他是不許藩籬這邊的人和藩籬那邊的人握手，以外人們的心都和電流一般相通

「這是那裏來的，不是日本人嗎？」靠着我站在這邊兩個小學生在那竊竊私語，遂打斷我的思路，只留心聽他們的談話，過了些時，那個較小的學生說：「這是支那北京來的，你沒看見先生在揭示板寫的告白嗎？」我聽了這口氣眞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氣，原來大連人已受了軟化了嗎？不久，我們出了這課堂，孩子們的談論聽不見了。

那一天晚上，我們住的房子裏，燈光格外明亮；在燈光之下有一個瘦長臉的男子，在那裏指手畫脚演說：「諸君！諸君！你們知道用瑪琲培成的果子，給人吃了，比那百萬雄兵的毒還要大嗎？教育是好名詞，然而這種含毒質的教育，正和瑪琲果相同……你們知道嗎？大連的孩子誰也不曉得有中華民國呵！他們已經中了瑪琲果的毒了！……

「中了毒無論怎樣，終久是要發作的，你看那一條街上是西崗子一連有一千餘家的黑娼，是誰開的，原來是保護治安的警察老爺，和探暗老爺們勾通棍辦的，警察老爺，和暗探老爺，都是吃了瑪琲果子的大連公學校的卒業生呵！」

他說到那裏，兩個拳頭不住在桌上亂擊，口裏不住的咀咒，眼淚不竭的湧出，一顆赤心幾乎從嘴裏跳了出來！歇了一歇他又說：——

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天下午，從西崗子路過；就見那灰色的牆根底下每一家家的門口，都有個邪形鳩面的男子蹲在那裏，看見他走過去的時候，由第一個人起，連續着打起呼嘯來；這種奇異的暗號，眞使人驚嚇，好像一羣惡魔要捕人的神氣；更奇怪的，打過這呼嘯以後立刻各家的

門又都開了；有妖態蕩氣的婦人，向外探頭，我那個朋友，看見她們那樣子，已明白她們要強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頭，急急走過，經過他們門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調笑，幸虧他穿的是西裝，他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來歷，不敢過於造次，他才得脫了虎口，當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時候，從胡同的那一端，來了一個穿黃灰色短衣褲的工人；他們依樣的作那呼嘯的暗號；他回頭一看，那人已被東頭第二家的一個高顴骨的婦人拖進去了！

唉！這不是瑪琲果的種子開的沈淪的花嗎？

我正在回憶從前種種，忽漱玉在我肩擊了一下說：「好好地月亮不看，卻在這漆黑樹影底下發什麼怔。」

漱玉的話打斷了我的思路，現在我不再想什麼了，東張西望，只怕辜負了眼前的美景！

遠遠的海水，放出寒慄的光芒來；我寄我的深愁於流水，我將我的苦悶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無論如何把我塵濁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塊白石頭上；我對着她，好像憐她，又好像惱她；憐她無故受盡了苦痛的磨折，恨她爲什麼自己要着迹，若沒這有形的她，也沒有這影子的她了，無形無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連累得我的靈魂受苦惱……

夜深了！月亮的影子偏了，我們又從來處去了。

地上的樂園

一

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

生命在我們，正如一個水上的泡沫，隨着一陣飄風，便從你面前消逝，永不復返的消逝了。用你水晶般的眸子，看這蒼碧如流的郊原；淡紫的霞霰孕著美女的愛嬌，溫柔的陽光，吐著生命的光芒。

用你靈妙的感覺，聽宇宙間種種繁弦；切不要忘記時間狡滑的步伐它是一個忍心的竊賊，盜去你的青春和狂歡。

你需捉住這急如飛箭的人生，在悽慘的人間建造一所樂園。

這奇異的呼聲，吹進那菩提葉叢，驚醒了一隻失了生命意義的杜鵑，牠正在參禪。——

在每一天充滿着花香的下午，烏鴉先生夫婦，便一同飛駐於一株荔枝樹上，那些熟透了的果實發出醉人的醇芳，牠們啄食着如同享用豐美的筵席，同時牠們談講關於杜鵑姑娘浪漫的情史：

「喂親愛的，你看我們現在能夠快樂的吧……但是從前我曾錯打了主意，我爲虛榮，曾向杜鵑姑娘求過婚，唉！親愛的！你自然是很明白的，我是碰了一個大釘子，她連正眼都不肯看我一

下呢！」

「哦親愛的！你說的：是現在住在菩提樹下參禪的那個杜鵑姑娘嗎？……你看她那老不乾的眼淚，和胸前鮮紅的血滴，多麼使人悲傷和可怕呵！你怎麼會愛上她呢？」

「唉！你不知道！我聰敏的愛人！……她從前住在春天花園裏的時候，眞是非常的嬌艷呢！她穿得王妃那樣闊氣，她的衫子是用珠子、寶石，和金線綴成的，發出耀人眼目的光華。不瞞你說連太陽先生，都羞得躲藏在白雲的背後；她紅得像海裏珊瑚似的嘴唇，和蔚藍寶石似的眼睛，……呵！眞夠迷人呢！並且她還會唱一種淒艷的歌兒，曾使黃鶯兒聽了流淚，喜鵲和百靈鳥都對她起過妄想；但是她也照樣讓它們碰一個大釘子。她和春神最好，她倆常常在一處談笑，……親愛的！我眞爲她老大的傷過心呢！……」

「旣然這樣，她爲什麼不老住在春天的花園裏，跑到這裏參什麼禪呢？……」

「唉！——這眞是一個大刧數呢！……那位杜鵑姑娘不久就找到一個情人，就是那個殷勤的布穀鳥。她倆是在葡萄樹下遇見的，那時正是深夜，杜鵑姑娘獨自到葦塘旁邊去會螢小姐，她們談得太起勁了，而且螢小姐家裏的侍女們，都在兩旁伺候着；由她們身上發出來的光亮，照耀得葦塘如同白晝。杜鵑姑娘把時間這問題簡直忘了，後來還是住在白楊樹上的貓頭鷹先生，嘆了一口氣，才提醒了她們，杜鵑姑娘就告辭回來，走到葡萄樹下，看見布穀先生對面迎了上來說道：

「美麗的杜鵑姑娘！你是多麼富於同情呵！我每夜都在你的窗前，聽你的呼吸；看你甜蜜的睡容，直到天亮。我怕被別的同伴們看見，才悄悄走了。美麗的杜鵑姑娘。你瞧我多麼需渴着您

呢！讓我們永遠不要分離吧！」

這時杜鵑姑娘的臉都羞紅了，但是她心裏也愛着布穀先生，她早聽見人們稱讚布穀先生的忠誠和勤懇。於是她就站住低聲說道：

「布穀先生我眞榮幸，你是這樣的看重我呀！……你知道現在包圍我的人太多了；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忠心於我的人……」

布穀先生，驚喜得流出淚來，他不問這問題將會發生什麼麻煩，他熱烈的擁抱住杜鵑姑娘吻她的額和唇。

「嘿！粗暴的東西！」杜鵑姑娘含怒的叫了起來，同時扭轉身子憤憤的走了。布穀先生歎着氣，瞪着眼，幾乎昏倒了。他自己怨嘆道：「哼！事情竟糟到這種地步嗎？接吻算什麼呢？怪不得人們都說女孩子慣含裝腔作勢！……」嘟嘟着回去了。

第二天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原來是貓頭鷹幹的缺德事。他早就想打杜鵑姑娘的主意，但是碰了幾次釘子以後，他又羞又恨，總想找機會報仇，昨夜他本跟着杜鵑姑娘後面，想乘機會辱她，不想偏偏又遇到布穀先生和她調情；他就躲在葡萄樹後看個淸楚；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把這消息傳開了。而且還加添了許多汚穢的材料進去。因此誰都知道杜鵑姑娘和那布穀先生的關係，喜鵲小哥兒，用一種諷刺的口吻，向杜鵑姑娘賀喜，把她氣得吐血，但是不久布穀先生到底和她結了婚。

布穀先生性情非常勤懇，每天對着那些農夫叫道：「快快布穀快快布穀！」這聲音常把杜鵑

姑娘從夢裏驚醒，使她很不高興。而且她的脾氣又是非常浪漫的，常喜歡拿玫瑰花來作房裏的裝飾；她又喜歡到雲端裏去遊玩；當她每次請布穀先生同去時，他總是很莊嚴的說：「我的工作沒完。」杜鵑姑娘只好獨自走了。這孤單的情形，使她非常傷心，她常常唱着凄涼的哀歌，惹得住在她四周的喜鵲，百靈鳥都非常的厭恨她，常在背後咒駡道：

「不吉祥的東西！好好的偏要唱這些喪氣歌，……」

自從杜鵑姑娘結了婚以後，春神就不常和她來往。而她却比從前更想念她了。在一天的清晨，她飛到雲中最高的宮殿，那便是春神住的地方。當她走進門時，只見春神正在嘆息，好像有什麼不祥的事情發生過，她也不敢仔細的問，只坐在旁邊發怔，忽聽春神說道：「杜鵑姐姐你來得正巧，我告訴你，我將離開人間了。昨夜火神的太子，已經到此接任，同時他還要帶着風姨到人間去，自然我所苦心經營的那些美麗的花草，立刻就要遭劫了。你就可以看見許多使妳不高興的事情！」

杜鵑姑娘爲了這個可怕的將來，她禁不住流出最傷心的眼淚，於是她站起來告辭。她急於將這次所聽到的惡消息傳佈人間。她從雲中淒涼的走回來時，忽然看見她的丈夫布穀先生，滿身血跡，死在一株大樹下。她驚得怪叫了一聲之後就昏倒在那一叢樹葉上。等她醒來的時候，看見兩個獵人，把布穀先生拿起來，裝在一隻大布袋裏，往東去了。這使她明白這慘事的大概了。她放聲痛哭起來，驚動了喜鵲和烏鴉先生們。它們都悄悄的來到她的門前打聽。呵！眞太慘了！她一直號哭了三天三夜。從她珊瑚色的口唇上；淌下鮮紅的血來，那時春天的花園，爲了這個哭聲，

都籠罩上一層蒸悶煩苦的雲霧。桃花小姐同杏花妃子，現在都憔悴得不成樣子。這種悲哀的境地，使得杜鵑姑娘沒有勇氣再住下去，在一天夜裏，她趁着清澈的月亮，就悄悄的離開那裏，開始她飄泊的生涯去了。

她一面向前掙扎着走，一面不住的流淚。有一天她走得非常疲倦，就在一個古廟旁邊的柳橋上停住，在那裏她遇見了最討厭的夏蟬；在她面前作出得意的樣子，高聲的唱着，杜鵑姑娘恨得罵道：「淺薄的東西！」這一來惹起夏蟬的火來說道：「美麗的女王！但是現在不是你的世界了！妳看看妳那狼狽像。那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河，可以借妳當鏡子照照，眞是不害羞的寶貝！還在這裏罵人呢！」杜鵑姑娘受了這種刻薄的諷刺，她受傷而脆弱的心破裂了，於是她便昏暈過去。夏蟬看見惹出這樣的大禍；都嚇得跑了。這一陣亂嘈，驚動了在廟裏修行的班鳩太太。她手裏撚着念珠，顫巍巍的來到門外；看見杜鵑姑娘，面色慘白的殭臥在地上，她就輕輕把她抱起來，放在她的蒲團上，摸摸她的心，還有溫氣。趕忙用急救法來救治。過了些時，杜鵑姑娘果然醒過來，睜開疲倦的眼睛，向四圍一看；只有慈祥的班鳩太太，坐在自己的身旁，用憐憫的眼光對她看着，她禁不住流下淚來。

班鳩太太極力安慰她，並且給她講說修道的好處；杜鵑姑娘終受了感動，她想道：自己坎坷的運命，除了皈依宗教，是沒有方法再活下去的。當時她就懇求班鳩太太替她講道，從此杜鵑姑娘，就暫且住在班鳩太太那裏，很安靜的過了半年。

但是杜鵑姑娘的運氣眞太壞了，不久班鳩太太就圓寂了。住只得到西方的善地，去求涅槃，

於是她就住在這株菩提樹上。

「親愛的！這就是杜鵑姑娘經過的傷心史呵！」

烏鴉先生和烏鴉太太講完了這一段故事後，她倆熱烈的吻了一回，就一同飛到雲間去了。

杜鵑姑娘住在菩提樹上，已經一年多了，自從皈依佛門以後，她的眼淚便不常流了。眞是心平氣靜的過日子。她心心念念在追求西方的極樂世界的實現。她每日多半的時間，都是在沉思冥想。有時她看見西方的雲層裏，現出金碧燦爛的宮闕，這使得她虔信的心，更加上幾倍。這一天早晨，她正坐在菩提樹上，凝神參道，忽聽見一個奇異的聲音，從遠遠的地方發出來，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的那一個奇蹟。她的心開始波動了。她不能再靜坐了。連一分鐘都不可能。她從蒲團上跳了起來，臉色興奮得像火灼着一般的發紅。身體不住的打抖。她隨着那奇異的聲音，拼命的飛去。不久就來到一座美麗的山上，滿開着淡綠色的蘭花、淺色的藤花，還有蔦蘿牽牛，蔓延的生着。遠遠看過去就像一片錦繡，在和煦的光影下蕩耀着。一陣非常濃郁的香芬，將這座山的四圍包裹住了。在一叢白色的酴醾花架下，有一個幸福的小神仙，頭上戴着玫瑰綴成的花冠；身上披着一件象徵希望紫色的半臂，赤着一雙肉色細玉似的脚。——呵！正是他在說着那「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奇異的話。

杜鵑姑娘覺得這種靈音，已突開了心門。從心門裏瀉出熱烈的光芒。和這春山上的一切景色冥合了。這偉大的驚喜，使她無力支持，她的兩條腿發軟了。她就跪在這幸福小神仙的面前，用火熱而微顫的唇吻着她的脚足。同時欣悅的眼淚瀉了下來，把那一雙潔白的足泡了起來。那幸福

的小神仙，靜默的望着天，似乎正在祈禱。過了不久，他低下頭，用手撫摸着杜鵑姑娘的頭說道：「呵！患難將妳圍困的這樣狼狽，但是妳的靈魂，應當在一切事實以外，得到自由。……妳熱烈的純情，和高遠神奇的想像，將救妳脫離一切的苦難。追求吧！我聰明的小靈魂！……這些美麗的鮮花，和醉人的芬芳，將在地上實現，只要妳捉住生命，便可以在地上造一所樂園。……」

杜鵑姑娘虔誠的接受了這些昭示。那幸福的小神仙，便將他頭上戴的花冠脫下來，鄭重的贈給她了。然後那小神仙踏着一朵白雲，冉冉的昇到蒼冥的天空去。

杜鵑姑娘把花冠戴在頭上以後，她就來到了一條清溪面前照了照，她不禁驚奇的叫了起來。因爲她所失去的青春，已經回來了。她非常快樂的來到幸福的神所指示給她的秋原，她打算開始工作。但是秋原上沒有一朶花，這使她覺得非常寂寞，於是她把玫瑰花冠拿了下來，將那上面有根芽的一朶，埋在一塊鬆闊的土裏，並且用她的眼淚去灌溉，用她的溫氣去吹噓；一天到晚不歇的工作。不久那花朶果然發了新的嫩芽。杜鵑姑娘驚喜得連夜裏都不能睡覺，只在光影下陪着這新的蓓蕾。那花兒最後是開得非常茂盛，於是她就打算在這裏建造地上的樂園。

但是在秋原裏，忽然開出玫瑰花來。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遍全世界，尤其是多話的喜鵲先生，更加添上許多浪漫的材料，逢人便說，刻薄的老鴉就背地裏毀謗起來。

有一天他們聚在一株梧桐樹上，大發議論：

烏鴉甲說道：「你們知道杜鵑姑娘種那些玫瑰花作什麼？」

烏鴉乙說道：「你眞笨貨！玫瑰是象徵愛情呵！她正在同人講愛情呢！這是多漂亮的把戲！」

烏鴉丙說道：「她這時候還想講愛情？哈！哈！眞太有趣了！但是誰是這個對象？」

烏鴉丁說道：「這個倒不淸楚，不過據說雲雀公子有點嫌疑吧！」

烏鴉甲又說道：「聽說有野心的不止一個，而且杜鵑姑娘那傢伙聽說很浪漫呢！」

烏鴉丙說道：「浪漫是現在時髦的名詞咧！——」他說完向大家擠了一擠眼，惹得他們都笑起來。

除了烏鴉們的毀謗，其餘喜鵲先生和燕子小姐們也常喜歡談談這件有趣的故事。

這些惡意的毀謗和諷刺，使得杜鵑姑娘非常的難受。她曾經好幾次灰心。不過她的自信心很强，她不情願受別人意志的支配。但是她覺得太孤單了，恐怕也是個大困難。因此她依然常常流淚，而且她編了一個曲子，時時的唱道：

我孤寂的住在那邊樹上，

誰來同情我的哀傷！

早晨的風兒吹乾了我的眼淚，

晚上的幽靜把我緊緊糾纏！

她常常唱着這隻曲子，不過被烏鴉先生聽見了，又不免要冷笑的。只有雲雀公子有點動心，他每逢聽見這哀婉的歌曲時，必定嘆口氣道：「呵！這眞是個太哀傷的生物！」

有一次雲雀公子曾去拜訪杜鵑姑娘。他述說對她的同情。他很會說話，把許多漂亮的文學上的名辭，連合起來，好像一篇演說辭。當然，這些話有時也能感動她。因此他們便成了很好的朋

友。不過雲雀公子的思想，非常傾向於現實，不能了解杜鵑姑娘多變化的心理。不論談到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彼此的意見總不相合。杜鵑姑娘非常傷心，只好離開他，孤單的回到秋天的草原上；依然唱着那傷心的曲子。

有一天杜鵑姑娘，正在秋原上，獨自流着眼淚。那時正是深夜，美麗而微帶冷清的月光；照在一望無涯的秋原上。小河裏倒映着月影，小小的夜風，飄過河面上時，湧起一過綯褶的銀浪。忽見秋原的盡頭，有一個黑影出現了。杜鵑姑娘正在驚奇，忽見那黑影越來越近，杜鵑姑娘發抖的叫道：

「呵！夜鶯先生——美麗的詩人！你竟在這樣的境地出現了！」

那被稱爲美麗的詩人的夜鶯，停在河流的南岸，用柔和的聲調，唱着他最近創作的詩篇道：

我來人間求安慰，

被命運的毒蛇所傷害。

永遠站在門外，

這飄泊的旅客誰來接待！

杜鵑姑娘這時正坐在河的北岸，聽了這詩人的哀歌，她心裏燃起了熱情的火，她向詩人說道：「我願接待你呵！請將我的羽衣作一個渡橋，你便可以渡過隔絕我們的這條河了。」

夜鶯詩人流出感激的眼淚，接受了杜鵑姑娘的盛意，他踏着羽衣過來了。於是杜鵑姑娘請他並坐在玫瑰花叢的前面。說道：「美麗的詩人，我從你的聲音裏，了解你的哀傷，請將你的經過

告訴我吧！」

夜鶯詩人道：「杜鵑姑娘！我知道妳是了解悲哀的，我願意訴說關於我的一切，在妳的面前。」

於是夜鶯詩人開始述說他生命的故事了：

「妳知道！杜鵑姑娘，在這個世界上是有着複雜的生物咧！我也就降生在那裏面了。我家裏有五個弟兄，我是第三個，我的父母很鍾愛我，他們教我許多人間的規矩，和知識。他們希望我很平凡的過活。但是妳知道，天賦與我的心是怎樣脆弱而敏感呵！很輕微的風，也常常壓迫我，玫瑰花的刺，也常常刺痛我。呵！我是一面擦着損傷的心血，一面向前途追求。我曾經獨自走過一片大沙漠，那眞是怕人的空虛和冷落。我渴得從心底冒出火來，但是要求喝一滴的甘泉也沒有。後來我筋疲力盡的臥倒了。正在這個時候，我忽見天邊閃着一線的神光。我就向這道神仙沒命的追上前去。忽見前面現出一片葱蘢的大森林來。在那森林裏面，有一個偉大的詩人，他身上穿着一件寬袖闊襟的袍子，在微風裏非常輕柔的飄動着。他的胸前，有一部極純白美麗的銀鬚，在太陽影裏發着光。他的四圍，有許多的青年人圍繞着。那些青年他們茫然的來到人間，心是空空洞洞的。他們的靈魂好像一個刺蝟，非常畏縮。但是這時他們是被罩於大詩人的靈光下，萎縮的靈魂才慢慢抬起頭來，向他請求指示生命的路程。那老詩人，眼裏充滿了憐憫的淚光，向每一個寒傖的人兒撫慰。然後他嚴肅的指着陽光照耀着的那條平坦大道說：「空虛的靈魂們看呵！那就是生命的路程，你們分頭去追求吧！凡你們所需要的那條路上都有。在一個美滿的果園裏，生

長了各種眞理的果實，你們去採吧！不用多，只要得到一個就夠了。……」

那些青年果然按了詩人的話，向前途去了。這時森林裏非常冷靜，只剩下那位大詩人，和無窮的靜默。但是他依然站在那裏，似乎正在等待接引一個最難接引的靈魂咧。

呵！杜鵑姑娘！這時我正來到樹林外，我覺得這是詩人特別留給我的好機會。他所要接引的就是我。於是我就跑到他的面前跪下，吻着他的袍襟祈求道：「偉大的詩人！請你給我一些特別的恩惠吧！我是這樣空虛而且孤獨，你讓我跟了你去吧！我知道你的家鄉，是全世界最富足，而且美麗的地方。讓你那菩提樹上的聖露，來洗淨我的塵垢和瘡痂吧！還有那些椰子甜汁，可以醫好我瘖啞的歌喉。終年常綠色的芭蕉葉，可以作我的衫褥咧。……」

老詩人用冬日太陽般的目光，溫柔的看着我說：「孩子！你看那邊是月光照臨的一條神秘的路，路旁滿開着玉簪和曉香玉也有甜蜜的露滴，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果實，——滋養你生命的果實！勇敢些上那條路上去吧！」

我辭別了老詩人，就忙向他所指示的路上奔去。果然那是一條神秘的路，月光永不離開的照着。而且有一層薄如蟬翼的淡霧；籠照着白色的玉簪和葱鬱的松柏樹。我就沿着各色的花籬和花架，慢慢的走去。後來我看見一個果園，滿樹上懸掛着像火一般紅的果實；於是我輕輕推開那扇竹籬門，有一個和藹的老人迎了出來說道：「年輕的靈魂來吧！這裏有熱情和智慧栽培的果實，你可以儘量的享用！」他說着把我引到一株樹下，那些果實，就好像絕大的珊瑚帽墜似的，在翡翠似的葉叢中懸掛着。那果樹的下面，放着非常潔白的雲母石的椅子，我就坐在那裏，摘下樹上

的果實吃了，呵！杜鵑姑娘，那眞是奇異可貴的果實呢！一種形容不出來的香甜，直灌進我酸苦的心田裏去，把從前的空虛充實了。於是我就定心的住在那個果園裏，不想再追求別的東西了。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我忽覺得那些果實略有些發酸，而且那顏色也現得有些淡了，吃下去以後，心裏覺不到前此的飽滿；這情形是逐漸的壞下去，於是我又離開了那個果園，不知不覺來到一個新的沙漠上。這時候我心裏感到更深一層的悲哀，因爲我追求到的第一個幻影現在是破滅了。我對於生命的前途，更加懷疑了！

我在這個新沙漠上，搜尋了很久，仍舊一無發現呵！杜鵑姑娘，我沒有辦法，後來走到一個小村店裏，那是班鳩太太的侄兒開的店舖。我走進去之後，就失神似的向他叫了一聲「哦！酒！」他這時正在櫃台上算賬。聽了我的聲音，立刻放下算盤走過來說：「夜鶯詩人，要喝酒吧！」我說：「我要醇的鴉片酒，讓我的苦悶消釋於毒醉中，呵！班鳩先生！你是多麼慈愛而且慷慨！」班鳩先生笑着放下酒杯，及酒瓶，然後低聲說道：「多愁的詩人！什麼事又苦着你呢？但是酒對於失意的人，是很有效用的呀！是不是？」他說完不等我的回答，仍舊回到櫃台去。我端起酒一氣喝盡了，立刻覺得眼前的世界變了，眼睛裏冒出火星來，心跳得非常快，不久我便倒在地上了。班鳩先生走過來，把我扶到床上，一直睡了一整夜，我才醒來。那時班鳩先生正站在我的身畔說道：

「喂！悲慘的詩人！現在覺得怎樣？」

「怎麼呵！天！只有天知道喲！」我這樣對班鳩先生悲嘆着。

我從那一天毒醉後，就生了一陣熱病。這自然是更壞的運氣。不過在病床上，我又追求到一個幻影；我覺得現在須得皈依於哲人的眞理之前。詩人的詩歌不能安慰我整個的生命；也許哲人的眞理，可以克服我一切的煩惱呢！我既開始追求這一個幻影，我便極盼望趕快恢復我的健康，並且我發誓不再喝酒了。

有半個月以後，我就離開那所小酒店，向我所要追尋的目的地飛跑。一路上經過許多冰山，和晶瑩的雪堆，我的心非常冷靜。最後我來到一所偉大莊嚴的殿堂，在那裏懸掛着歷代哲人的肖像。兩旁又列着許多書橱，裏面滿砌着那些哲人的名著。殿堂的台上，坐着幾個當代的哲人。於是我到他們面前，懇切的說：「可尊敬的哲人！你們是指示眞理給全世界的，請拯救一個失了路的靈魂；請明白的告訴我，怎樣才能使我的生命，得到充實！」

那台上的第一個哲人說：「世界上只有眞理是不變的，所以你要能捉住眞理的所在，便可以充實你的靈魂！」

那第二個哲人說：「你崇信眞理，應如一個神聖，那麼你的心便有了主宰，你便不至失路了！」

那第三個哲人說：「你可以把那書櫃裏的所有的著作都讀一遍，在那裏你可以得到眞理！」

我聽了那些哲人的話，心想也好吧！他們既能左右世界人類的思想，至少總有他們的價值。我便照著第三個哲人的話，把那些書櫃中的書逐本的看去，呵！杜鵑姑娘他們的派別眞多，有主張唯物的；有主張唯心的。有一元說二元說的，也有多元說的。眞鬧得我頭昏，我看來看去，我

的心越覺得一無所有。我們生活在世界上，就是爲了追求這虛渺的眞理嗎？杜鵑姑娘我對於這些不能充實我生活的眞理，實在不能滿意。後來我又看了幾部佛經，它們的主張，眞太不自然了，現世的生命不能充實豐滿；而倒去講什麼來世的因果。這也許有更多人贊成，但是我呢？確確實實感到多種生命的力，變成小小的虫兒在咬我的心。我不得不設法應付它們。有時被它們惱得只想自殺，於是我趕忙躲開這殿堂，向那人烟繁密的地方去鬼混。

這時我的第二個幻影又破滅了。杜鵑姑娘我形容不出我的悲哀與失望呢！……呵！杜鵑姑娘我告訴妳，我本來打算走的兩條路，一條是向靈的；一條是向肉的。靈的現在我已失敗了，於是我開始過肉的生活，我來到最繁華的鬧市上居住了。

那正是春天快完的時候，火神的太子在夜裏舞動他的火劍，於是一股溫熱的風，吹到人間。同時疲倦的虫兒，使用牠的魔術，把世界上一切的生物，都弄得非常疲軟。這時我是住在鸚鵡姑娘的店裏。她們那裏非常熱鬧，麻雀哥兒和老鷹先生，時時到那裏去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和鸚鵡姑娘起鬨。本來那些鸚鵡姑娘，有意賣俏的裝束，和巧笑的誘惑，也實在是招惹是非的禍源呵！杜鵑姑娘！妳自然很能猜到我那時的心情，我是從種種失望的深淵裏掙扎出來的，我的心是空虛得什麼也沒有，同時我是熱烈追求一種佔據我心靈的東西，……呵！無論什麼東西都好，只要它是能使我的心充實。……

那幾位鸚鵡姑娘，似乎都在注意我這飄泊的旅人。她們有時故意站在我的面前，展開她們美麗的翅膀，把那溫滑而閃光的綠色羽衣，來勾引我的注意。有時她們在電燈光下，露着她們嬌紅

的笑靨。但是我爲了這些，只覺得心酸。唉！杜鵑姑娘！我不要那些呵！那只不過是幾種虛幻的顏色，而我的心正渴着呢，正病着呢，這些浮淺的東西能治得我好嗎？我嘆着氣，關上我的房門，唉！她們在門外譏笑我，說我是個傻瓜；連調情都不懂！我被那尖銳的笑聲刺傷了可憐的心，我便預備第二天搬到別處去。

這一夜我一點也沒睡着，遠遠看見月兒小姐，靠在蔚藍色的屏風前，暗暗的嘆氣，風姨悄悄跑過我的窗下，發出一陣淒淸的響聲。……

正在這個時候，我聽見我的門上；有人用手指輕輕的叩着，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問道：

「誰呵？在這樣深夜叩我的門？」

「哦！美麗的夜鶯詩人！是我呵！」

「你到底是誰呢？爲什麼你的聲音是那樣顫抖！」

「我是世界上一個可憐的靈魂，一個淪落無歸的靈魂呵！」

「那麼你來叩我的門，是要我幫助你嗎？」

「是呵！要是你願意幫助我，永遠感激你呢！」

杜鵑姑娘這時我差不多已經知道是誰了。就是那鸚鵡中最小的一個。今天白天，她曾經對我丟過眼色，並且她曾悄悄的說過：「美麗的詩人！我崇拜你呢！」

後來我輕輕的開了門，果然是小鸚鵡姑娘。她向四面慌張的張望了以後，很快的跑進我的屋裏，匆忙的關上門。她臉色非常的紅，悄悄躲在一個角落裏坐下。我只是一聲不響的望着她。這

時四境非常寂靜，使我聽到她心弦急切的波動，我很覺得難受，我於是問她。

「鸚鵡姑娘，有什麼意外的事，使妳這樣緊張呢？」

「唉！夜鶯詩人！你知道熱烈的愛，在使我緊張呵！……我知道你還是獨身的……這使我多麼高興！」

「哦！」我竟找不出一句話來說。因爲這種如瘋狂般的熱情把我嚇怔了。

小鸚鵡姑娘含着淚，把她傷心的歷史，慢慢的告訴我。她說：

「夜鶯詩人！我是世界上最孤零的靈魂，我的母親五年前就死去，我的父親出家當了修道者，我的家庭被幾個匪人拆毀了。我獨自逃了出來，就在這個店裏作個小使，我沒有安身的地方，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多情的詩人；你一定能同情我，因此我深夜裏跑出，和你訴說，呵！美麗的詩人！救我，愛我吧！」

杜鵑姑娘，當時我爲了她的痛苦，的確流出眼淚來，於是我答應，盡我的力量幫助她，但是杜鵑姑娘！我並不愛她，不過這時在我心裏有一個新的光明在閃動，那就是神秘的愛，偉大的愛，我想世界一切的不協調不統一，都只靠愛來協調來結合的，愛的確是一根無所不繫的鍊條。

天將發出曙光的時候，鸚鵡姑娘才走了。……從此我便不想搬走，一直住過一個夏天。並且我實踐了我的約言，件件事情爲小鸚鵡姑娘幫忙，——然而我並不想和她結婚。最大理由：是她並不充實我的心；我所追求的並不是一個肉體。但是那些造謠言的烏鴉先生，把我們的關係說得叫人噁心，我實在不能忍受了，因此我又由那肉的世界逃亡了。……

我自從離開那繁華的世界以後，眞要實行我自殺的計劃。我撫摩着心上的三道傷痕，彷彿是得到三次絞刑的痛苦經驗。我不能再受更多的荼毒了。因此我在這死寂的深夜中，從憂患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到這秋原的河邊，唱過我爲自己製造的哀歌以後，就立刻使自己沉下河底去，不想竟這麼巧，恰好遇見妳。呵！杜鵑姑娘！」

悲哀的夜鶯詩人，兩眼泛溢著傷痛的眼淚，晶瑩得像是蔚藍天幕上閃着的亮星。杜鵑姑娘用手帕替他拭乾了說道：「現在我懂得以前所不懂得的事情了。我們都是從冷苛的世界中追求希望的俘虜，……很巧的我們是遇見了，從前我們所彈的是寒傖的單音，現在我們變成合奏的雙音了。呵！美麗的靈魂！讓我們在地上建設一所樂園吧！」

二

現在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的兩顆心，從它們的隔膜中跳了出來，赤裸裸的如同一對聖嬰；她們不穿掩遮眞實的衣服，只在玫瑰花叢中，互相攜着手，展示各個人的眞自我。這時天上的羣星，都從雲層中探出頭來，張着牠們那驚奇發亮的眼睛，窺視這地上稀有的奇蹟。哦！這美麗和諧的心樂，使得羣星迷醉了。它們忘記了自己的職守，織女星竟大膽的渡過天河與牛郎相會。它們早已忘記了安排定的命運，那種絕大的力，是在全世界萬物的心裏躍動着呢！

兩朵潔白的白雲，從那兩個靈魂中湧了出來，向四圍散開去；將這秋原上的山嶽河海都籠住

了。爲了他們眞純的熱情，織成絕大的金線的網，這個網可以網盡人間的和諧與歡悅；並且又如同白金造成的牆垣，在和熙的日光中，發出燦爛的光耀。

在秋原的西北一帶，靜立著一座玲瓏蒼翠的山；兩層巒崗的中間，有一條高矗霄漢的削壁，上面倒掛著一道三千公尺長的瀑布，水花像飛珠般濺在四面的山崖上，發出狂驟的樂音；恰像無數的英雄，在寂靜的深夜裏，乘著駿馬在石頭路上奔馳。

幽靜的山谷裏，滿開著素蘭花。清洌的芬芳，由微風吹來，瀰漫了秋原。山脚下，有一道曲折蜿蜒的溪流，往東南流去，溪水非常清碧，彷彿透明的玻璃。小溪的兩旁，排列著垂絲的柳樹，柔軟的枝條，不住在風中飄動，倒影映在蕩漾的水波上，活躍如哲人的思想。溪旁住着一對黃翅胭脂尾的蜻蜓，它們是司這溪流的水神和化形，常常都在溪岸上徘徊，靜聽和悅的心音。

溪盡頭，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黃色黏土羼和着白色的碎石砌成的牆上，正攀援着碧玉色的爬山虎，和金銀藤。從一個月洞門走進去，紅艷的玫瑰花，正含着笑靨向人點頭，在玫瑰花叢的後面，有三間非常清雅的屋子，那就是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所住的地方。

自從牠們建設了地上的樂園，這消息不久就傳遍全世界。有一天夜裏，春天的花神們，都離開她們的宮殿，坐着紫彪所駕的六輪寶車，從雲漫的路上，到樂園來。當她們停在樂園的門外，輕輕的叩着門時，夜鶯詩人披上紫色羽毛的大氅，來到門口問道：

「誰在用柔軟的手指叩我們的門？」

「我們是司花的女神，……只有我們能使失去的青春回轉，我們是一切藝術的權威。——美

麗的詩人，開開你的心門，來歡迎我們吧！」

「是的花神！我相信妳對於人間的權威！悲慘的人間，若不是你們來調和，眞不知道要發生怎樣可怕的現象呢！請候一候，我將開了一切的門接待妳們。……」

「唉！門外如何有這樣的芬芳，與燦爛的光亮？……親愛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杜鵑姑娘戴着白色玫瑰的花冠，披着白色的羽毛，站在石階上向夜鶯詩人問着。

夜鶯詩人唇上浮着天眞的淺笑，答道：「親愛的！快些來歡迎春天的花神吧！」

他說完將樂園的門，從裏面一直開到外面。於是在那一條白石砌成的路上，走進一丰姿美麗的花神，和她的僕從。

這時蝴蝶蘭披上它淡紫色的繡衫，海棠花露着她嬌紅的面靨，正和淸麗的月光接着吻。輕薄的風姨，故意向她們中間走去，並且很俏皮的觸了她們一下，海棠花便順勢拗過身子，和金鐘罩打了一個照面，只見金鐘罩向她含笑點頭，於是這樂園中充滿了鮮媚和嬌羞。

花神坐在溫馨的錦墩上，從心處發出讚美的嘆息來說道：

「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每年春天，我們總要到人間來點綴風光。但是那個時間太匆促了。而且我們無論將自己創造得怎樣美麗，但永遠不能使充滿暗愁的人心快樂。現在我來到你們的花園裏，……你們是超越可怕的時間和空間，而創造你們美麗的生活。你們秉有人間最高的智慧和熱情，我願永遠爲你們的幸福歌頌！」

花神說完她的祝詞的時候，忽見蔚藍色的雲層上，閃出鮮艷的紅光來。圍繞着紅光的中心，

一個美麗的愛神，展開她潔白的雙翅，飛落在一株極茂盛的菩提樹上，她右手拿着彈弓和牙箭，左手捧擧着一個白色的玉瓶，她凝神注視人間，發出悠揚的歌聲道：

「我是人間可愛的神，
這一把鋒利的牙箭常隨身，
射穿兩個隔膜的心壁；
救渡人間不和諧的靈魂！
我是人間可愛的神，
這一瓶醇淨的甘露常潤唇，
消除人心深處的飢渴；
永遠歌頌人間和諧的靈魂！」

愛神的歌聲靜止了。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都流出歡喜的眼淚來，愛神收起她的牙箭和玉瓶，含笑來到花神和夜鶯詩人的面前，讚嘆道：

「呵！這地上的樂園已建設得很美滿了！你們將補人類所有的缺陷，偉大與美麗將永遠屬於你們了！」

愛神說完。便約着花神一同離開樂園。她們要把這可貴的建設，輸進一切人的心靈裏，使他們從悲慘的夢境中醒來。

從此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就在這種豐富美麗的芳園中生活着。人間仍然演着各種的悲

劇，轉變著不同的時序，而在這所樂園中，永遠浮泛着純眞的微笑、超然的神韻。有時現示着無限的幽靜，有時是閃爍着生命的光耀。風永遠和煕的吹拂，花草永遠保有它們的青春。

但是撒旦爲了這件事，非常愁煩。他知道，兩個絕對和諧的靈魂，是不怕任何種的傷害。他人不懂得忌妒，不會憎恨，也不追求虛榮。他們的心是比有一百座金山，和一屋子金鋼鑽的富翁更富、更充實。這種情形，使撒旦非常忌恨，他每天躲在一朵鬱暗的雲層後面，尋找破壞和諧的機會。

在一天晚上，蔚藍的天色，被繁密的雲層所遮掩。人間正瀰漫着，秋的哀歌，蟋蟀，在牆蔭下，唧唧的叫着。冷利的風，撼着梧桐發出唏嘘的歎息。撒旦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他裝扮自己像一個美麗的女郎，她來到杜鵑姑娘的窗下，輕輕的敲着玻璃窗道：

「我是水神，我住在樂園旁邊的海裏，今夜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這是多麼寂寞冷清的夜呢！但是在水裏的宮殿中，有著圓潤的明珠，鮮紅的珊瑚；所以我來邀你一同去遊玩。」

杜鵑姑娘聽了撒旦的一篇謊言，便悄悄的走了出來。這時夜鶯詩人，正在作著詩歌，杜鵑姑娘不願去攪亂他，就獨自隨了撒旦離開了樂園。他們慢慢走到一片荒野上，撒旦就藉着黑雲的暗影躲在密林裏去了。杜鵑姑娘不見了水神，她只得停住脚步，但是她這時心裏感到一種繁重的惆悵，久已告別了的寂寞和虛空，現在又緊緊的將她包圍住，於是已往的一切坎坷，又都一幕幕重現出來，她不知不覺流着傷愴的眼淚。正在這時，他聽見一陣獰惡的笑聲，那聲音異常刺耳，她凝神想了想，她不禁憤怒的叫了起來：

「呵！撒旦，撒旦！……」

那自稱爲水神的撒旦，從樹林裏跳了出來，混身穿着黑色的喪服，一雙兇惡冷酷的眼，露着可怕的光芒，對着杜鵑姑娘冷笑道：

「勇敢的小生物。你終究是我手下的俘虜！」

「噢！殘忍的惡魔，去！不要再用詭計陷害我。人間雖然都是缺陷，然而我絕不爲那事動心。你知道，我的靈魂並不孤單，我的生命的根芽是種在和諧裏。除了人間絕對沒有和諧，否則你是傷害不了我的。咳！撒旦！你白白的佈下陷入的羅網。但是我要從你的巨爪中逃去。我不相信命運，我不願在那些殘忍的桎梏中過活。去！……你看我靈魂的伴侶已經來接引我了。——呵！親愛的——夜鶯詩人——快些奏起我們和諧的心樂！用你純潔的情愛之光來照亮我晦塞的心。……」

撒旦正在得意的獰笑着，忽見眼前一道刺眼的光亮，在那光亮下面，夜鶯詩人正擁抱着杜鵑姑娘。這兩個暫時隔離的心現在合在一起了。而且那光耀比從前更純潔更固定。撒旦在樹蔭存身不住，只得沒命的逃走了。

夜鶯詩人同着杜鵑姑娘，仍回到樂園，這時天上如絮的雲層，漸漸稀薄了。雲背後射出清亮的光芒來，正是月姊的明眸在流盼。羣星也都閃着亮，彷彿聰明孩子的眼睛。樂園上的花羣，都靜默的環繞着他們，似乎一動就可以使這一對深酣的靈魂，感到惆悵；這境地的一切，都是十分溫柔的。那些工作疲倦了的銀翅蝴蝶，無憂的偎着花心睡去。小溪裏的水，也是悄悄的呼吸着。

呵！神秘的夜，現在包裹着整個的人生呢！

美麗而輕軟的歌聲，從詩人的深心中發出，接吻每一朵玫瑰的香唇。……

「飛呵！輕輕的飛！

我們有一對玲瓏的羽翅，

和諧的生命海中；

漾着燦爛的銀輝。

飛呵！高高的飛！

有一株菩提樹，在天邊，

豐富的花果園中；

是我們永生之宮！」

在這種純淨和美的空氣中，降臨了夜遊的神祇，他胸前佩着一顆碩大的夜光珠，照耀他飄洒的銀鬚。一雙和善的聖眼，藏著宇宙所有的和平。他用銀鐘般爽朗的聲音向他們說道：

「我是夜遊神，我左邊所佩的寶囊中，有神秘的種子，我要播植在人間最眞實的靈田中。聰明的靈魂，用你們聖潔的心淚將它灌溉吧！不要等到天明，你們要使它開出美麗的花來。……」

夜遊神放下寶囊，化一陣清光消失在那葱蘢的森林中。夜鶯詩人將寶囊鄭重埋在一塊鬆軟的土裏，不久園中所有的螳螂，奏着幽細的音樂。那正是悲哀中有歡喜，歡喜中有悲哀的繁弦複音。同時天上湧出五彩的祥雲，將這樂園幔住。俏麗的鮮花，都起來跳舞。

遠遠的雞聲高唱了。夜遊神惆悵的回宮，當他經過樂園時，看見神秘的花已開得非常茂盛。於是由惆悵的心流出歡喜的眼淚，他看見了人間絕大的成功！

過了些時候，撒旦在他的幽穴裏，想起地上樂園的事情，又使他不知不覺愁惱着，他自己嘆息道：

「我不能忍受這地上的和諧呵！」

他想夜鶯詩人，同杜鵑姑娘無論怎樣超絕偉大，但他們總還是人間的生物。他們對於人間的譏諷能終不動心嗎？對於世上的聲色貨利能終久摒除嗎？……不！失敗也沒有關係，我還是要設法破壞他們。

在第二天早晨，樂園的門口，忽發現一個極美麗的少女，身上穿著鑽石綴成的衣服，頸上戴着眞珠和寶石鑲成的花冠，手裏捧著紫玉的短蕭，婉轉的唱着。那聲音好像和風穿過嬌艷的素馨時的香軟。夜鶯詩人非常驚奇的跑到門口問道：

「呵！誰在唱出人間最嬌媚的歌聲！」

「是我，詩人！我是幸福的淵源！」

「哦！幸福的淵源！」詩人的心有些發跳。

「不要躊躇吧！我能給你愛，給你富，可愛的詩人跟我來吧！」

「但是！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嗎？住在人間最富麗的宮殿，……就在那片樹林子的後面。」

詩人用他聰明的眼，向那邊樹林外觀看，只見在陰穢愁慘的雲霧下，果然有一所華麗的宮殿。他的心漸漸鎮靜了、光明了，他厲聲對那女郎說道：「去吧！聲色貨利的惡魔！世人也許個個都需要你，但是我永遠拒絕你；我的生命是建設在眞實和諧裏。……」

詩人將樂園的門關上，不再爲那淫靡的聲音、眩目的華麗而動心。

撒旦見他的計策又失敗了。他摔碎了玉簫，脫下身上的衣服，踏踐在泥土裏，恨恨的叫道：「想不到人間竟有這樣超越的靈魂呵！……」

撒旦非常掃興，也不願回穴中，只在外面徘徊，當他走到一株白楊樹旁，正遇見黑衣的烏鴉先生。撒旦想起烏鴉先生詭計最多。並且從前他曾碰過杜鵑姑娘的釘子，他一定會用他的全心力，想出報仇的方法。於是他整了整衣襟，很恭敬的向烏鴉先生問安，他說：

「可敬的烏鴉先生！我向你祝福！」

烏鴉先生仰頭見了撒旦，顯出非常高興的面容，答道：

「有勢力的撒旦先生！全人類都作過你的俘虜，祝你運氣好！」

「呵！烏鴉先生不用提了！從前只要是太陽經過的地方，都有我的勢力存在。但是現在地上有了樂園，我的權威掃地了！」

「哦！你說的地上樂園，是那一對不知事故的生物的故事嗎？……我們也正在這裏談到他們，但是你是有種種的法術和本領，爲什麼不盡量施展呢？」

「唉！一切都失了效用！」撒旦不住的嘆息着說：「我曾經將人間的聲色貨利顯示給夜鶯詩

人。也曾把荒墟上的愴涼寂寞指引過杜鵑姑娘。而最後他們是用絕大的光明、熱愛、戰勝了我。他們將樂園的門緊閉了呵！」

「那麼你爲什麼不請求火神的太子，把火劍拋進園中，把樂園燒毀呢？不然，你就去請求風神，把園裏的花木房屋摧毀呀！……」烏鴉先生悻然的問着。

「哦！不行！無論什麼東西都不用想傷害他們分毫！……」

「唉呀！這眞夠使人煩惱的。但是親愛的撒旦先生！請你不要灰心吧！等我去訪問幾個朋友，或者有什麼好方法呢。……」

「好吧！我虔心的祝你成功！」撒旦辭別了烏鴉先生，回去了。

烏鴉先生穿上元青色的羽衫。離開白楊樹，去訪問暴躁的火神太子。——不久他就來到火神的宮殿前，只見那宮殿的牆，全是用紅色的磚瓦砌成的。一股熱烈蒸悶的火雲，籠罩着宮殿。空氣非常炎熱，烏鴉先生滿身都濕透了。汗珠一顆顆好像黃色的豆子從身上滾了下來。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來到大殿上向火神太子問安，然後他很從容的說道：

「可敬的太子呵！你是人間最有勢力的神，你能使萬物生，也能使萬物死。……但是你雖摧毀了人間的青春，可是你遺忘了那所地上的樂園呢！……那裏的風永遠是和熙的吹着，花是永遠嬌媚的開着。……這一來使你的權威掃地了！」

火神的太子聽了烏鴉的報告。不由得暴怒起來，怪叫道：

「快些牽我的赤龍馬來！」

烏鴉先生見事情成功了。他非常的高興，並且又在旁邊訣揚火神太子道：

「呵！偉大的火神太子！他們是不曉事的，但只要見了你的威勢，他們一定要自己懊悔了。」

一匹赤紅色的火龍，已經牽來了，火神太子翻身騎上，揮動耀眼的神鞭，匆匆向人間去了。

在一天的夜裏，人間的春光，正非常的絢爛。柳樹哥兒穿着嫩綠的新裝，站在牡丹芍藥的面前，得意的凝視着。丁香和海棠也都修飾得非常俏麗。但是不久，忽見天邊閃出一道紅光，一個披着紅衣的神人，手裏揮動着一把火劍，於是人間起了一陣蒸熱的狂風。

第二天早晨，烏鴉先生走出來看見滿地都堆着落花殘瓣，美麗的春光已經消失了。他知道火神太子已經來到人間。……但是地上的樂園裏，不知變成什麼情形了。因此，他匆忙來到樂園的門口敲門，杜鵑姑娘將門開了問道：

「誰呵！」

「哦！美麗的女王！是我——你的舊朋友呵！」

「唉！原來是烏鴉先生嗎？……有什麼消息，使你這樣早來叩我們的門。」

烏鴉先生這時已經看見樂園裏的羣花，依然很嬌艷的開着。一種又驚奇又懊悔的心情，將他包圍住了，臉上發出惆悵的神色，支吾道：

「沒有什麼消息！……不過我今早從這裏走過，看見滿地落花，這使我非常傷心，想着妳也一定要傷感的；所以來看看妳……但是你們的樂園中依然是非常美滿！……」

杜鵑姑娘很謙和的答道：

「是呵！烏鴉先生，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變故發生呢！」

烏鴉先生悵然的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

「那麼我們再會吧！」它披起黑色的羽衫，踉蹌的向那密林中隱去，杜鵑姑娘在回來的路上，遇見了夜鶯詩人。他們站在一株翠碧的菩提樹下。清風從他們頭頂撩過，一陣習習的響聲，繚繞着茂密的樹枝間。杜鵑姑娘仰頭看見蔚藍的雲天，漫着一層火紅的霞光，她不禁嘆了一口氣道：

「唉！人間的青春在昨夜已經喪失了！」

美麗的夜鶯詩人，這時在他的唇上浮着純眞的微笑道：「親愛的！這又值得使妳傷心嗎？……我們的生命根本就不植基在現實的人間。我們的靈魂是永遠自由的，那玫瑰的花根是埋在我們的心裏，除非我們的『自我』消失了，我們心上的玫瑰將永遠都保持它的嬌羞呢！親愛的！我們是生在缺陷的人間——那缺陷是一個深奧的幽谷，但同時也是神秘的呵！那裏面有着活躍的神龍，有發紅光的火珠；有美麗的蘭花，我們只要肯向深處追求，必定可以看到更美麗更好的東西呢！」

「唉！親愛的，你聽外面有着什麼聲音？……我的心有些發慌，對於你那些美妙的言辭，我感到戰慄呢！」

這話使夜鶯詩人感到不祥的預兆。於是他請杜鵑姑娘安靜的坐在菩提樹下，他獨自來到樂園門外查看。只見人間受盡了火神太子的荼毒，沒有嬌艷，也沒有芬芳。沿路的樹枝：都低垂着

頭，在那裏發出疲弱的嘆息。地上的沙石；好像才從火裏撈出來的鐵豆般，閃着酷熱的光焰，向人們的脚掌心烤炙。人們不住擦着汗，在樹蔭下喘息。

在一條乾燥的山峯上，正走着一隊旅客。他們肩上挑着勞苦與責任的擔子，向山上拼命的前行。這山路佈滿了破碎的石塊，路旁長滿了荊棘。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從脚上淌血。後來走到一座削壁前面，那路更難走了。他們只好放下擔子，坐下休息。但是他們的肚子非常飢餓，他們的心非常空虛，所以不久他們仍然挑起擔子，奔他們的前途，他們渴望在那目的地有着理想的甘芳。

這時候夜鶯詩人飛到一株極高松樹尖頂，向遠處窺探，他懷疑他們所希冀的甘芳，不知到底是什麼情形？最後他看見在這條路的盡頭，有一座巍峨的石牌坊，上面漾着幾個金色的大字：「人生的歸宿」，在那牌坊底下，有無數無數的勞苦與責任的擔子，從每一個人肩上卸下，堆在那裏，而那些人們安然的睡去了，在他們的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

夜鶯詩人脆弱的心，悄悄的哭着，他不忍再看下去，忙忙奔回樂園，跪在杜鵑姑娘的面前，流出最幸酸的眼淚道：「呵！我的生命我懂得什麼是『人生的歸宿』了！我不願追求那飄渺的理想的甘芳，吾愛！用妳明媚的眼睛向我看；我要在妳純眞的愛光中沐浴。吾愛！請將妳玫瑰的唇吻我，我要在妳熱烈的情流中忘記生和死的恐怖。吾愛！讓妳心田裏開出些稀有的花朵吧！唉！吾愛！妳不知道那條人間的道路，是怎樣的乾燥無聊呵？我要將妳所賜予我的花朵，分贈給那些渴想甘芳的旅客。他們的心身都逞露着非常的疲弊，便連眼淚都擠不出來了！……」

詩人偉大同情的聲音，驚動了樂園中酣睡的銀翅蝴蝶。牠們頓時揉開倦眼，披起彩衣，紛紛來到詩人的面前，向他幽默的膜拜。從深心中發出歡喜的讚嘆。那純潔的同情淚化成絲絲的雨露，向那一隊旅客身上飄去。同時在那石路旁發見了一條小溪，潺潺的細流經過這一隊旅客的眼前時，人人如瘋狂似的叫了起來：

「呵？水！水！……」

他們把地上的瓦塊，作了玉杯，將這甘露舀在裏面，喝了下去。於是他們的眉峯舒展了，眼睛發亮了。這時他們忽然看見前面樹林中，閃着腥紅的點子，一股清醇的果子香，從風中送過來。於是他們跳躍着奔到那樹林裏，果然有許多熟桃掛在綠樹上，他們在樹下飽餐了一頓，精神陡然活潑了，每人的心裏，似乎都開了一朵美麗的鮮花。從他們心底發出對生命的歌頌！

這聲音很清楚的傳到樂園裏。杜鵑姑娘驚喜的叫道：

「呵！親愛的詩人，你聽了什麼聲音嗎？這樣輕盈鬆快的樂音，我是頭一次聽見呢！吾愛！現在我們才發現了人間的美麗呢！」

夜鶯詩人聽見杜鵑姑娘的一番話，只點了點頭，沒有回答什麼。因爲他這時心裏有着一種繁重的壓迫，他看見杜鵑姑娘非常疲弱的倚在菩提樹根旁，眼睛裏射出奇異的光芒；望着那遙遠的森林凝視。在她的唇上浮着勝利的微笑，——但是那種微笑是非常使他驚心的。他很清楚這種勝利的笑靨，是和人生的歸宿的石牌坊下的安息者的微笑，沒有一點分別。他急忙來到杜鵑姑娘身邊，將她緊緊的抱在懷裏，但是他已看見張黑翼的死神，躲在一朵黑雲後面向她招手了！

詩人含着悲淚道：「吾愛！妳想安息吧！」

「是的！吾愛！我要安息了，永久的安息了！我已享受到生之美麗！我的安息也是非常美麗的！」

一陣悲慘的秋風吹開了樂園的門。死神嚴肅的走了進來，把杜鵑姑娘從他愛人的懷裏帶走了。

同時樂園裏的花草都低了頭，顯出因悲傷而憔悴的黃色面孔。它們脫下身上的鮮裝，從此樂園中失掉了嬌羞與溫馨；依然變成一片荒涼的秋天平原。

詩人孤獨的坐在清溪旁，手裏捧着杜鵑姑娘所留給他的玫瑰花冠。正在這時候，那個赤足美麗的幸福小神仙，駕着一朵潔白的雲來了。他低聲說道：「哦！偉大的詩人！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悲愁？你爲什麼捨棄了地上的樂園，而來到這慘愴的秋原上嘆息呢？」

「唉！幸福之神！地上的樂園是建築在兩個絕對相同的靈魂上。但是，你看現在我是多麼寒愴，我已經搗碎了雙音的心弦，怎能再彈出歡欣的曲調？」

「詩人！你的靈魂將要在星羣中飛翔。你將看見世上的人們向你膜拜。你雖然是不曾彌補那最後的缺陷，——從死神的翼下逃亡，但你的生命是燦爛的，曾經閃出過奇異的光亮呵！……請你將這花冠永遠留在世上吧！……」

幸福之神在一片白光中，漸漸的隱沒了。這時人間正展佈着冷寂的幽暗，詩人將這花冠掛在那條人生的路旁，他沉默的睡在清溪的碧波裏，在那神秘的夜幕下向人間告別了。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丁　玲選集
巴　金選集
王統照選集
卞之琳選集
老　舍選集
冰　心選集
艾　青選集
艾　蕪選集
朱　湘選集
朱自清選集
朱光潛選集
何其芳選集
何　達選集

沙　汀選集
沈從文選集
李廣田選集
吳伯簫選集
吳組緗選集
林語堂選集
周作人選集
易君左選集
茅　盾選集
胡　適選集
柯　靈選集
郁達夫選集
俞平伯選集

秦　牧選集
徐　訏選集
徐志摩選集
夏丏尊選集
凌叔華選集
張天翼選集
張秀亞選集
許地山選集
郭沫若選集
梁宗岱選集
梁啓超選集
梁實秋選集
舒巷城選集

黃廬隱選集
馮　至選集
楊　朔選集
靳　以選集
葉　紫選集
葉紹鈞選集
鄒韜奮選集
臧克家選集
聞一多選集
端木蕻良選集
魯　迅選集
魯　彥選集
劉大白選集

劉以鬯選集
劉半農選集
蔡元培選集
蔡其矯選集
鄭振鐸選集
錢鍾書選集
謝冰瑩選集
戴望舒選集
蕭　紅選集
蕭　乾選集
豐子愷選集
蘇曼殊選集
蘇雪林選集



